

新社會科學
講話

河上肇著
雷敢譯

1 9 3 6

新
社
會
科
學
講
話

(原名第二貧乏物語)

002033

原序

本書是將自一九二九年春至一九三〇年夏連續發表在「改造雜誌」上的東西，依照原樣彙成的一本小冊子。現在回頭一讀，自覺徒費唇舌之處，隨在多有，計劃也未能前後貫徹，誠非完璧。唯因目下既無改弦更張之餘暇，而此書又非可以隨意竄改者，故一從原文，不加刪削。因為出版者對於檢閱的顧慮，有些地方依然留着伏字。在為世人所周知的，引自「資本論」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文句裏，尚且按照情形的必要用着伏字，尤其是自己視為最重要的地方，恰好伏字也最多，這是

著者的痛心處，但亦無可奈何。執筆時不能充分貫徹豫定計劃者，半由于此。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日。

河上肇。

譯者序

本書著者河上肇博士，爲日本新興社會科學界之巨擘。博士平生著作極爲宏富，經我國人士逐譯介紹者，亦不下十餘種。如陳豹隱氏所譯之「經濟學大綱」，李達氏所譯之「馬克斯主義經濟學之基礎理論」，郭沫若氏所譯之「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等書均膾炙人口，風行一時。本書爲博士遭遇不幸事件前之最後作品，其思想之積與極成熟，尤爲前此諸書所不及。

本書約分兩部，其前部係對於新唯物論之闡明，以淺顯實際的例子，解釋唯物論之客觀性與實踐性，力矯時下談唯物論者機械空虛之弊。博士自謂「最初就不是馬克斯主義者，也不

配做一個簡單的唯物論者」，在「世界大戰的正中，俄國革命的前夜，尚沈溺於倫理宗教的空想」。博士之由觀念論者轉化為唯物論者，「畢竟花費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光陰」。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思想的進步完全是由於經驗之累積，與夫追求真理的結果。書中之後部係用對話體，以極巧妙的方法解釋新經濟學的體系。博士究竟是經濟學專家，這裡以最經濟的文字，發揮了最大的效能，而成爲書中最精彩的一部份了。

譯者對於著者一向景仰尊重，故執筆時務求虛心謹慎，毋失原意；唯以學力淺薄，錯誤之處，在所不免，倘蒙讀者諸君不吝指教，俾有改正之機會，則幸甚矣！

一九二六，四月，雷敢于北平。

新社會科學講話(原名第二貧乏物語)

目錄

- 一 緒論.....一
- 二 辯證法的唯物論(總論).....一三
- 三 辯證法的唯物論(細論之一).....四六
- 四 辯證法的唯物論(細論之二).....八七
- 五 辯證法的唯物論(細論之三).....一〇一
- 六 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批判之批判.....一一〇
- 七 唯物史觀(其一·社會之一般的運動法則).....一二七
- 八 唯物史觀(其二·社會形態之推移的主要階段).....一四九

目錄

一

550.1
026

- 九 唯物史觀（其三·社會的存在和社會的意識）……………一七六
- 十 唯物史觀（其四·普羅之認識的武器——由必然之王國到自由之
王國的飛躍）……………一九一
- 十一 由唯物史觀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解剖……………二〇六
- 十二 可驚的貧富的懸隔……………二一七
- 十三 爲資本主義社會之細胞的商品之分析……………二二九
- 十四 當作價值之實體的社會的勞動……………二四三
- 十五 剩餘價值……………二八五
- 十六 剩餘價值的出所……………二七〇
- 十七 當作商品的勞動力……………二八三
- 十八 勞動時間延長，賃銀下跌，產業合理化——勞動能率之增進，等等……………二九一
- 十九 資本主義之窮途——其必然的崩潰……………二九八

新社會科學講話

河上肇著

雷敢譯



一 緒論

我以一般的讀者爲對象，而來繼續寫作關於社會問題之書籍，這是平生的第三次。

第一種作品名叫「社會主義評論」，是用「北鷗詞兄足下，余以不治之病，自歐歸來，作客房總，於茲兩載，憂鬱相尋，心腸如轉」，這樣的一段作爲引子，這是從我出大學後第三年，即一九〇五年之秋開始在「讀賣新聞」上連續登載的作品。——所謂「以不治之病，自歐歸來」乃是假話。——當時是日俄戰爭剛告結束。我在第二篇序言上批評當時所謂有名的六博士的上奏說，「破棄條約」

日俄戰後訂下的 Potsdam 條約論畢竟是愚人之謬論」。當時大學教授們最注意的的是甚麼事？用怎樣的態度去觀察這事呢？所謂破棄和平條約的奏摺便是最好的例子。這事至今回想仍頗有趣。另一方面日俄戰後，俄國那面發生了甚麼舉動呢？茲引舊稿之一段。

「流血的星期日的話喧騰于全世界。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那個星期日，下着雪，刮着刺骨的風，是嚴寒的天氣，彼得格勒數萬勞動者，男女老少混在一處，走進冬宮捧呈請願書。

「他們捧呈的請願書的內容不過希望把那些爲絕對專制所窒息的他們，當作人類看待而已。他們不過請求最根本的人權——爲他們自身着想，討論他們的需要，研究爲改良他們自己的困難境遇之方策的權利——而已。他們哀訴于君父之前，希望他爲着俄羅斯的幸福，容許他們的要求。他們的請求如果不被容許，他們寧願死在王宮之前。他們「不是走向自由幸福之道，便是走向墳墓之道」，此外毫

無退却之可能，因此他們實際想當作俄羅斯的犧牲者，奉獻他們的生命。

「……那天到來，皇帝之伯父烏拉齊米公爵命令軍隊向齊集而來的勞動者開槍，務必將他們完全擊退，否則決不中止。死傷者一千五百人，其中有婦女有小孩，他們爲俄羅斯真的被犧牲了。可憐的，困窮的，亘古長哀的民衆們對於自己的君父的哀求，竟如此下場了」。

這是有名的「流血的星期日」所發生的事。關於這點，蘇珂羅夫的「俄羅斯革命論」寫了如下的一段話：「一月九日的行動，縱令沒有革命的自覺，但是當天官憲的行動，使得這一天，成爲有意識的革命的開幕日，俄國勞動者全體從此都知道：不惟由他們的願主，或政府，得不到什麼，就是由俄皇本身，也得不到什麼了」。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就是以這樣的序幕而展開了的。

我的「社會主義評論」即是在這樣的社會情勢之下執筆寫成的。

「現在文明諸國多數人之貧乏，實屬可驚。曾憶閱讀往年（一九一三年）亞

當斯所發表的『社會革命之理論』，見其所述不久的將來社會上將起一大革命，不待一九三〇年，現代社會之組織將根本崩壞；試看歐美社會之現狀，如此議論之發出必非無因。英，美，德，法，及其他諸國，縱極富有，而民甚貧。此等文明國家多數人之貧乏，實可驚也。」以上是鄙人之第二「社會主義評論」，即「貧乏物語」一書的最初幾句。這「貧乏物語」是在寫過「社會主義評論」之後第十一年，即一九一六年九月起連續登載于「大阪朝日新聞」的。這年正值大戰方酣。其明年，一九一七，是俄國普羅列塔里亞革命成功，占全世界總面積六分之一的廣大地域上，開始確立了人類史中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歷史上劃時代的一年。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勢力顛覆了封建的絕對制，十月革命打倒了布爾喬亞。這得勝的普羅革命驅逐剝削者，收奪布爾喬亞和大地主的生產手段，開始在歷史，在一大國家中建設普羅專政，創造所謂蘇維埃的新國家型態，這樣掀起了世界普羅革命的端緒。

我在寫完「貧乏物語」十二年後之今日，意欲假「改造雜誌」來發表當作鄙人「第三社會主義評論」的新社會科學講話。

可是，每當我立意書寫這樣的文字的日子，總是戰爭爆發的時候。因此這些戰爭——日俄戰爭，世界戰爭——必然對於我的頭腦有些刺激，但當時我全無必擇這時來寫作的意思。再者，最可怪的，當我起草此等文字的日子，每每正值革命（一九〇五及一九一七年之俄國革命）的前夜，但我對於此等革命固絲毫不曾料到。因此，我的結論不過僅僅主張了各個人的道德的革命。「社會主義評論」因事中途停頓，我乃拋棄一切職業，隱居東京郊外集鴨地方的大日堂，這地方正像今日京都郊外的「一燈園」，我在那兒打算爲着新宗教的宣傳，貢獻畢生精力。因此「社會主義評論」的最後一段，有這樣的結尾：「余最近將以獲得之真理傳于其人，希望一切人類均獲得絕對之幸福與平安，其時人人鼓掌而笑，與不肖共享無上之歡樂，夫復何悲？」此刻回想當時，看見一個以宗教的倫理的空想者的形

像而出現的自己，安得不爲之苦笑！

至於「貧乏物語」雖成于前者之後十一年，而全書之結構仍不外拉斯基一流的空想。「竊思世之富豪，及資本家果能以消費者，和生產者之資格，而有真實的責任之自覺，則不獨國內之社會問題能得和平解決，卽世界之和平亦得賴以維持。」「大學」不云乎，「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先修其身。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未之有也。」嗚呼，一誦大學之首章，字字千金，余尙復何言耶。擱筆慨然者久之。」這是「貧乏物語」的結語。至今一看世界戰爭之正中，俄國革命之前夜，尙沈溺于這般倫理宗教之空想中的我，彷彿面對他人，而有隔世之感。

這樣過去的歷史，對於現在的我只是恥辱。我由這樣的出發點轉變到目下似的反對物，畢竟花費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光陰，這又充分証明了鄙人的愚鈍。可是

或者同時也可成爲現在罵我爲「無批判的馬克斯主義之盲從者」的一個反辯吧。社會問題是鄙人自從受業諸教授發表「破棄條約之上奏」聳動世人耳目之日俄戰爭時起，直至執筆之今朝，至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光，爲鄙人不斷注意的東西。鄙人現在之立場，自一般外人觀之，縱令是怎樣的異端邪說，然而這是多年來由正直的思索的量的累積而獲得的質的變化的結果。今日多數人所思索的東西，亦是我——有時甚至竭全力——思索過的東西。把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之力量的基礎建築在缺乏經驗之青年的血氣上，乃是謬誤之至。經驗之累積，——人類之總實踐——如果在本人認爲正直的限度以內，不把我這樣上年紀的人吸引到馬克斯主義旗幟之下者恐不可能。

我最初就不是馬克斯主義者，也不配做一個簡單的唯物論者。所以時至今日，無意識地，還保有不少的過去觀念論的殘渣，可是此刻却有意識地站在辯証唯物論的見地上，當作馬克斯主義的一個學生，執起筆來寫新社會科學講話。

如上所述，前此每當我立意寫作這類書籍的時候，總在戰爭爆發以後，因此不久便繼之以革命的勃發。不過在當時，那展開于眼前的戰爭，以及不旋踵而隨來的革命，均不能成爲我所意識着的題材。此番打算着手寫作第三回繼續讀物的目下，日本對於各國，至少在形式上，還沒有布露宣戰的檄文。事雖如此，但革命的危機却是此刻握筆的我所深切銘感的。因爲勃發在朝夕的革命，很鮮明地被我預料着。引領行將到來的新社會，我的心神魂魄不禁爲之鼓舞興奮。惟此番我却不敢以倫理式的說教，空想式的希望來結構此篇，將專用客觀的事實，科學地，證明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然性，更進而論述適應這樣客觀的科學分析的吾人之行動。第一貧乏物語，以其性質之非革命故，貴族階級中亦多愛讀者，今番轉化爲其反對物的新社會科學講話，果能安然無恙以終其篇幅否，作者亦不能無疑慮了。

在本雜誌（改造）談話，即是同時向數十萬讀者談話。可是像我這樣的人在狂風大浪中，對多數人毫無忌憚地傾吐心胸，也許會故障叢生，所以這裡不得不竭力預圖避免。鄙人姑且描寫着現在手持本雜誌的一位讀者的心理，而以此君爲對手，往下說。——以下我稱這位讀者爲你——窗外括着大風，室內依然平靜，於是鄙人把你請到書房裏，一面圍着火鉢，沖着苦茶，燻着香煙，一面心平氣靜地和你談天。

我相信社會是動的，也相信現代社會方將大動未已。可是這種動是向何處動呢？何故要動呢？再則如何動法呢？我想和你說的就是這問題。

這兒，我把你假定爲對於這問題全無研究的人。我儘量努力將問題用簡單平易的方法來陳述，內容雖完全限定在科學知識的範圍裏，但仍然打算毫不以經濟學或其他科學的初步概念爲前提。可是我要先把你當作有心去學習何等新的事物，從而樂意自動思索的一個人。苟承不棄認許這種條件，則鄙人擬將此緒論再行

續寫幾句。

× × × × × × ×

你讀過佐藤信淵的「混同秘策」——見瀧本誠一氏編「佐藤信淵家學全集」中卷——嗎？署明文政六年癸未四月十一日的序文的末尾說：『予深感上天煦育之大恩，竊懷囊括六合之意，奈家貧身老，無以為力，乃作此書，題曰混同秘策，聊舒晚年之鬱憤，固封之以遺兒孫云爾』。他又著「吞海肇基論」，其序文之一段云：「今夫世之論防禦外寇者，率不知財用之不給，每以當今急務，莫急于嚴整武備，譬如無手而欲從事于掌擊，無足而欲競乎奔走，皆妄論耳，故余不揣冒昧作利國正論七卷，題曰吞海肇基論，將以獻于安濃津侯，愚子升庵覽此書而悚，乃諫曰，不肖一覽此書，實乃混同世界，統一萬邦之宏論，八十老翁之壯懷，不勝感服，雖然，吾父乃草野之一鄙夫，鄙夫而發大論，誠恐招禍見尤，此固余父之所知者，……此書苟公之于世，或恐羅越俎之刑，願固辭而止獻書之意，抱書悲

泣，連日不休云云。」其末署曰弘化四年丁未正月六日。這就是西歷一八四七年，即法國二月革命及馬克斯恩格斯發表某種宣言之前一年，在日本即吉田松陰，橋本左內，賴三樹，被處死刑之安政六年的前十二年，明治革命前二十一年，正當封建社會之崩潰時期。如此的客觀社會情勢，反映于佐藤信淵似的「草野鄰夫」的頭腦，叫他發生「竊懷囊括六合之意」，或則叫他寫下，他的長子「抱書悲泣連日不休」的句子。

我今又有再度遭遇同樣時勢之感。然而隨着歷史之進展，革命之舞臺今日正展開爲世界的規模。

佐藤信淵之時代乃在逐漸死滅的日本封建社會之胎內，爲資本主義之物質的前題既已成熟了的時代。八十年後的今日，乃在逐漸死滅的世界資本主義社會之胎內，爲世界革命之物質的諸前提既已成熟的時代。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的世界戰爭，以及這次戰爭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証明了資本主義的外皮已成

了對於人類更大發展的不堪忍受的桎梏，以及歷史使資本主義的羈絆，因着革命，而生的崩壞，已是用世界似的大規模而登上了途程。目下革命的機運瀰漫全球，同時反動勢力也在世界各處一逞其狂暴之威。在日本和安政之獄相伯仲的昭和疑獄方興未艾。今日之情形儼如八十年前，惟舞臺之遼闊，革命之深刻化，尤為人類歷史上所僅見。因此這般的情勢亦不得不反映于朦朧然的我們的頭腦中。同樣的草野一匹夫的鄙人，也正在此抱着「竊懷囊括六合之意」者，就是爲着這個了。不過我們並不像佐藤信淵似的耽于所謂「以此神州之雄威，膺懲蠢然之蠻夷，混同世界，統一萬邦」的空想。在他起草吞海榮基論的翌年，馬克斯恩格斯的「××宣言」恰好出版，其結句說：「全世界的普羅列塔里亞聯合起來！」——這正是我們今日欲囊括六合之時的旗幟。我們在這旗幟之下排成陣線。我們以隱蔽自己的見解與意圖爲卑陋！我並不想書寫「晚年之鬱憤」，「固封之以遺兒孫」。今日之時代是不獨應叫黑爲白，抑且明知爲黑亦不得謂之黑的時代。我

將在此把自身所想到的事情一一坦率地對你談着。

二 辯證法的唯物論（總說）

如上所述我想和你談論的問題乃「現代社會是向何處動？何故要動？如何動法？」以我們怎樣的行動作媒介，——的問題。對於這問題的科學的解答，我想從馬克斯主義裏找出來。因此，我這回的談話，——如果不犯絕大的謬誤，——結局還不過是馬克斯主義的入門書，或是極其平易的解說書。然則馬克斯主義究竟又是甚麼東西呢？布哈林在去年的某會議席上，曾把這問題提出來，說了下面的一段話。

「馬克斯主義究竟是甚麼？馬克斯主義一語可以有各種解釋。我們可以將牠解作，是用馬克斯所表示出來的具體的諸思想——即馬克斯自己所寫的東西——以及

和他的學說有機地相連格的事物的總和。照這個見地說來，那末，一切馬克斯所未說到的新理論，例如托辣斯資本似的最近現象的馬克斯主義的分析，都會不屬於馬克斯主義的範圍裏。因此這樣去解釋馬克斯主義恐怕不很正確吧。馬克斯主義不局限于一定數的理論範圍裏，他是革命的哲學，同時也是研究的方法。我們仗着這方法可以去分析種種不同現象。例如我們用馬克斯主義的方法，去分析關於帝國主義的問題，那末我們將創造出包含着新理論的新思想。可是這種理智的產物決不是對於馬克斯主義的補充，牠只可當作新的馬克斯主義的理論，馬上成了馬克斯主義的不可或分的一部分。我敢說，我們并非馬克斯主義之體系中的一份子，也不是加上了甚麼馬克斯主義的東西，我們不過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研究新的事實和新的現象，因以豐富了馬克斯主義的寶庫，發展了馬克斯的理論。列寧主義之所以成爲馬克斯主義的正統者，正是因爲列寧主義使馬克斯主義更豐富了。我們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分析一切現象。因爲當馬克斯在世之日尙未出現的

惟一理由，他所不及親自分析的新現象所在多有。帝國主義問題；展開在我們眼前的，在具體形態上的，由資本主義到××主義過渡期的問題，關於所謂蘇維埃國家似的國家新模型的問題，馬克斯所沒有碰到的這樣具體形態的許多問題都是我們所必得去分析的」。

馬克斯主義是這樣的東西，隨之，所謂列寧主義乃不外代表如此意義上的馬克斯主義的「更進一層的發展」的東西。換言之，所謂列寧主義即是「在帝國主義及普羅列塔里亞革命期中有了新發展的馬克斯主義」。

再者，布哈林所稱「是革命的哲學，同時也是研究的方法」的東西，毋須解說便是辯證法的唯物論。因此今日的馬克斯主義規定着己身，且作如下的宣言。我們「擁護宣傳馬克斯恩格斯的辯證唯物論，當作現實之認識的革命的方法，將牠適用在現實的革命行動上，而對於布爾喬亞的世界觀的，以及理論上，實踐上之騎牆主義的，各種東西作積極的鬥爭」。

由上觀之，辯証法的唯物論乃分別馬克斯主義和非馬克斯主義的一個試金石。因此我打算先說說辯証法的唯物論。

x
x
x
x

像前面所陳述過的關於這問題，我仍然假定你是沒有研究的人。

去年夏季，某專門學校的雜誌上載有「對於社會主義之實現性的疑惑」一文。滿紙盡寫着門外漢所想說的話，我毫無批評地看過一遍，很對不起，現在我既假定你也是門外漢，所以姑且將這論文做題目來往下說去。論文上說了下面的一段：

「我們要求主張社會主義革命的諸君表示他們的社會主義的整個的構成。爲着不被誤解起見，我的疑問是在于維持社會主義秩序的可能性，隨之，我所要求的東西不是革命戰術的方案，而是革命後所表現的所謂社會主義秩序的構成方案。」

「馬克斯的信徒們，想故意避開未來的方案。……他們安然地說，『在明日的天氣豫報尚且說不準的今日，未來社會之構成是無法描述的，我們僅知道未來社會大致是社會主義的』。照鄙人的私見，他們這樣的議論，對於馬克斯自然够忠實了，但對於學問則極不忠實。

「按照上面的說法，因為社會主義者對於正在期圖實現着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不肯宣布那整個的詳盡的方案，所以我們自己不能不想像和熟慮那種構造的情形。然而愈去想像和熟慮，愈覺其實現的困難。在人類利己心不喪盡的限度以內，社會主義豈非能說不能行的空想嗎？我懇切地向相信且熱心期待着社會主義之實現的先生們頌教。」

懷着這樣疑問的那位先生在他方面又說了如下的話：「如馬克斯說的：『各人之自由發展，為全體之自由發展條件的協同社會』，果是能實現維持的東西，那末，不待說，我們為得實現如此的社會，將不惜一切犧牲。不，那事果得實現

，則爲此而賭其生命財產而不悔者，天下必非少數吧。」

同時，別位作者在別的地方也發表了所謂「馬克斯主義與××主義的疑點」一本小冊子。內面說，馬克斯主義「第一，曾考慮過人類的欲望否，第二，曾考慮過人類在欲望既滿足以後，厭惡勞動的本能否，第三，曾考慮過基于上述疑點而發生的其他疑點否？約言之，上述三個疑點不能冰釋。這些疑點如能解釋，則引致馬克斯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善美社會之出現的主義之採取與否，不難決定，反之，如還有疑問，則按着疑問的程度決定馬克斯主義有無實現的可能性，與應否實現的分歧點。」

「我國之談主義者，研究歸宿的前途，着手于實行運動，……要之，現制度不滿人意，故只要現制度一旦破壞，歸宿的前途總有比現制度爲善良的社會出現，」不去充分推敲，遮爾着手于實際運動，「較善良的社會」果能出現與否尙爲未知之問題，國民是否較現在爲幸福亦在未知之數。幻想着茫然的事情，即着手

于實際運動乃余所不取者。」

看看上面幾段話，無論是前者或後者都抱着同樣的疑惑。較現在為善良的社會果能創造出來嗎？他們對這點似乎極擔憂。照這班人的高見總以為不可能，但果有人出來充分說明那是確實可能的話，那末他們也甘心贊成。只因對於這層放心不下，所以他們不得不否定這主義，他們似乎懷着這樣的意思。

x
x
x
x

可是，你怎樣？你對於馬克斯主義的主要疑問，也和這班人相同嗎？我只要聽了你的回答，就可以推算到你的社會地位。

倘若你也和這班人抱着同樣的不安，那末，我要推定你決不是普羅列塔里亞。馬克斯說過，普羅列塔里亞在革命中所失掉的除鎖鍊以外別無長物。因此他們對於現代社會革命並不感覺得絲毫的不安。將來的社會果然較現在為良善與否決不能成為他們最大的關心事。

我現在請你瞧一封信。——

「此處是×××的產地，在我家旁邊的某工場也是×××工場。一共使着千五百個男女工人，廠主誇說這是模範工場。工作時間是從早晨六點到晚上六點，男工工資每月三十五元，因為工作做不完，幾乎沒有例外地要延遲到晚上十二點，因此每天勞動十六小時，我所認識的一位男子，是從離工場約二里（日本里）的某小街騎腳踏車往來于工場的，他比如從今天早上六點鐘開始工作，徹夜不休，直至明夜十時，前後一共勞動四十點鐘，然後騎腳踏車回家，並不脫衣上床，只和衣倒睡着，次日六時又趕緊乘車到工場去。這是特殊的例子，但與此相類似的事情則不勝枚舉。因為家人衆多，不如此非人情的幹下去，則萬無生存之理。」

「聽說女工方面係按件數支付工錢的，最初一月約十五元，住寄宿舍的，其中還須扣除伙食費八元。縱令有十年以上之成績的也鮮有賺得五十元的。」

「夫婦均在外勞動的時候，孩子們的父母都是從早到晚拘禁于工場裏，因此連雙親的顏面都不很認識。這環境中，大概是祖母之類留家看守孩子。」

「偶爾說出一言半句不平的話，不免有馬上解職之禍。某位被解職的工人對我說，『進工場去的時候，人家告訴我，如果對場方說出埋怨的話，就有被開除的危險，因此我半句怨言也不出口，只是埋頭工作，只說半句不平的話，就被開除了，這是何等殘酷。』這種殘酷，恐怕是家常便飯吧。有的是產業豫備軍，有的是代替者，資本家自然高枕無憂。鄉下沒有團結的勞動者實在弱得可憐。」

「該處又有很多的製材所，聽聽那裏職工所說的，又是十分傷心觸目了。男工之賃銀，每月二十五六元，女工十五六元。你也許沒有參觀過製材所吧？在那爲一班人所想不到的聲音和灰塵中，大個子的男子漢每天勞作十幾點鐘，一個月拿二十五六塊錢。然而一個月得以平安無事繼續做下去就算是幸運了。早上匆匆地跑到工場去，場主說「今日沒事做呵」——這樣的事一月少則兩三回，多則五六回

。這光景那天的米就無着落了。沒有事的日子，如果請求場方給與半日的工資，場方也會置之不理。

「此製材所的勞動時間係從早六時至晚七時，其中休息時間是從午前九時起十五分鐘，午飯後三十分鐘，午後三時起十五分鐘，合共一小時。

「該處勞動者的健康狀態，一般非常惡劣，聽說女工害肺病的尤其多。據工場醫生說，如果叫害肺病的女工都去靜養，那末，任何工場都只好停工了。這些女工雖然明明知道病態日增，非休養不可，但倘若這樣照直說出，那末立刻就被開除的危險，不幸而被開除則將乏食以促其天年，故只好閉口無言，認為晦氣，依舊幹下去。」

以上真不過一例而已，這就是抽象的，不堪耐的資本主義的羈絆。恰像馬克斯所說的，昔日羅馬的奴隸用鐵鎖繫着，今日的奴隸用肉眼看不見的鐵鎖繫着，他們除鎖練以外並無他物可失。至于能坐在書案邊，有餘裕來「熟慮」着：現代

資本主義社會破壞以後，果有較善良的社會到來與否等等不安心的問題的人們，真乃天之驕子，你也是其中的一人，你先生之所以用「國家」或「國民」的名義而憂心着的，乃是爲得你在國家社會的好身分而憂心的吧。反之在不堪耐的資本主義羈絆之下而喘息着的，辛苦地覓着日食的普羅列塔里亞，對於你所當作問題的東西，完全不在話下。然而這樣的人占現今社會的最大多數。

前而引述過的那位學者，在他處又說過這樣一段話：「人們之所以想實現×主義，並且多數人將牠之實現當作問題一層，決不能表示牠乃是可以實現的意思。『人類常常單把自己能夠解決的問題當作問題』馬克斯這句話，對於非馬克斯信徒的我，一點價值也沒有。」

這人把自己「空想的」的問題代替了加于社會的現實問題。馬克斯所謂「人類常常單把自己能夠解決的問題當作問題」，並非指任何人隨便幻想出的問題都能如意解決的意思。譬如，某君尙未完婚，他以娶得美貌多資，溫柔伶俐，百般

俱全的太太，「當作問題」，馬克斯並非主張這樣的問題必能不難解決。如以後必須詳述的，爲着實現由資本主義到××主義的推移，其間實橫亘着滿布荆棘的過渡期。上述的學者似乎以爲馬克斯主張着只須資本主義社會一旦破壞之後，那廢墟上立刻可以建立完善的××主義社會。這樣的事情之實現果係可能與否，當作「學問上的」問題庶乎還可以，至于在現實的社會上則還沒有登上議事日程。他的問題還不是目下課于人類的問題，只是坐在書齋裏耽于空想的書生們，偶爾想到的爲着理論遊戲的問題。馬克斯所謂「人類常常單把自己能解決的問題當作問題」，並非指着這樣的問題。

你和這班人一樣，把對于馬克斯主義的最大疑難擱在那地方，因此鄙人將你當作說話的對象。——每天勞動十六小時的工人們，新聞紙尙且無法到手，何況「改造」之類，他們還能看得到嗎？我們這班交纍勞動者和他們無直接因緣，——我不得不把你所視爲問題地方作爲說話的端緒。

你們諸位所要求的是，——請把將來 × × 主義社會的全構成的詳細設計圖給我們瞧瞧。你拿出了以後，我們便好來一一「研究」，「熟慮」。研究以後覺得牠十分安全而無可慮之處，那末我們便贊成，否則我們就不得不反對。

如此想法，現在用種種不同的形態被發表出來，這是在知識階級層裏相當風行的一種觀念形態，因此我打算在以下各章段上，對牠從各方面加以批評，此處先將橫亘在牠的根底上的觀念論加以批評。

提出這種要求的人們的頭腦裏橫亘着一個觀念論的幻想，這幻想是以我們的社會的存在，（我們織入其中的社會組織之全體）作為依存于我們的意識，意圖，意欲的東西。根據那幻想，那末我們不受何等條件，何等前提的拘束，得以任意設計，發明，凝想將來的社會組織。在這裏，這班人則以為只有對於將來的社會組織去「想像熟慮種種構成」的事，方能成爲「學問的」問題。因此，就是如此

的「離開了生活的」理論的遊戲，如此的「離開了國民之政治運動的」書齋裏的思維，才是我們最無用的東西。我們則不然，我們尋求必然產生將來社會的諸條件，和諧前提，于其母胎的現代社會之內，所以我們要考察的重心點仍在于我們今日正生活於其中的現代社會。此乃「科學地說明社會主義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一書單只考究目下現存之處的，亦即其中生長未來的秩序的諸要素，關於未來則只作極其一般輕描淡寫」的原故。（列寧「何謂人民之友」。）

「如誰都知道的，舊社會主義者對於未來之展望，加以無數的考案。他們以爲人類是非爭鬥地進行着，其社會的諸關係非基於榨取，而是基於適應人類的本性（例如利己心，無限的欲望等等——河上）之諸條件的向上的真正原則，他們想用這樣情形的社會秩序的圖形，叫人眩惑昏迷，對於未來的社會加以綿密的描摹。」（列寧前書）我從舊稿中摘引「兩段作爲例子。

「例如法國初期社會主義者卡彼於一八三九年發表「依加利亞航海記」(Voyage-

Ge en l'airie) 敘述爲任何人所不會知道的依加利亞極樂國的情形，假寓言的方法描述著者的理想。其中對於實現着××主義之理想鄉的情況有精細記述，例如，這國中，一切都穿一樣的服裝，——按照男女老少許以必要或不得已的差別——各人得本其嗜好而略加選擇的，只有布料的顏色而已。男子從十八到六十五歲，女子從十七到五十歲均有從事勞動的義務。每日勞動時間夏則七小時，冬則五小時。女子勞動時間每日僅四小時。一到午後一時，所有勞動均行中止。凡討厭的不愉快的工作皆用機械，人們只從事於有趣的愉快的勞動。隨之物品之生產爲額極多。社會分子平均分配此等產物，按照男女老少分設必要的程度的差異。」

按照同樣的法國初期社會主義者富立葉的辦法：「將來理想社會的單位是名叫『弗蘭治』(Palange) 的共產團體。弗蘭治以由一千五百至二千之團員組成爲原則，其中分爲若干部，每部再分爲若干組。即按照趣味相同，集合七至九人爲一組，再集趣味相近之諸組爲一部，集合多部始成一弗蘭治。如此，一個弗蘭

治實包含許多分任農業工業及其他各種工作的部。例如某部擔任培植果樹園的職責，因此該部中之某組專司蘋果之栽培等等。屬於一個弗蘭治的人都共同生活於一個名叫「弗蘭士特爾」(Draught)的大建築物裏。各家族分住於各別的房間裏。但膳食之類則共同經營，故經濟異常。以弗蘭士特爾建築物為中心，其周圍附屬有一定面積之正方形土地，其上經營着農業和工業，一切團員之生活必需品均有保障。但全體生產物中，除去必須分配於一切團員的必需品以外，其剩餘品則分配於勞動，資本，技能三方面，其比例為勞動者得十二分之五，資本家得十二分之四，專門企業家得十二分之三。新社會裏無軍隊和警察的必要，既無罪人，亦無法官，但為管理一般事業起見，得設若干職員。一切組織概採共和制，弗蘭治之首長亦係產生於選舉。每三四個弗蘭治聯合起來選出其全體之首長，此聯合體更相集合而選出其首長，如此類推漸次組成更大之聯合體，最後以全世界的弗蘭治造成一個世界聯盟。其聯盟之首長則以世界最高官吏之資格駐節君士坦丁

堡，此都城即成爲世界之首府。」

在日本則有矢野龍溪氏於一九零二年發表的「新社會」，其中關於新社會之情況，如連中央政府之豫算亦無不縷舉詳述。這也完全是一個書齋裏的夢，例如作者自己亦擱筆沈思，「大夢醒來之書室裏，四壁寂然無人，唯遙聞曉月杜鵑之聲，殘夢無由再續，」更附着一首古歌：「比生命還要可惜的就是由殘夢醒來了。」（順序寫下了這個，在我寫「社會主義評論」時就是廣讀這類書的時代。）

舊式的社會主義者動輒如此地，對於未來的展望不惜加以各種空想的描擬。可是近代社會主義者「放棄關於適應人類本性（利己心，無限欲望等）之社會的條件的考究，而致力於現代社會之諸關係的唯物論的分析，現代榨取制度之必然性的說明，唯其如此，社會主義的教義方有成效。」（列寧前書）。這樣，社會主義才從空想的進化到科學的。社會主義因此才開始建築在唯物論的基礎之上，現實的盤石之上。

x
x
x
x

法國的聖西門，富立葉，以及英國的歐文被恩格斯稱爲「三個偉大的空想家」。這些人的著作中（除上面所舉的未來社會之空想圖以外）含有爲其後之社會主義所承繼發展了的偉大思想的萌芽，可是這班偉大的思想家「仍不能越出其時代的雷池一步。」

「一八零零年代（之歐洲）從新的（資本家的）社會秩序所生的矛盾，方才開始長成，至於說到爲解決這矛盾的手段，則更談不到。」「這樣的歷史的情勢也支配了建設社會主義的人們。未成熟的理論就適應了資本家生產之未成熟的階級狀態。尙隱藏於未發展的諸經濟關係裏的社會問題之解決法，勢必在頭腦中杜撰出來。社會預備顯示了各種弊害，（並未同時顯示應除去此等弊害之手段，因此）除去此等弊害之事實，則只好委之於思索和理性了。在這裏，這問題引致了。發明了，一個關係社會秩序的新的完全的體系，這體系是從宣傳，再則，可能

的話，是從模範的實驗的例子，從外部向社會強制的。這些新社會組織從最初就負了應爲烏托邦的命運，換言之，即是牠愈被無微不至地考察與冥想，則無疑地，愈益墮入於幻想中。」（恩格斯反杜林論）初期的社會主義者所以想從腦袋裏發明未來社會；而不去從那必然產生未來社會諸要素之母胎的現代社會中發見牠者，職此故也。

上面因爲說到卡被和富立業，順便引用了矢野龍溪氏的「新社會」。現在想更進而談談武者小路實篤氏的「新村」。恩格斯爲說明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當作問題的東西，而說了牠是「發明了一個關係社會秩序的新的完全的體系，這體系是從宣傳，再則，可能的話，是從模範的實驗的例子，從外部向社會強制的。」武者小路實篤氏在一九一八年開始倡導的「新村」計畫，可以看做在日本方面這樣空想的社會改造案的一實例吧。他當時說過：

「所謂新村者，一言以蔽之曰，各人皆協力，過共產的生活。以完成各自之

天職。

「那（被我們憧憬着的時代）必然是憑藉着一切人們克盡其一定之勞動，因而凡人皆無憂于衣食住的時代。」

「至少人們爲着過像人的健全生活所必需的東西，一切都應該是不給價格所提供的，爲着有要求這些東西的權利而應盡的相當的義務，乃是用各人的勞動去支價的。」

「（我們對於隣人）盡了義務而能安然無恐者，乃因有這樣的規約，我們平等地分配勞動，人類過着像人的生活所必不可缺的東西是不須給價的。」

看了這個就易明白似的，武者小路實篤氏當作理想「在頭腦裏」素描的乃是共產主義的社會。可是他對於這樣的社會如何才能實現的方法曾經考慮過嗎？他說過如下的話。

「倘若萬人均憧憬這樣的世界，則此世界必有實現的希望。」

「只要有給我以信任，並且以堅強的意志希圖真正創造這般世界，因此熱心的態度與時俱增的同志五六十人，甚或三三十人，則鄙人敢信新村必能實現而無疑。」

他以爲用「給我以信任的」二三十人之協力，建立「新村」，給世界以「模範的實驗之實例」，造出「萬人均以此世界真可憧憬而來」似的機運，因此使全世界去企圖實現理想社會，可是這真是「從最初就負了應爲烏托邦的命運。」

恩格斯批評聖西門，富立葉，歐文三人說：「他們和啓蒙主義者一樣，並不想解放一定的階級而想解放全人類。據他們的意思，前此真理之理性，和正義之所以未能支配世界者，只是由于人們不會真正理解那些東西。現在出現了這樣的聰明人，認識了真理，可是，這種人的出現，與夫真理之恰好被人認識，並非從歷史之發展的關聯，必然隨之而起的不可避免的事實，而不過是純粹僥倖的偶然事件。這種聰明人果能提早五百年出世，那末，人類的謬誤，鬥爭，苦惱，也許

可以減少五百年吧。這樣的想法，在本質上，是一切英國，法國，以及包含威特靈 Weiting 氏的德意志初期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反杜林）

在日本一九一八年所出現的武者小路氏——縱令他如何意識着自己的特性——正是一邱之貉。當時我批評他的「新村」說，「這種同樣的實驗，殊屬沒有再三反復的必要。」（舊著社會問題之管見之後版，收有此文，）他對我的批評回答說，「縱令經濟學者如何說法，他們總不了解人生，他們豈能理解我輩之新村事業？」（記憶如此，也許略有差錯。）可是所謂人生總不是餐風飲露，過仙人生活的。爲人類生活最基礎的事實，乃是經濟學者最有心得的東西。從那時到十年以後的今日，武者小路氏對於「新村」果能繼續維持當年的熱心與抱負否？果能做得「與時俱進的熱心的」同志否？

x
x
x
x

總之，在社會情勢尚未成熟的時代，就出現想從腦袋裏去發明理想社會的思

想家。在西歐則以聖西門，富立葉，歐文等爲偉大代表。

不過，在這進程中，歷史的脚步是不會暫停的，大工業勃興了，潛伏式的階級鬥爭以威脅的形態，出現於社會的表面。此等新事實對於社會觀上，歷史觀上，不得不發生決定的影響。

「一八三一年在里昂發生了最初的勞動者的暴動。從一八三八到一八四二年，最初的國民勞動者運動的，英國憲章運動，達到了牠的極頂。」（恩格斯）馬克思資本論上也說，「都市的普羅列塔里亞在里昂敲打了警鐘，地方的普羅列塔里亞在英國翻起了紅旗。海峽的這邊興起了歐文主義，海峽的那邊蔓延了聖西門主義，歐文主義。」（攷次基版五三二頁）。「一方面隨着大工業的發展，他方面隨着新近獲得的布爾喬亞政治支配的發展，普羅與布爾之間的階級鬥爭，出現于歐洲先進諸國歷史的當前之一頁。」這是「無論在實際上，理論上，都日益以威脅的，明顯的形態而出現的。」因此「科學的布爾喬亞經濟學的喪鐘已響了，」經

濟學在其爲布爾喬亞性的範圍裏，當作科學早已進至不得停留的新階段了。唱着資本與勞動利害相同的，唱着自由競爭之結果足以引致一般調和，一般福祉的布爾喬亞經濟學，「因着事實的證明，愈益曝露了牠的欺騙性。」

「一切這類的事實，早已是不能否認的了，同時，縱令如何不完全，這種事實之理論表現的英法社會主義也是早已不能否認的了。然而，未能驅除淨盡的舊式觀念論的歷史觀，對於本着物實利害的階級鬥爭，不是，對於一般的物質利害，全無何等了解。」（恩格斯）

現在應以新事實爲基礎，在其中建立新歷史觀，新經濟學的時機已到來，因此，社會主義應在這些東西的基礎上，科學地建立起來的時機也已迫近了。十八世紀諸偉大思想家所不能超越的時代的柵欄，（這樣的時代柵欄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因着時代自身的進展而被撤除了。馬克斯就在這時代出了世。因此正是時代自身將方在要求着的諸任務巧妙地完成了。

我打算把馬克斯所完成的偉大事業，順着秩序，用極平易的方法說下去，此處擬最先述及唯物論向人類社會領域擴張而生出的唯物史觀。關於這點，恩格斯說：「新生諸事實，強制人們要用新方法考察已往的全部歷史。一切已往的歷史說明這樣的事實：即一切歷史是階級鬥爭史；這些相互鬥爭的社會諸階級，無論何者，都是該時代的生產和交易諸關係的，——一句話，經濟的諸關係的——產物；因之，各個時代之社會的經濟的構造，形成現實的基礎，各個歷史時代上法律和政治諸制度的，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及其他觀念諸樣式的全部上層建築，其結局非根據這現實基礎加以說明不可。於是觀念論就從牠的最後逃難所的歷史觀中被驅逐出去了，因之，非如已往一樣，將人類的存在從他們的意識來說明，而是從他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的方法被發明了。」（反杜林論，序論之一。）

這就是恩格斯所謂「馬克斯兩大發見」之一的唯物史觀的——唯物論向人類社會領域擴張的——根本命題。

x
x
x
x

此處，最重大之點，便是人類之社會的存在（當作他們被織入其中的社會關係之總和的社會之經濟的構造，並此類社會組織之變動；由一個社會形態向別一個社會形態的推移等等）不是依存於他們的意識，意圖，意欲的東西，恰好與此相反，此類意識，意圖，意欲倒是依着他們的社會存在而被規定的。

社會的變動，不管人類對軸意識得到或意識不到，亦不係於人類對之有無希望，無寧是在他們未意識着的當中，甚至常常反乎他們的意志而被實現了。因此，怎樣的社會的諸關係被結成了呢？不過在事後，而且僅僅十分朦朧地，反映於人們的意識中。

如列寧說過的，「人類一方面相互交通着，一方面，雖在不很複雜的社會組織內，——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內——因着這交通，怎樣的社會關係將被形成呢？這些社會關係將憑怎樣的法則而發展呢？這些事情他們全未意識到，（不

知道)。例如，出賣穀米的農民，在世界市場上和世界的穀類生產者「相交通」，可是他自身並未意識着那事，再者同樣地，也沒意識到由那交換而成立的社會關係。在世界經濟範圍裏的各個生產者，意識着在生產技術上所引起的如此這般的變化，各個商品所有者意識着他們以如此這般的生產物和其他東西相交換的事實，可是不論生產者或商品所有者，他們全未意識着因這事而變更社會存在（結于各個人間的社會諸關係的全體）的事情」。如此，現代社會之全構成的一切分歧，由人人之活動正刻刻經歷着不斷的變化，可是「互其一切分歧，而洞悉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內部這樣一切變化的人，馬克斯以爲不會有七八十位。此等變化法則之在根本要點上被發現出來，此等變動之客觀論理和其歷史之發展的被啓示出來，乃是會盡心力才成就了的東西。對於馬克斯主義未嘗學問的人們，連此主要的根本道理亦在所不曉。他們對於自己原來是棲身於怎樣的社會，那社會怎樣動着等等大道理均無所知地過下去。

爲人類寄生着的地球，並非從人類腦袋中想出來的東西，也不是本着人類一定的計劃構成的。地球是從人類乃至其他生物還沒出現以前，——遑論人類的腦袋——就早已存在着的。所以不問人類對牠相信與否，意識與否，地球老是繞着太陽跑。再則也不管人類對牠預期與否，希望與否，地球在牠的內部老是起着運動，（如地震之類）。如已往一般，人類不能有意識地統制他們自己的社會關係，恰好相反，他們無意識地被拉曳於社會關係的制御之下，在這範圍裏，人類對於社會組織的意識關係正同於人類對於地球的意識關係。

如此說來，現代社會之改造，正同於地球之改造。那末，完全依從我們的意識，意圖，意欲，而獨立地，在具備自然生成的諸複雜條件之原形的地球上，例如自己一面正生活着，一面以改造此地球爲問題的時候，全不顧到地球自體的研究，徒然以自己主觀的要求，希望，爲準繩，而來描畫將來應構成的地球的設計圖，這是何等至明且白的蠢事！這是因爲應改造的地球已是自然天成的，在這地球

上，爲吾人之意識或意欲所無可奈何的諸條件早已被當作前提的。

x
x
x
x

因之，現在的問題要集中於對於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的兩件事上：「一方面，即是表示其歷史的連絡和對於一定之歷史時期的牠的必然性，隨之就是表示牠的沒落的必然性；他方面，即是曝露牠的內部的性質。」

「誰都知道，科學的社會主義未嘗一次描述何等固有意義上的未來的展望。科學的社會主義只限於分析近代布爾喬亞制度，研究資本家的社會組織的發展傾向，如是而已。」（列寧何謂人民之友，據川內氏之譯文。）

「我們並不說，請你停止對於世界的鬥爭吧，那是不得成功的事情。我們僅指示，對着世界，牠本來爲何而鬥爭。因此，所謂意識，乃是不管承諾與否必須自己去體會世界的東西。」「我們並不武斷地豫想世界，唯有從舊世界的批評中方才能够看出新世界。」（馬克斯德法年誌）

要之，「一切社會變動和政治變革的最後原因，不當求之於人類頭腦中，亦不當求之於他們對於永遠的真理正義的增進着的洞察中，而當求之於生產和交換模式的諸變動中。」如果認為現存社會制度是不合理不正當的這種觀念日益高漲，那末牠不過是一個如下的朕兆；即不知何時生產方法或交換形態上起了變動，（例如資本主義不知何時進到了帝國主義的階段，自由競爭不知何時轉化為反對物的獨占等等，）因為這個原故，適合於以前的經濟條件而被造成的社會秩序，在今日早已是失去了那種適合的朕兆。倘若那是真的，那末「這事同時含有，那清除被發見了的弊害的手段，還須存在於變動了的生產諸關係的自身裏——或多或少的發展着——的意思。（恩格斯反杜林）。馬克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文裏說，「人類常常只以他們能夠解決的問題當作問題，何故呢？因為十分嚴密地一看，常常發現問題之自身，僅在為着解決牠的物質諸條件，既已存在了，或至少是在牠的生成過程中，方才發生出來的。」這正是指着那種意思。

以後還要詳細說到，總之，人類社會組織是適應于生產諸力（人類爲生產物品時一切有用力之總和）之發展程度的東西，在生產諸力貧弱的時代，成立着低級社會組織，在生產諸力強大的時代，則成立高度的社會組織。所謂社會問題，就是因爲此等生產諸力和社會組織之間，有了矛盾的存在而起的。生產諸力在一定的社會組織之下，漸漸發展起來，因此，恰好像小孩的身體一天天成長起來，前此所穿的衣服已經不合身了，發展了的生產諸力，在從來社會組織之外皮下也漸漸包不住了。在這裏，生產諸力和社會組織之間的矛盾起來了，此矛盾反映于人們的意識裏，社會問題，就被當作問題而出現了。可是這種問題之所以興起，正是因爲生產諸力已經發展到了某種程度以上，而且發展至某程度以上的生產諸力，正是爲着產生較現存社會更爲高級的社會組織的前提條件的東西，牠自身成了爲解決所謂社會組織之變革的問題的根本手段。譬如胎兒發育到了某程度以上，母體就包藏不住了。所以母體不能再行忍耐而須解懷一事，同時，就暗示胎兒

已經發育到了能離母體而獨立的程度的意思。分娩，——胎兒從母體的獨立——即是問題的解決。如此看來，問題常常僅在牠的解決手段既已存在的場合才發生。

故解決問題之手段，「并非應從腦袋之類的內部去發明，毋寧是藉着腦袋之媒介，在眼前物質生產上之諸事實中去發見。」（思格斯）

社會問題之解決不求諸宗教，倫理，哲學之中，而求諸經濟其物之中；在討論此問題之際，徹底排斥本于各個人之希望，趣味，性癖的一切觀念的空想，（這就是徹底的無我主義）；憑着自然既成的眼前事實之科學的分析把握住客觀的論理；從理解離開我們的意識，意欲，意圖而獨立行着的社會變動之必然的自然法則，將問題之解決徹底地建樹于唯物論的地盤之上；以上種種都是馬克斯主義的根本特徵之所在。（一九二九年三月。）

第二回

正想繼續前回寫下去的時候，一位年輕的勞動者來訪，他向我作了如下的要求和說明：「以後請把我們做對像說下去吧。先生前回所舉的例子，一日勞動十六小時，乃至二日間繼續勞動四十小時的工人，乃是沒有組織的夥計們啦！咱們還略有餘閑，對於某些問題，甚至比偷懶的大學教授們，還肯更切實地去考慮的。」我很高興地答應了這要求，今後打算專對勞動者說話了，只好請前回說話的對手暫時退席旁聽席上了。以下我改稱這新的對話者爲「你」。

你是屬於不獨單單要求解釋社會，而且要求改造社會的，負有歷史使命的階級的。我極願意，而且不得不與之對話的正是這一階級。芻蕘之言，如承不棄靜心相聽，真是覺得有價值了。——好，就趕快往下說吧。

三 辯証法的唯物論（細論之一）

前次我已從和空想的社會主義對立的見地上，講說了辯証法的唯物論，這回想主要地從和現代布爾喬亞的觀念形態論相對立的見地上，來闡明辯証法的唯物論的本質。

此事，在帶着馬克斯主義的假面具的布爾喬亞社會主義者輩出的今日，已不止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了。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列寧所寫的題為「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分裂」一論文中，有下面的話。

「當馬克斯主義在勞動者中間博得人望的時候，……『布爾喬亞的勞動黨』在馬克斯主義之下來拚命發誓。我們在這班人中無法禁止那樣的行動，正如在商業公司之間無法禁止使用假商標，假招牌，假廣告一樣。被壓迫階級之間負有盛

名的革命指導者的名字，在他死後，爲着欺瞞被壓迫階級，而被其敵人所利用的事情在歷史上隨時都有」。（川內氏譯「帝國主義論體系」，二二七頁）

支配階級爲着使被壓迫階級永久隸屬於自己支配之下，慣常採用兩種政策，一是從正面的露骨的彈壓，一是從裡面的奸巧的欺瞞。欺瞞的手段很多。學校，寺院，議會，新聞，雜誌等等機關沒有不被利用爲欺騙手段的。事雖如此，現在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逐漸曝露了這種欺騙行爲。因此，所謂網羅着奇才異能之「學者」的「最高學府裏」的布爾喬亞經濟學，時至今日，已不能獲得大眾的信賴了。銘入他們心底的科學無靈之感，足叫他們無心活動，以至萎靡不振了。偶爾出來幾位膽大妄爲的勇敢之士也不過成了衆人嘲笑的目標。這樣一來支配階級便不得不要求更有力量的代理人了。適應這種要求而出現的人物，就是所謂社會民主主義者。就中所謂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爲着充分利用在被壓迫階級間歌頌着的革命指導者的名義，所以披着馬克斯主義的外套，——甚或列寧主義的外套——登場活

動，因此他們算是屬於「社會民主主義諸黨中的最危險的一派了」。他們所幹的事呢？外貌上務必裝得十分革命，而且理論地，在決定的核心上——實踐地，在決定的危機上——務必滅殺大眾的革命精神。所以他們，在文章上，在聲明書上，在檄文上，或在大眾的集會上，表面上不時播弄革命的言辭。他們這樣騙取大眾的信仰，因此伴着階級鬥爭的尖銳化而發生的大眾自覺的抬頭，叫支配階級甚至不得不利用以革命指導者的名義當作商標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了。故此，連在白色恐怖猖狂的國家，「在馬克斯名義之下拚命發誓」的左翼民主主義者之一集團，在官憲保護之下，——但為欺瞞大眾，表面上又必加以相當的壓迫，不過此事骨子裏并不妨礙補助金，捐助金之接受——居然跋扈橫行。此等「社會民主主義者之職責，在今天是專門去破壞那對於帝國主義鬥爭所必要的普羅列塔里亞的統一。從分裂，解散普羅列塔里亞對於資本家的鬥爭的統一戰線上看，社會民主主義確是成了在勞動階級裡面的帝國主義的主要柱石。」他們是被派遣于勞動階級陣線裏的布爾

喬亞的祕密代理人。因此之故，如列寧所說，對於此等黨派「如果沒有毫不客氣的斷然的全線的鬥爭，那末，對於帝國主義的鬥爭，社會主義的勞動運動，馬克斯主義都完全無效了」。這就是我們敢向此等黨派毫無憐恤地鬥爭的原故。這就是容易叫那些未能充分辨明事實的人們，誤認爲馬克斯主義的同志們在陣營內面，爲得何種個人的感情問題，而來爭取勢力的處所。

列寧說，「在沒有選舉，和沒有群眾就行不通的，出版物盛行的，採走着議會政治的時代，如果缺少虛偽，阿諛，欺騙，博得人望的口號戲法，向勞動者胡說改良和利益的預約的，廣泛紛歧，一貫系統，而又基礎鞏固（理論，行爲）的體系，則不能領導群眾，——如此方足以使勞動者斷絕對於傾陷布爾喬亞鬥爭的念頭。我在典型的布爾喬亞勞動黨的國家裏，舉出這體系中最進步最適任的代表，——英國首相路易喬治，取名這體系爲路易喬治主義。堪稱第一流的布爾喬亞事業家，政治冒險家，在勞動者聽衆前而甚麼都能幹，有時連革命的演說都能出諸于口的著

名演說家，對於穩健的勞動者，能以社會改良（保險等等）的形式，充分地分配剩餘殘飯的路易喬治，替布爾喬亞很漂亮地服務着，並且正是和勞動者爲伍而服着如是的勞務，特別是在普羅列塔里亞中間，——在那使群眾精神上順從一事是最必要而且最困難的普羅中間——加強「布爾喬亞的影響」。（「抗流」德文本五二〇頁）

列寧此文，寫在一九一六年十月世界大戰的時候。最滑稽不過的，我在其後的三個月，即一九一七年一月，草成了禮讚路易喬治的一篇文章。那文章附錄在「第一貧乏物語」中，現在翻開一看，裏面盡是些這樣的話：「古人云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蓋如至誠之力之足畏者，世間恐無其物。高明配天，博厚配地，悠久無疆。不覩夫貧苦之皮匠乎，（指路易喬治之叔父）至誠之極，造成大英帝國之堂堂宰相，而此巍巍然大宰相之精神更進而支配四海萬國。……」「有時連革命的演說都能出諸口的」，最漂亮的布爾喬亞的老板，當時映入我的眼簾，好像

這是理想的政治家。總之「惡紫之奪朱」，可怕的似是而非的東西，就是這個了。看去似是站在普羅一邊的布爾喬亞的代理人——其人主觀上縱令懷有善意，客觀上——乃是普羅的最惡的敵人——所以和他們鬥爭，並不是禍起蕭牆，而是清除牆內漢奸所必要的行動。如此的鬥爭豈能猶豫，我們殊無擔心失去群眾的必要。何故呢？這是因為一個團體之政策的真實的客觀意義，——其政策果代表着群眾嗎？牠對於從資本主義制度下解放群眾果然有效力嗎？抑是代表着少數人的利益，或代表着他們和資本主義的妥協？——比較團體內的人數關係更爲重大」。（列寧的抗流）

社會民主主義者，在最後的結局上，畢竟被擱在透過他們社會主義的法衣，顯露無法掩飾的布爾喬亞軍服之事實關係上了。例如他們危險的慣技，隨着革命情勢的緊張，日益陷於苦境了。何故呢？因為每逢問題的具體化，——例如遇到對於××黨究竟支持呢，還是排擊的問題——他們的外形和內質的相背馳，就不得不

因着他們的實踐行動而被曝露于群衆之前，再則每逢革命情勢緊張的時候，反動派的彈壓必更猖狂，他們往口容易出口的理论和口頭禪，此時也得收斂了。於是他們的本質，縱令在理論上，也必然呈現若干特徵的現象。對於革命哲學的辯証法的唯物論的公然抹殺或暗地排除，也就是其中的一點。

去年，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上，有一種可以看做一八四八年××宣言以來重要的歷史文件的決議案，你該早已知道了，甚至將那翻譯都讀熟了吧。這裡所引的就是布哈林在討論那次決議案時的一段演說。

「諸位同志，我們革命草案中的一個主要特徵，是大會公然宣言承認馬克斯恩格斯的辯証法唯物論的革命方法，及爲此而鬥爭爲此而宣傳的一點。我們的綱領的根本基礎是從建立於馬克斯恩格斯所提出來的，當作方法的，當作一定之哲學的辯証唯物論基礎之上的具體分析而成立着的。在我輩生活着的今日之時代，殊有使力把握住當作我們綱領的如此思想的基礎的必要。社會民主主義諸黨，一

味踏着思想的退化，和「布爾喬亞化」的過程而邁進，此事已毫無可疑了。德意志社會民主主義，即是前此玩弄着馬克斯主義之言辭的，——尤其是其中最顯著的——一部分，連此言辭亦完全放棄了，——這典型的社會民主主義黨的標本，在戰前以科學的社會主義傳令者自任，牠時時在嘴上說：「社會主義將以鐵一樣的必然性從資本家的社會秩序裏產生出來；再則我們的理想和目的深深地植根於資本家社會的客觀的發展中；可見今天已完全叛離社會主義的科學的傳統了。牠早已放棄了社會主義生於資本社會之發展的客觀過程中的主張。與此全然相反的思想上的各種傾向，在德意志社會民主黨或英國種種似是而非的社會主義黨派中間，占着大勢力。這種似是而非的社會主義，在哲學上，最重倫理觀。社會民主主義的大理論家們，極力想把馬克斯主義和舊黑格爾哲學，康德，柏格森及其他觀念論的哲學者，甚至於和宗教來調和。……因為時代是如此昏黑，所以我們特別要堅持我們是站在正統的馬克斯列寧主義之基礎上的。我們必得明白宣言社會革命之不

可避免性，已為科學的事實所證明，我們的戰術應適應這樣客觀的科學的分析。我們的綱領中已明白地宣言着這點。」

辯証法的唯物論對於正統的馬克斯主義含有決定的意義一層，已如上述。因此，我們苟欲企圖用馬克斯主義自動武裝起來，那末無論怎樣非把握住這哲學的大體不可。

x
x
x
x

我先以辯証法為中心往下說吧。如前面預約似的，我在此，仍然假定你是對此無甚心得的人，正和前回請來的那位對談者一樣。

二十年前，我從東京出發到京都大學去赴任，途中順便到跡岡縣的青龍寺去訪問宮英宗師，（當時猶有禪心）偶爾聽了這樣一段故事。——某時「浜松在」地方有一個乞丐，他因為有病生着一個龐大的澤丸，他於是時常坐在道旁，在澤丸上放一個鈴，一面敲着鈴，一面向過往的人乞憐。忽一日一位傳教士在那兒

經過，見此情形，大發慈悲，於是向乞者誠懇地說：「請到醫院裏去施手術吧，我設法替你支付全部的醫藥費。」對於這樣懇切的好意應該怎樣感激淋漓的乞丐，却毫不躊躇將牠辭謝了。他說，「這疾病是我的生活源泉。我之能乞得他人憐恤，安然渡過殘生者，完全是托着這疾病的福氣。我自幼即染此病，於是長年累月地下去，以至今日，餬口薄技一無所有。若一旦藥到病除，從次日起，豈不無法吃飯了嗎。」

我一到學校就得馬上開講起來。最初我打算談論一下經濟現象的各種矛盾，於是在演講時冒頭便舉出了那乞丐的話。他的病對於他是不幸，同時又成了他的幸福。禍福乃是對立物。他的疾病正是這對立物的統一，那是他的禍，同時又是他的福。

我打算拿了這個譬喻來做全體議論的端緒，乞食者的故事剛講出口，聽衆不覺大樂了。我不生一昧講論着關於法律經濟一類枯澀艱深的問題，突然提出翠丸

這東西來，自然覺得十分滑稽吧。在我們的講演上或講義上從來沒有過惹起學生歡笑的事情，這是絕無僅有的一回了。現在想起來，當日情形彷彿如昨，當時我竟無意識地觸發了辯証法的論理。因為認識對立物的統一，——如將逐步詳述的——正是辯証法之基礎特徵之一。

你知道足立（文太郎）博士是日本的解剖學大家嗎？我因為曾和博士同住於一門樓以內的因緣，對於博士的事情特別知道得清楚。博士是日本軟部人類學的創設者，他在過去三十餘年間不斷從事關於無數日本人屍體的軟部（筋，血管，神經，內臟等等）的解剖學的研究。他那研究的一部份不久就要走到出版的運動上了，聽說單只出版費，就要數萬元之巨。前一晌我去拜訪博士，看見已積成大篇幅的德文校正印刷版的一部份，已知博士多年苦心，終於沒有空費，私心竊喜，不過，不待說，我是一個門外漢，無由了解博士的豐功偉績。不過，我感到了其中的一點特別興味，博士數十年之忠實的研究不意竟証明着辯証法的正確性

。列寧說，「統一的東西的分解，和其充滿於矛盾的構成分的認識，乃是辯証法
的本質。」又說：「辯証法內容中的這方面的正確性，不得不在科學的歷史的手裏
被証明出來。」我們恰好在關於軟部人類學的最近的結果上看出這樣一個証明。

根據博士數十年來研究的結果，（以下據「東京人類學雜誌」第四十三卷第
八號所載博士之講演筆記）他得了「人種的相異概非絕對的」根本結論。

「如將專門解剖學上的軟部之不同一一列舉起來，恐徒使諸君發生厭倦，故
此處只略舉大致為諸位所知道的幾點。」博士在這樣的序語之後，列舉了如次的
一些。

（一）筋系統

（1）胸骨筋 胸部皮膚之下，有時有一種薄筋，這就叫做胸骨筋。在
日本人中百人內約十人有這東西，可是西洋人中，百人內不過二人。

（2）長掌筋。角腕力時，二腕之前側，突出細長之腱。這是長掌筋之

髓。此筋在西洋人常常較日本人爲缺少。

(3) 長。蹠筋。在膨脹之脛內有細長之筋，此物在日本人中常較西洋人爲缺少。

(二) 血管系統

(1) 兩腕前側之皮膚之下，有擊拍着脈的細長的血管。此物在日本人中爲稀有，西洋人常有。

(2) 膝後流着一條血管之幹，分爲二條之枝的地方有在較通常爲高之處被分爲枝的事實。此事日本人中稀有，西洋人中常有。

(三) 末梢神經

(1) 視神經，日本人較歐洲人爲長且少紆曲。

(2) 從脊髓向上肢發出的許多粗大的神經幹，先端成着三個束，這是通常的，但在日本人中有时有聚合而爲一束的事情，西洋人鮮有。

(四)目

日本人之內眥粘膜之皺，有時發現小小的軟骨，西洋人中甚屬稀有。

(五)皮膚

西洋人在腋下生着許多分泌臭汗的大腺，因此西洋人大抵有腋臭。日本人此腺甚少。偶然也有腋臭之人，那人亦必生有此腺甚多。

「以上只不過揭出了當作例子的，為你大致知道的幾點，如此之處還可舉出幾十點。無論那個都是確實根據人種之差異的。若要連不甚確實的都數出來，則還不知有多少。」

以上之諸特徵表明甚麼意義？我們能從和種種動物之比較，（即系統發生學上），或從調查人類自宿於母體以至於出生的歷史，（即個體發生學上）確定那些意義。

看看上揭諸特徵，（一）之（1）與（2），（三）之（2），（四）之特

徵，是下等動物較人類特別存在得多的東西。因此在這些點上，日本人是比西洋人爲下等一點的人種。可是在他方面，其他之點，則又說明日本人是比西洋人爲上等一點的人種。

在那裏博士又說：「西人不知道自己身體裏，有比其他人種較劣等的處所。然而我們憑着日本人之軟部研究，看見了他們身體裏好些地方有劣點。他們中間，最初以爲這是不可思議的人很多，現在還以爲不可思議的人亦非完全沒有，可是大部分都已領悟了。原來西洋學者總以爲甲種人較乙種人一切點上都優些，或者一切都劣些，這是他們的謬誤。比方上述的長掌筋與長蹠筋，不管牠是同樣性質的東西，在人類均有應漸次消滅的理由，從長掌筋來說，日本人是劣等，從長蹠筋來說西洋人是劣等。由這些切適的例子看來，他們今天也漸漸知道了某點甲種人爲優或劣，其他一點乙種人又爲優或劣了。」

以上我比較詳細地引用了博士的講演，這不外因爲牠是經過幾十年忠實的科

學研究的詰論，而且博士的這研究，無意地證明了辯証法論理的正確性，以及這些事例尚爲西洋人之著述中所無有的原故。

那末，從上面引了的地方看來，要之，日本人在人種學上，劣于西洋人，同時復優于西洋人。可是，不待說，優和劣是互相對立的。因此所謂日本人優于西洋人且劣于西洋人的一個命題，其自身實含着矛盾。而且所謂日本人優于西洋人一命題，日本人劣于西洋人一命題，如果單提其一，而捨其他，則都不過把捉了真理的一面。愈去全面地把握問題，則一方發現我優于彼之無數點，同時，他方發見我劣于彼的無數點，如是我優于彼同時又劣于彼的，自身含有矛盾的一個命題，乃是真理一層才開始被領悟了。

x x x x

恩格斯說，「人們在知道辯証法是甚麼以前很久，就早已辯証法地思維了，正如從散文一語尚未存在以前很久就說着散文一樣。」（反杜林）何故呢？因爲

這矛盾的統一乃是客觀世界的法則，我們的思惟則不外如此的客觀世界的反映罷了。

於是，不拘常識的一切拒絕與抵抗，科學的進步，且一切領域，次第証明辯証法的思惟的正確性。

恩格斯再說，「因着所謂整理多量地被積累着的，純粹經驗的諸發見的僅有的必要，爲理論自然科學上所強求着的革命，乃是使極頑強的經驗家也不得不次第認識着自然現象之辯証法的性質的根底。似從來被認爲凝固的對立，顯然劃然的境界線，次第消滅。……運動（所謂能力 *potenz*，）之量，縱然從力學上的能力（所謂機械學的力）轉化爲電氣，熱的潛在的能力，再則從後者轉化爲前者，其自身并不變化，此事在今天早已沒有當作何等新學說而去說明的必要了。……再則生物學自從用着進化論的光輝研究以來，即在有機界的領域裏，分類的凝固的境界線也一一消滅了。差不多完全不能分類的中間體，日益增加，較精密的研究將有機

體從這一種類納入他一種類，差不多完全成了信仰箇條的區別的特徵，已失掉了他那無條件的妥協性。我們今日知道世上有產卵的哺乳動物，倘若報告無訛，連匍匐的鳥類也聽說過。：被認作不能調和和解的東西的兩極的對立，無理地固定了的分界或分類，：這樣的對立或區別，在自然中間有是有，可是，所謂不過具有相對的妥協性的事情的認識，再則我們認爲這樣對立或區別的凝固性，或絕對妥協性，則完全是用我們的思考硬拿進于自然之中的認識，：這樣的認識成了辯証法地把握自然的核心。人們一面被自然科學上所累積的種種事實強制着，於是到達這樣的認識。假令人們把辯証法思維法則的意識調合于這樣種種事實的性質上，那末人們更容易達到這樣的認識。無論怎樣，自然科學于今已進步到不能免于辯証法之統轄的程度」。（反杜林）

縱令人們的常識想去頑強地拒絕抵抗，只要我們對事物愈精確地認識，則辯証法的思維的正確就會愈被證明吧。辯証法必然占住論理的王座，但我們仍不得

不有意識地促進這必然之過程。

如既已說過的，人們在知道辯証法爲何物以前很久，早已用辯証法去思惟了。這就是無意識的辯証法的思惟。「從這無意識的辯証法的思惟到有意識的辯証法的思惟，前途尙屬遼遠」。（蒲列哈洛夫「史的一元論」）何故呢？因爲我們縱然被自然強制着在不識不知中片斷地行着辯証法的思惟，但在思惟的全體系上仍未脫出形而上學的領域。

我想進而談到辯証法的本質。

x
x
x
x

蒲列哈洛夫嘗說：「思惟之辯証法的方法的本質，是從下述一點的關係上成立的。思想家（欲思想者之意——河上）不能滿意于怎樣的肯定的結論。他不得不深求，在思惟的對象中，最初一瞥的時候，有無和由這對象表示出來的東西相矛盾的質與力。於是思想家勢必由全面去觀察對象。真理，對於他，不外是一切可

能的對立意見之鬭爭結果。因之，代替從來片面的對象概念，憑此方法，漸次現出整個的全面的研究，關於對象之一切現實的質的生動概念，似將構成。現實的說明，成了哲學思維的固有義務。於是對於現實極力注意。但已往是對於這現實不加研究，順照自己一面的偏見把牠隨意歪曲着的」。——（史的一元論）

茲將這理論適用於前述足立博士的軟部人類學裏加以說明。西洋人是較日本人為優越的人種，這是一個肯定的結論。可是，辯証法教我們莫苟安於這肯定的結論，而去探求是否有與此相矛盾的方面。於是我們不僅從某一部分，而是從，例如筋，血管，神經，內臟等方面，一一研究。這樣一來，果然生出了互相矛盾的結果。即在某部分，西洋人優於日本人，某部分，則恰恰相反，日本人優於西洋人。於是愈往前研究，這樣對立的關係愈益發生出來。那末，綜合這些東西時，日本人和西洋人在人種上的異同，就被全盤地整個地理解了。這事專靠對於現實極力加以注意，方能實現。比如足立博士，過去數十年間，對於無數屍體的

各種部份繼續做了堅忍艱深的解剖學的研究，並且正因此故，才達到了一個所謂日本人既劣於又優於西洋人的，含着矛盾的，辯証法的結論。

辯証法在黑格爾手裏的時候，蒙上了一襲觀念論的神秘的外衣。揭開神秘之衣一瞧，牠原來不外是從客觀世界之辯証法的性質反映於人類頭腦裏，因而達到了人類自覺的東西。

對於上面論列過的辯証法的本質，——如已引錄的——列寧說過幾句極簡要的話：「統一物的分解，和其充滿矛盾之構成成分的認識乃是辯証法的本質。（本質之一，縱令不是唯一的基礎特徵，或唯一的根本特性，也是諸基本特徵之一）。職此之故，黑格爾再以此作為問題。辯証法內容之如此方面的正確性，非在科學的手中加以證明不可。」（河上譯「列寧之辯證法」，八七一—八八頁。）他還說過，對立物之同一性，是「認識法則及客觀世界之法則」。他因為是客觀世界的法則，所以也不得不是認識的法則。

我們現在叫和辯証法的見解相對立的東西爲形而上學的見解，和辯証法的論理相對立的東西（普通論理學）爲形式論理。

x
x
x
x

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土方成美氏，是日本經濟學界的第一勇者。他屢次在極其疏懈的準備之下，向馬克斯主義衝鋒襲擊，每次在我們面前幹出那非膽大妄爲者拿不出來的本領。

他于去年秋季發表了題名「經濟學總論」的著作，其第一章第二節之二段標曰「唯物辯證法」。其中幾乎盡是引用着恩格斯，蒲列哈洛夫，德波林的話，他對那些話只加了簡單的評語，可是在這僅有的評語裏就充滿了很够大膽的東西，茲舉一例如下：

「按照辯證法，事物向其對立物轉化……此處應加攷慮的，某物之對立物及其止揚，是否設定的，如果是當作特定物而被設定的東西，那末我們在經驗界中

應否採用辯證法的問題便是極明瞭的，然而所謂辯證法上的對立物是不特定的東西。例如書桌之對立物就可以想作一切非書桌的東西。牠的止揚也是同一的云云」。(「經濟學總論」七一頁)

失禮之至，他這些話除表白了可駭的無知以外，還有甚麼意義呢？他說「辯證法上的對立物是不特定的東西，例如書桌之對立物就可以想作一切非書桌的東西」。看看這句話就充分證明，他對於辯證法根本不了解。我們是分解統一的東西，發見其中包含着的對立物。這樣的對立物被設定于客觀世界中，并非我們離開客觀世界，在腦袋裏想出牠來。例如在建立了所謂關於長掌筋，日本人在人種上劣于西洋人一命題的場合，這個命題的對立物是甚麼呢？如果用形式論理去想的時候，則因在形式論理上，甲的對立物爲非甲，則關於長掌筋，日本人劣于西洋人一命題的對立物，乃是所謂關於長掌筋日本人優于西洋人的一命題。土方教授所說的，當作書桌之對立物，就可以想作爲非書桌，正是本着這派的形式論

理學。

可是當作客觀事實之反映的辯證的論理，則立定關於長蹠筋日本人優于西洋人一命題以爲關於長掌筋日本人劣于西洋人一命題的對立物。這樣對立的命題并非從腦中形式論理地想出來的，而是單從實際解剖人類之肉體才能發見出來的。

如大家所知道的，馬克斯在資本論的劈頭就分析爲資本社會之細胞的商品，（此統一物）發見當作商品之「兩個要素」的（即當作充滿矛盾的構成成分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任何勞動生產物，只要是商品，則一方面必得是滿足人類某種欲望的東西，同時在他方面，又不得不不是價值若干圓的東西。於是使用價值和價值（交換價值），乃名叫商品的統一物中現實地被包含着的對立物。在此場合，商品是從怎樣的對立物構成的呢？這唯有從分析現實的商品方能認識出來。我們如果按照形式的論理去攷察使用價值之對立物是甚麼，我們將止于得到非使用價值吧。在辯證法論理上的對立物和如此的形式論理的對立物，有相一致有非一

致的。一切被作為問題的具體的對象之客觀性質來決定。

土方氏更說，「現在的問題是這樣：我們是否端的應不承認當作經驗科學的經濟學，而向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邁進？抑或使其向着當作經驗科學的經濟學上的可能限度的認識進展，於是達到了不能超越的極限之後，才開始入于形而上學的思惟？著者相信，經濟學端的放棄經驗的認識直進于形而上學的領域一事，只是徒然惹起紛亂，決非增進吾人認識的辦法，所以想主張經濟學在可能限度以內，應嚴格守住經驗科學的領域，而莫輕易去超越軸。而且相信在經驗的認識的領域內，形式論理到底是難于放棄的。」

十分對不起，這兒除表白完全的無知以外，還有甚麼意義？我們先前早說過，和辯證法的思惟相對立的東西就是形而上學的思惟，可是土方教授則認辯證法的思惟為『捨棄經驗的認識而進入於形而上學的領域。』馬克斯之「哲學之貧困」係由兩章構成的。其第二章題曰「經濟學之形而上學」，土方教授恐怕就是

在這裏認爲馬克斯主張着經濟學上的形而上學吧？

像我在前面引用了的具體的例子所明示着的一樣，憑着人體的現實的解剖，使吾人之經驗的認識愈深，則愈不得不達到所謂「人種的相異并非絕對的東西」的辯證法的結論。「兩極的對立，無理地固定了的分界或分類……這樣的對立或區別，在自然中間是有，可是，不過具有相對的妥當性。——這樣的認識成了辯證法地把握自然的核心。人們一面被自然科學上所累積的種種事實強制着，於是達到這樣的認識」。恩格斯此言之正確性，正是科學的認識之歷年進步所証實的。土方教授已說過，「在可能限度內嚴格守住經驗科學的領域」，可是教授果能忠實地往前累積着這樣的經驗的認識，則我敢豫言，教授終有被強制着應去採用辯證法的論理的日子到來。我更敢同時豫言，教授在感到這樣的強制以前，必仍然站在形式論理的領域裏。何故呢？因爲如馬克斯所說，「辯證法在其合理的姿態上，對於布爾喬亞及其空論的代辯者們是一個苦悶，也是一個恐怖。」如後面

還要說到的，辯證法「在其本質上是批判的，也是革命的。」如果向革命的見地進展，是一種恐怖，那末誰都不得不「嚴守」非辯證法的領域。辯證法到底不是自動規定爲布爾喬亞之空論的代辯者的大學教授所能理解的，倒是從要求改造社會的勞働階級間，才能找出真正的理解者的原故就在乎此。

把辯證法的思惟認作放棄經驗之認識的土方教授的見解，根本錯誤。列寧說，馬克斯的經濟理論是基于「他研究二十五年以上的豐富的材料，實際的資料的。」資本論中所展開的辯証法的思惟過程，不過是名叫商品生產社會的客觀世界之現實運動的，向着人類頭腦的忠實的反映。職此之故，「資本制度之歷史，完全證實着關於資本社會發展的諸法則，以及必導資本家的全體系于崩潰的資本社會之諸矛盾的馬克斯學說。」

x

x

x

x

土方教授又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最後應成爲問題的乃是辯證法原來和思

惟之另一法則的形式論理立于怎樣的關係上呢？這是應立刻發生疑問的」。關於這層，仙摘錄了若干蒲列哈洛夫的語句之後，隨即繼續說道，「如此直至怎樣的處所能適用形式的論理？此外甚麼處所能適用辯證法論理呢？這區劃的限界不明瞭」。（前揭書七二——三頁）即在此處，也并不是蒲列哈洛夫的議論的混淆，原不過士方教授自己不能理解罷了。我欲對這問題更作簡略之一言。

列寧曾經說道：「杯子(Чаша)自然是玻璃做的圓筒，用以飲茶的器具。然而杯子不僅具有二種屬性，特徵，或方面，而是具有無數屬性，特徵，方面，與其他全世界之相互關係，以及「媒介」的。杯子可以用作投擲，而有分量的對象物。杯子又能當作壓紙的東西，或盛蝴蝶的東西用的，牠更可以從用作喝茶，從玻璃做的，其形如圓筒等完全脫離關係，而可以當作藝術的彫刻或繪畫的物件，具有高貴價值的。……在學校初級班裏我們不得不姑止于這裏的形式論理，採取形式的各種定義，為最被普遍使用的，或最常惹人注目的事所牽引，止于最平凡的

定義。倘若我們這時採取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定義，將牠偶然統一着（圓筒形與飲茶之具）我們就得了表示對象物之若干方面的折衷主義，然而這定義除自身以外甚麼也不是。辯証法的論理要求我們更前進一步。人們爲得現實地認識對象，就非把握并探究牠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及「媒介」不可。我們決難完全成就這定義吧，可是整個性的要求能防止我們的誤謬與硬化」。（河上譯「事項別列寧選集」）。

問題極明白，形式論理是「初級班裡不得不姑止于這裏的」初步論理，較辯証法的論理爲低級的，不完全的論理。牠祇在一定界限內有妥當性。因此之故，辯証法，正如土方教授所引用着的蒲列哈洛夫的說法一樣，——「并非排除形式論理，而不過排除形而上學賦與于其法則上的絕對妥當性」。

例如，所謂日本人在人種上劣于西洋人的一面的立言，是在關於長掌筋一方面的限度內方屬妥當，再則日本人優于西洋人同樣一面的另一立言是在關於長躡筋

的那一方面的限度內方屬妥當。再如，在初等數學裏，直線和曲線決不相同。對立物之同一性在那裏不能成爲問題。然而「微分學，不管人類常識的一切抗議，認直線和曲線在一定狀態之下是相同的。而且因着那個原故，固執地否認直線和曲線是相同的，人類的常識，硬完成了決不能成就的結果」。（反杜林）

一部分的片面的認識，在一定範圍以內是有相當效用的。不論怎樣的曲線，如只取其一小部分觀之，則常爲一直線。例如地球縱係一圓球，在我們欲建一房屋於小小的地面上時，則不妨將那地面看做平面。事雖如是，但苟有因此而主張地球爲扁平的，吾人必指其爲「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愚漢」。

故凡「嚴守」形式論理者即無異乎嚴守初等的智識。如此則引致對於根本法則閉目無視的結果。例如有絲於此，其一端爲紅色，漸近中央漸成紫色，過中央漸近他端漸成青色，但我們若只取其極小之一部分而次第看去，則通前至後恐全然不能看到顏色的變化。與此相同，即如社會運動（變動）過程，如寸斷之而僅

作局部的觀察，則恐將視社會爲靜止似的吧。於是一切變化與變動完全逸出于吾人認識之外。我會說，「社會是動的，現代社會方將大動特動而未已。」因此在觀念地否認此運動之中，正存着布爾喬亞之空論的代辯者們的任務，唯其如此，他們無論如何不得不「嚴守」初等論理，又正因如此，經濟學在屬於布爾喬亞的範圍以內，換言之，在以現在資本社會之永久存續爲神聖的理論的前提範圍以內，含有到底不能當作科學而發展的理由。

事情既然如此，故苟有願爲布爾喬亞熱心服務的學者，則當作他的任務之一，務必將辯証法——爲布爾喬亞之一苦悶、恐怖的辯証法——從大眾的目前加以蒙蔽。這正如以初等數學知識排擊高等數學，或以大學之地基爲扁平之事實而否認地球爲一球體一樣，是全然悖理的勾當，因此，像你所看到的一樣，縱具有土方教授之才之美，實際上，除播弄了極醜陋的議論以外，并無其他方法可想。

關於辯証法一層，截至此刻，還沒有盡興地說完，然而預計之篇幅却已完了

，因此餘下來的只有留待下回說去好了。我打算說的事項很多，所以總想趕快往前進行，但因辯證法的唯物論原爲我輩世界觀社會觀之基礎，因此似乎又有略略多費些時間的必要。

x
x
x
x

(附言) 前回因爲說到空想的社會主義者，順便爲表明在日本也有過這種運動的萌芽起見，曾經提起過武者小路氏的「新村」。氏于二月二十七八兩日的讀賣新聞上，發表了題曰「與河上博士」的短篇文章。一讀該篇，即知所謂新村「乃是在社會主義以後，憑着不能滿足社會主義的人們而產生的，正在發揚滋生着的東西，與十年前的理由有所不同」。即在十年前以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的模樣而出現的武者小路氏，現在正辯證法地轉化爲其反對物。在階級社會裏，客觀的諸關係常常使人不顧自身之意欲，而演着反動的行爲，我們在此又可以看出爲其一例的武者小路氏。他說，「我們被今日人類意志之支配而生存着」。十年前

固無論矣，即在階級鬥爭極端尖銳化的今日，他仍不自覺得所謂被人類意志支配而生存一語是怎樣荒謬絕倫。大凡支配階級社會的總是支配階級的意志。資本案地主之階級的意志和勞動者農民之階級的意志是互相對立的。今日之世界正分裂爲布爾喬亞和普羅列塔里亞兩個陣營。在這樣的時代還口口聲聲稱着抽象的人類意志的人們，便是在「超乎階級」的招牌之下，而代表着布爾喬亞意志的僧侶主義者。他又說，「新村的想法是否和歐文或富立葉相似則不得而知。在歐文富立葉間，人類之意志恐怕也生存着吧。他們所以中途停滯，不能發展，也許有他種理由。」聖西門，歐文，富立葉，因爲所生的時代尙早，從普羅解放自身，以至同時當作負有解放全被壓迫民衆之歷史使命的階級，出現于歷史的時代尙未到來，所以他們不是以解放一階級爲目的，而是以解放全人類爲目的。這是因爲他們不能超越歷史的柵欄，然而超越歷史的柵欄，又豈是凡夫所能容易辦到的？可是在普羅列塔里亞浴着槍林彈雨，當作整個被壓迫民衆的代表者，已經露頭角于歷史

的舞臺，普羅革命之勃發已登上日程之今朝，倘猶有懷抱一八〇〇年代所不能避免的思想的人，則其人非企圖逆轉歷史車輪的反動家而何？因此，請看！聖西門，富立葉，歐文等偉大的空想主義者的思想，到後來就成了馬克斯主義所承繼的主要遺產之一，及至今日之武者小路氏則完全轉化為社會主義的反抗者了。誠如武者小路氏所言，在階級鬭爭尖銳化了的今日，「與十年前的理由完全不同」，往昔偉大的空想主義者和今日武者小路氏并非同出一轍者也有「他種理由」。他又說，「鄙人等日益以為只有新村才具有救日本救中國救人類的力量。……我想指給博士看看，贊成新村的青年同志正在滋生。願博士善為攝生，精神健旺」。曾于瞬息之間宣言拯救全人類的武者小路先生，時至十年後之今日，轉而希望鄙人的生存，真算有了進步。我將從其忠告，善自攝養，力求長生，但我之所以如此者決非欲以有生之日目視日向新村方將生出的甚麼東西，却是為得目擊全世界普羅列塔里亞之歷史使命的年年實現化的過程。（一九二九年四月）。

新社會科學講話

第三回

這回非把辯證法的唯物論說完不可。但此處尚有一事必須略置一詞。

前回的話剛說完不久，山本宣治同志被人兇殺殞命。我在三月八日早晨趕回東京，那日午後參加在本鄉佛教青年會館的告別式（送葬式）。那送葬式的情形，大山郁夫同志曾爲文記誌。他說，「三月八日我們容納遺族的願望，將死者的遺骸用適合於階級勇士之死的鮮紅色的舊勞農黨黨旗——此爲其生前所熱愛之物——裹着，放入棺材，由同志們親手抬到本鄉佛教會館的祭壇上。在東京的遺族與滿堂群衆爲之執紼，行着嚴肅的送葬式。儀式進行中全場充滿着一種轟轟烈烈的悲壯悽愴之感。一方面表明他之死去，如何令生前對他無限敬愛信賴的日本戰鬥的勞農大衆感動奮發，一方面如實地反映了這些大衆對於資本家地主的殘暴的

反動政治，白色恐怖的橫行，以及社會民主主義者之叛變，懷着不堪抑制的憤激憎惡，和報復」。這真如此！最後五分間默禱時，全場吞聲飲淚，泣不可仰。細追同志站在我前面，我見他也忍不住哭做一團。這樣勇敢決死之士的，這樣場合的，這樣真誠之淚，真是稀有。在我過去五十年的生涯中，曾未見過如此的滿堂群眾在默禱中從心之深處而號泣着的送葬式。可是我們所流的熱淚中并無一點一滴是兒女式的情淚。正如大山同志所言，這正是我們對於爲着運動勇敢地作了可貴犧牲的同志的無限敬愛與銘感，同時是我們對於一切敵人懷着「不堪抑制的憤激憎惡和報復」的如實的反映。當時我站在遺骸的前面，想說幾句最後作別的話，剛開口說，「君所流的珍貴的熱血促起全國同志更深一層的覺悟，令斷然的鬥爭……」忽被監視的警官迫令中止。當時如能再有發言之自由，我打算接續說，「令斷然鬥爭之決意更增強千百倍」。我至今仍然確信，當日之言并非單是我的主觀希望的表白，而是儼然存在的客觀事實的表現。我們的陣營，是由不論敵人如何襲

擊，決不落膽沮喪的同志所構成的。我們每經一難，更將勇氣百倍，再接再厲！

大山同志再說，『我在去年勞動者農民黨結黨大會上，議長就職辭中，喝破了「我們所走向的地方是戰場是墓地」的語句。那時我確信，這并不僅描述我個人的感情，而是表白潛伏于全國數十萬同志之胸臆中的共同感情。所以當那天列席的千餘代表及旁聽者，應聲鼓掌，表示熱烈的共鳴和聲援的時候，我之此種確信更成爲決然無疑的了，』山本同志也是怒濤般鼓掌的一人。如大山同志所云，「我們與全國戰鬥的勞農大眾相偕，各人雖不知何時成爲白色恐怖的犧牲者而倒斃——此堅固之覺悟時時秘藏于各自之心的深處」。『山本之死無疑地是我們的不能容赦的錯過』，可是我們的陣營，因爲他的橫死却受了劃期的刺戟。我們不容再有一步的逡巡了。

長谷川如是閑君說，「如暗殺似的手段并不足以使無產階級運動萎縮凋殘，實足以促其激昂興奮，此則凡人皆深知者，山本宣治君之事件果然叫運動成爲大

受刺激的形勢」。不僅暗殺爲然，任何彈壓手段隨後均將變成一種令運動之健全發展成爲至當不移的刺激。因爲敵之陣營必陷于潰敗的途徑，我們必占住勝利的陣線。

大凡某種制度，已經終結了牠的歷史的任務，喪失了其繼續生存之社會的必然性以後，縱令爲防衛自己敢於施行猖狂暴厲的手段，這都是反足以自促其生命的東西。想無理地勉強維持既經喪失其繼續存在之社會必要性的制度一事，其自身必定在各方面愈益擴大爲該制度生存的障害。一方面對於現存制度之輕蔑與反叛的一切發現——牠隨着現存制度之社會根據的墜落而愈益頻繁——不得不發動軍警作嚴厲的苛刻的取締，同時他方面爲得這樣的取締所必需的費用勢必浩大，隨之，爲籌措這些費用起見，又必對大眾苛捐榨取，逐年增加稅收。而且凡此諸事愈益增高大眾之憤懣不平，煽煽爲顛覆現存事態之革命的情緒。在社會上已成無用甚或有害的制度，社會自身必把牠葬埋，否則社會全體就將喪亡了。瀕死的制度

之臨危時的一切猖狂悶燥，常常從社會機構的必然作用，離主動者之意志而獨立，甚至與其意志相反，却不得不轉化爲自促其死期之動力者，職此之故。這就是因爲隨着沒落期之迫近，有調遣一切軍警以自衛的必要，現象的表面上似乎表示得頑強有力，可是，不待煩言，該制度之物質基礎的本質上正變成極其脆弱了的證據。明治革命前的封建諸侯，每逢駕出必令民房閉戶，民衆跪坐地上，這種耀武揚威到底非往日之輕車簡從者可比，可是他們如此顯赫威揚的時候，正是他們不能免於顛覆之運命的明治革命的前夜。

總之，在必然沒落的運命上的東西，爲防衛自身愈出於猖狂悶燥，則愈加速其沒落的運命，培成自己之掘墓人。反之：逐漸佔領必然勝利之陣地的人們，卽令遭受如何的打擊，決不挫折消極。由本同志之死我們覺得無限可惜，我們陣線上沒了他自然損失不貲，不過，這損失，借長谷川君的話說來，決「不足以使無產階級運動萎縮凋殘」，反成了「運動之大刺激」。必勝軍之陣營裏如何的損失

也會立刻轉化爲其反對物，而其敵人則陷入一個進退維谷的窮境。採取放任政策，則運動會蔚然興起，反過來，愈去彈壓則愈會棘手。對於負有歷史使命的階級，一切事物無不亨通轉運，反之，對於喪失歷史使命的階級，則一切事物無不窮途末日。如此，歷史因着「自己運動」必進入於其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軌道。

在這樣的「自己運動」上，自發的開展上，爲把握世界一切進行的認識條件，獨有辯證法的唯物論是提供於我們的。我們唯有從這樣的觀點方能確信「社會主義將以鐵樣的必然性，從資本家的社會秩序裡孕育出來，再則我們的理想和目的是深邃地植根於資本社會之客觀的發展中的」。列寧常常在事態惡化的時節，用「落膽的同志呵！我們必定勝利」一語，以鼓舞其同志。蓄藏着如此確信的他心中，實在保有一個世界運動之理論反映的辯證法。——我的話還是說回頭，專談辯證唯物論的本題吧。

四 辯證法的唯物論（細論之二）

前回我把辯證法，主要地從事物之狀態，即靜的方面加了些說明，此番却非把牠從事物之運動，即動的方面加以說明不可。

從運動（變化，發展）上觀察事物時，我們常常發見對立的傾向之存在。茲舉許多流俗經濟學教科書中所用的效用遞減法則爲例以說明之。我們叫那能滿足人類何種慾望的物質屬性爲該物之有用性或效用。但此種物質之效用決非一成不變的。例如飢餓時的一碗飯，對於誰都有極大的效用。但一碗既畢，接連吃第二，三，四碗時，則其效用次第減少。於是既飽以後，繼續再吃時，則誰都非感痛苦不可。即以達到飽足之點爲境界，食物之效用轉化爲其反對物之非效用。這就是辯證法上所說的「飛躍」，「連續中的斷絕」，「向反對物的轉化」。茲更舉

一例。誰都知道，我們生病時所服用的藥品分量的規定是很謹嚴的。性質劇烈的藥品尤其如此。蓋因一切醫藥，尤其是劇烈性的藥，牠的分量，倘若超過了某程度，即全然轉化爲正反對的毒物。只因分量上的變化，起死回生的妙藥忽而品質大變，成爲殺人不眨眼的毒物。這裡所謂藥之變毒，正是同樣的「飛躍」，一物之「向其反對物之轉化」。這又叫做「從量到質之轉化」，詳言之，即黑格爾在論理上所發見的有名的法則，單單分量上的變化，一達某程度，則變爲品質上之差異的一個實例。不待說，量和質是對立的東西。然而此等對立物在一定條件之下變成同一的。這層就前述的食物或醫藥來看亦屬如是。好像說某物是有用物他物是有害物，再如說某物爲良藥他物爲毒品，這兒實在沒有難動的絕對的對立存在。此種區分概爲相對的，帶有條件的，在一定條件之下，那對立物變化爲同一物。合法的活動和非合法的活動，武裝和平和武力戰爭，諸如此類的對立也在一定條件之下互相轉合。這就是作爲辯證法中固有的最重要的契機的「對立物之同一性」。

列寧對於辯證法下了這樣的定義，「所謂辯證法者，是說明如何地，對立物得爲同一物，且係同一物？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對立物互相轉化爲同一物？何以人類之悟性不把此等對立物當作僵死的凝固的東西，却將牠當作生長的，附條件的，運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去觀察的學理」。他之所以下這樣的定義豈非因爲上述的原故嗎？

對立物之互相轉化是如何發生的呢？這是因爲自然和社會的一切事物之自身實含有相對立了的，互相排斥的，充滿矛盾的諸傾向。例如吃東西，抽香煙，固然感到愉快，但略加考察，便知這並非只享受純粹的快感，而別無弊病。比如爲得抽煙，有時煙氣衝進了眼睛，舌頭覺得苦味，牙齒手指染脂發黃，桌上落滿煙灰，這些我都覺得討厭。可是我調節調節煙的分量，不吸得太多，於是因着煙中「尼可廷」(nicotine)質的睡魔作用，覺得飄飄欲仙，當時的煩惱和疲倦頓時消殺，牠的總效果，我以爲確乎有些快感。然而我如果一連抽得太多，「尼可廷

「匪魔作用之快感漸次減退，其他一切不快之感有增無已，那末牠的總效果我以爲只是痛苦的一方面了。於是曩之嗜好物變爲今之憎惡品，實則烟草中最初就含有被人嗜好和被人憎惡的屬性，換句話，即含有「充滿矛盾，互相排斥，對立的諸傾向」。如此，一切事物，其自身實包含着能引致自己之否定的要素，因此，牠是在牠的運動過程中，終於否定自身的。如是肯定轉化爲其反對物的否定。然而從否定被重新定立的肯定，後來又再否定自身。辯證法上所謂「否定之否定」是由此而生的。

我在此地引用一個爲人所樂道的恩格斯的麥粒之例。恩格斯說，「茲以麥粒爲例，無數麥粒可以磨成粉，釀造麵包而被消費。但這樣一粒麥，如果發見對於牠的正常的諸條件，落在適宜的土壤上，因爲溫度和濕氣，在牠身上就起了特殊的變化。牠發芽，麥粒則已消滅而非麥粒了，牠被否定了，從牠身上發生的植物——麥粒之否定——取而代之。然而此植物之普通的生涯又如何呢？牠成長，

開花，結實，最後又生出無數的麥粒，於是麥粒一成熟，莖葉便隨即枯槁，那方面又被否定。當作如此否定之否定的結果，我們又獲得了最初的麥粒，但這回不止一粒，而是十倍，二十倍，三十倍之多。穀物之種類變化甚為緩慢，故今日之麥粒與百年前者殆無不同。但我們若把觀賞植物，例加蘭，菊之類拿來看看，則如此否定之否定的結果，我們并非單單收獲些為數較夥的種子，而是收獲了許多能開放更鮮艷之花的，被改良的種子，在此等過程之每次反覆中，每回重新之否定之否定中，如此的完成愈益增長增高」。（反杜林）

麥粒如果被磨成細粉，釀成麵包，啤酒，為人們喫掉了，麥粒之發展過程就被妨阻了。牠唯有落在適宜的土壤上，放在相當的溫度和水分之下，才能發揮其自身所蘊藏的否定自己的機能，自己發芽生長。唯有用了這方法，麥粒才能「自己運動」。

此等否定方法，以及當作否定之結果（再則否定之否定的結果）而生出的產

物，按照各種事物各各懸殊。那是怎樣的東西呢？那只有現實的事實才能指定。「在微分學上，從負根作正的自乘，用不同的方法被否定，與一切其他場合相同，那事非根據事實學習不可。單單俱有屬於麥莖，乃至微分之否定的知識，則既不能優于植麥，復不能長于微分積分」。（反杜林）再則在麥粒之場合，當作否定之否定的結果，再得到最初的麥粒，然而縱令在此場合，後來得到的東西并非與最初之物品質完全相同。隨着場合的不同，當作否定之否定的結果，且生出與最初之物顯然相異的產物。例如，單純的商品否定自己成爲貨幣，單純的貨幣再否定自己成爲資本。此場合，資本并非復歸于原來的單純的商品。再如，在溫度漸次高升的狀態之下，冰被否定而爲水，水又被否定而爲氣，在此場合，爲否定之否定的產物的蒸氣，與最初出發點之冰的品質相去懸殊。我在前面說過，「辯証法論理上的對立物，和形式論理的對立物，有一致的，有不一致的，一切皆由被作爲問題的具體對象的客觀性質去決定」，這是此處應再被想起的。

要之，向反對物的轉化，從量到質的轉化，否定之否定的進行，乃係由于自然的（狹義的自然，社會，思維的），一切現象和進行中，含有充滿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諸傾向，且由一切事物之發展其自身含有必至否定自己之發展的傾向。但在形而上學的見解上，則無法看出此等對立的諸傾向。因為那是在此諸傾向中單獨抽出某物而固執着的。故此見解看來，現象務必當作不能轉化為其反對物的東西而出現的，發展則只當作在同質之現象的或被擴大或被縮小的規模上之繼續而出現的。從此等見地上所看到的發展中，不能有飛躍亦不能有向反對物之轉化。關於此點，蒲列哈洛夫說過下面的話：「形而上學者，斷言在自然裡，在歷史上，沒有飛躍的存在。他們在討論某現象或某社會制度之發生時，總以為此現象或制度，曾經是極微小的東西，為肉眼所看不到，嗣後才徐徐長成起來的。因此談到此現象及制度之消滅時，他們掉過頭來，假定現象及制度繼續減小一直到完全不能認清，須用顯微鏡去照了。被這樣認識着的進化完全沒有說明一

點甚麼，這是除掉在現象中的量的變化以外甚麼也沒有被他們介意」。(史的一元論)列寧把關於發展一事的形而上學的見解和辯證法的見解看作如此的對立：「關於進化，發展，有二個基本的(再則可能的或歷史地出現的)見解。一為當作縮小或擴大的，反覆的發展，二為當作對立物之統一的發展。(與統一物的相排斥向對立物之分裂的相互關係)。前一見解是死了的，無意識的，乾枯的東西，後者則為生存着的。唯後者對於一切實在的東西的「自己運動」之理解提供了鎖鑰。唯有牠對於「飛躍的，連續上的斷絕」的，「向反對物之轉化」的，舊物之消滅，新物之成立的理解，提供了鎖鑰」。(列寧之辯證法)

土方成美教授說，「何以用辯證法才能在流動變化的過程上，把握事物，不用辯證法則不能把握呢？回顧經濟學之歷史，正統派的經濟學確然着重于討論資本主義經濟之組織內諸現象間的關係。再則奧大利學派，特別以價值之成立，價格之決定為議論之中心，隨之，對於經濟組織之變革等等問題則未甚注意一層，

亦係事實。雖然如此，但仍不能謂爲不會回顧到歷史的何等變遷。無論如何，已往的經濟史并未多多看見當作辯證法之發展的歷史，可是因爲此點，遽稱從來的經濟史完全沒有把握到歷史的變化發展則實係不可」。(一九二九年四月號「中央公論」所載「經濟學與辯證法」)。我們并不以爲正統學派奧大利學派，乃至土方氏所稱的實證學派，「沒有回顧怎樣的歷史變化」，也不是說「從來之經濟史完全沒有把握到歷史的變化」。照列寧說，「關於發展有兩個基本見解」。我們所說的是除掉將社會之發展看作小孩漸漸長成大人似的理解以外，別無所知的見解；即「當作縮小及擴大或反覆的發展」的見解，——爲列寧所指之一，土方氏等則只能認識這樣的發展——是「死了的，無意識的，乾枯的東西」。問題是存在于發展過程上是否能認識「飛躍」，「連續中之斷絕」，「向反對物之轉化」，「舊物之消滅，新物之成立」一層上。

如前所述，用辯證法去思惟的人不肯輕易滿足于肯定的結論，他在思惟之對

象中，去探求有無和最初一瞥時因此對象而表示出來的東西相矛盾的質和力。因此唯有辯證法的觀察才能明于「各種現象因着約制自己之存在的力量的作用，不論遲速，終久必轉化爲自身之對立物」。因此緣故，所以恩格斯說，「在辯證法的哲學之前，凡極端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一樣也沒有。那即是隨着一切事物，或在一切事物之上，無不呈現消滅性。站在牠前面的東西，除生成與滅亡的，從下向上無限前進的，不絕的過程以外，甚麼也不是的，再則此等過程的，向思惟着的頭腦的，單純的反映，即是辯證法的哲學」。——（費爾巴哈論）

辯證法在世界萬物之前，一無例外，概行宣告其必歸消滅的死刑。在牠前面，極端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一無所有。事實上，世界萬物莫不如此，辯證法則不外此等既成事實向人類頭腦的反映，然辯證法既絲毫不容許所謂萬世不變的東西，那末牠正是爲世界各國的布爾喬亞及其代辯者們所痛心疾首的，再則，在日本也是爲正在進行社會民主主義的一班人所苦悶而且不得不忌憚的東

西。

「資本論」第二版跋文上，馬克斯如次之名言，於是完全成了我們所能理解的東西。——「辯證法在牠的合理的情形之下，對於布爾喬亞和其空論的代辯者們是一個苦惱。何故呢？因為辯証法，在現存事物之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含有牠的否定的，必然沒落的理解；將一切生成了的形態，在流動方面去把握，因此也就是從暫時的方面加以把握；甚麼東西也不能叫牠屈伏，牠的本質上是批判的，革命的」！

此處所謂「在現存事物之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含有牠的否定的，必然沒落的理解」，其意思不止單單認識存于該事物中的自己肯定之傾向，同時更認識該物之反對物，或自己否定之傾向，因此把該事物當作對立物之統一，把牠的發展當作此對立物之鬥爭過程，去把握住，隨之更明瞭該事物，爲着其中含有矛盾，或遲或早必定向自身之對立物轉化。因此那就在「流動」中把握一切事物，在

牠的前面任何一件金鋼不壞的東西都沒有。因此凡想用辯證法去思惟的人，借黑格爾一句話，必需要有「任在怎樣的結局之前毫不躊躇」的精神和覺悟！所以馬克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結尾，引用但丁神曲地獄篇中之一句——「在這裡不得不放下一切恐懼。一切怯懦在這裡不得不死去。」——說「科學的入口，也和地獄的入口一模一樣，不得不揭出這樣的要求」。那末騎牆派的卑怯者，縱令勉強來到了科學的入口，也非在此地永久逡巡不可。好吧，卑怯者要走開就走吧！讓辯證法的唯物論者獨自來入地獄吧！

辯證法是要從根本上把握事物，牠是這般徹底的東西。牠在因着黑格爾之手而被神秘化了的形態所蒙蔽的範圍以內，把現存事物看作神聖化了，因此得以在德意志流行一時，然而牠的本質，牠的核心却是如此的批判的，如此的革命的。布爾喬亞的教授們在牠的前面固然畏首畏尾，即一切社會民主主義者，在他們能被何物所威伏的範圍以內，到底不能真實地接近辯證法。因為在怎樣的結局之前

絲毫不許躊躇的辯証法的面前，縱令單單承認了一樣例如想承認國家之某物爲永久的東西的社會民主主義也不能存在。

x
x
x
x

話說萬物是流轉不已的，怎樣的現象也非終久否定自己不可，怎樣善良的制度最後也非轉化到牠的反對物，有害物不可，既然如此，那末我們在頭腦中想去計劃一個對於各時代各民族而皆準確的理想社會的組織，是如何不可能的而且徒勞無益的事，豈不瞭如指掌。辯証法認識一切事物在一定的時代一定的場所有其生存之必然性。這就是牠的保守的方面。但辯証法同時又認識一切事物隨後必然沒落。這就是與保守方面相對立的革命的方面。如此辯証法排除一切烏托邦。因之社會主義之教義的成效——如列寧之言——唯有在放棄關於發明適合人類本性（利己心，無限欲望）之社會條件的考察，而從事于現實之社會諸關係的辯証法的分析，即從事于現代擇取制度之必然性及其沒落性之洞察的場合，方能存在。

唯其如此，故馬克斯之主要著作「資本論」，只竭全力證明資本家的社會的必然性，發見此資本社會中所包含着的，而且不得不引致此資本社會之必然沒落的，諸要素，說到對於未來社會之展望則止于極其一般的暗示。不待說，我們現在生活于較馬克斯寫資本論之時代遙為進步的世界，例如無產者之專政——馬氏生時除巴黎公社外不曾看過的新國家形態——已在占領世界六分之一的地域內生長發揚着。這就是如馬克斯所說「一國民不得不仿效他國民，而且得以倣效」的時代。故我們今天，關於從資本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期的諸樣式，在某一部份上，較之馬克斯在資本論中所給與的一般暗示，更能得到具體的結論。這不外現實社會更進步了的原故。至於所謂尋求將產生未來社會之諸要素于現實社會自體中的我們的態度，則毫無搖動，亦不得有所搖動。

五 辯証法的唯物論（細論之三）

以上我提綱挈領地說了一番關於辯証法的話，單就以上所述的看去，也可知辯証法的本質是建立于唯物論之基礎上的。

我在前回，爲得說明何以辯証法的認識是必然的東西起見，曾經引用了足立博士的軟部人類學。如上面所詳細闡明似的，博士之所以不期然而到達了辯証法之結論，實係博士對於實際材料作了數十年堅忍不拔的繼續觀察的結果。博士的一部分研究最近發表出來了，（前次所引用的講演速記不過是從一二行實際資料中選出來的）那書裝成巨冊，共八百頁，重約七八斤，在圖書館裏也非特別陳列不可。然而這不過博士所蒐材料的僅少的一部分，如果全部材料同樣付梓，恐怕會成絕大的篇幅吧，不待解說，博士之結論決非在書桌前單從腦袋裏抽象出來的

，而是從客觀世界中發現出來的，是外界現象之忠實的反映，這是比甚麼都更有力的証據。

辯證法，在自然界中通過無數錯綜變化把自己貫徹着，復次，又在人類歷史上也把外觀上偶然見到的一切事故支配着。於是這自然其物社會其物中，客觀地存在着的事物之性質，在人類思惟之發展史中，——經過赫拉頤利圖斯，柏拉圖，亞力士多德，以至于黑格爾，一系相承——次第達到深思的人類的意識裏的東西，不待煩言就是在思惟中的辯證法。此等辯證法一般的運動形態，因為人類思惟之發展的結果，遂假黑格爾之手以至于『用概括的，意識的方法被敘述出來』。自然及社會之辯證法的性質，從必然反映于人類頭腦以前很久，早就斷片地無意識地，促進了辯證法的思惟的形成，至于有意識地用一定形態把這些東西包羅起來，實係黑格爾之功績。故馬克斯推崇他爲『偉大的思想家』，公然承認是他的弟子。可是我們在此必須記取的，即此等辯證法之一的運動形態，并非黑格爾單從他

的頭腦裏發明的，不待說却不外從外界事物之觀察而發現的。因爲那不是他發明的，而是發現的，加之唯有在那範圍以內才是正確的，於是他爲使此發現正確起見，非有學富五車的知識與天才不可。但黑格爾之根本缺陷端在他把來自外界的東西，看作何等天外飛來的神秘。他將自然界歷史界中所表現的辯證法的發展，看爲『從遠古不知何處而來的，且常和一切用思慮的人類的頭腦不生關係，獨自流行着的概念之自己運動的寫照。』他顛倒了主客的關係。從實在的東西到觀念的東西之進程，被他翻過來，代以從觀念的東西到實在的東西之進程。他不以爲實在之物產生觀念之物，反以觀念之物產生實在之物。他不管卡墨拉的照像是外物的反映，却謂外物由卡墨拉的映像而生。所以那是極神秘的東西。辯證法雖則經過黑格爾之手「始用概括的，意識的方法被敘述出來」，同時却成了爲迷雲霧所籠罩着的東西了。故「最後，黑格爾的體系，無論在方法上在內容上，不外是一個被顛倒爲觀念論的唯物論」。（恩格斯費爾巴哈論）

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偉大功業，厥在翻轉觀念論的辯證法，使其轉化爲其反對物之辯證法的唯物論。故馬克斯說：「我的辯證法，根本上，不僅異於黑格爾的，寧是和牠正反對的。對於黑格爾，在其觀念之名下一直轉化爲一個獨立的主體的他那思惟過程，是現實的東西的創造主，現實的東西不過做了此思惟過程之外的現象。我則反乎此，認爲觀念的東西，不外被移置於人類頭腦中的物質的東西。」（資本論第二版跋文）即馬克斯與黑格爾相反，認世界之發展是物質的自己運動。他「把頭腦裏的概念，唯物論地，看作實在事物之模影。」像從遠古不知何處而來的成爲自己運動的，被黑格爾神祕化的「概念」，對於馬氏則不外存於人類頭腦以外的「物質」的自己運動，反映於人類頭腦而生的。不是盡了思惟過程，實現的東西乃被創造出來，反是物質的東西被移置於人類頭腦中，——例如映於卡墨拉之物像，左右移置，上下倒換，——牠成了人類的概念。不是所謂地球之觀念生出所謂地球的物質，而是先有地球物質之存在，牠反映於人類頭腦然後生出

地球的觀念。馬克斯有見於此，故曰：「在黑格爾手中，辯證法倒立着，我們爲在神祕的外皮裏找出合理的核心起見，非將牠倒換過來不可。」然而所謂剝去黑格爾辯證法之神祕外衣以後，辯證法的合理的核心就被發見了者，實因黑格爾之辯證法，不拘其觀念論之外皮，原來是根據有百科全書似的豐富的（即在保有詳細材料之下面行着的）唯物論的觀察。我屢次引用了足立博士的軟部人類學的研究，牠的結論，不期然而然地利用到了成爲辯證法的命題的事物，憑此一例在某程度以內誰都首肯似的，在我們之思惟以前既成的客觀世界，——外的現象——因爲牠是辯證法的，所以他在思惟裏的忠實的反映也非辯證法的不可。如此的辯證法因係忠實的客觀世界的反映，故正確無訛，在我們的實踐上是有用的。卽「唯物論在本質上原是辯證法的」（反杜林）「在我們的辯證法的根底上，存有唯物論的自然觀。前者被後者所支持，後者倒坍，前者亦難免於難。」（蒲列哈洛夫）「馬克斯主義之根本問題」黑格爾之觀念論辯證法的自身中含着矛盾，因爲牠自身又從而成爲辯證法

的運動，其內部實含有應轉化為其反對物——馬克斯唯物的辯證法——的契機。

x
x
x
x

然則觀念論與唯物論之對立究在何處？按恩格斯之言，端在「思惟之對存在，精神之對自然的關係一問題，即全哲學之此最高問題」之答復上，而有所區別。」「對於自然（或物質）主張精神（或思惟）之本源性，隨之在結局上認許何等種類之世界創造的人們，——此創造，在哲學者，例如黑格爾的手中，往往比基督教中的創造更屬荒唐無稽的東西——形成觀念論的陣營。凡主張自然為本源的人們，則屬於唯物論的各種流派。觀念論和唯物論的兩個表現，原來除此以外別無他意。」（費爾巴哈論）

列寧稱此為「異常正確抑且深刻的考察」，他所著的「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通篇都是站在這見地上的。他說：

「路德維格，費爾巴哈，是盡人皆知的唯物論者。馬克斯恩格斯通過彼之諸

著作，亦爲人所共知地，從黑格爾之觀念論移於他們自己的唯物論的哲學。費爾巴哈在反駁 R 海滿一文中，這樣說：

「不爲人類乃至意識之對象的自然，雖然怎樣對於思辨哲學，至少對於觀念論，是康德式的物的自體，是無現實性的抽象，然而此自然，無待詳言，是引致觀念論之破綻的。自然科學至少從現在之見地，必然引導吾人達到如次之點，——即在人類存在之諸條件尙未完備的當時，亦即自然界或地球尙未爲人類之肉眼和意識的題目的當時，到達所謂自然是真正絕對地非人間的存在之點。……」

「試看，費爾巴哈，關於唯物論和觀念論，從人類以前之自然的觀點着手，如是地考察着」。——（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據費爾巴哈之意見，則此地球在人類尙未發生前即已存在一層，乃無可疑議的事實，隨之，此地球脫離人類乃至人類意識而獨立一層，亦爲無可疑之事實。這是存在並非生於思惟的最良證據。所以他說，「思惟對於存在之真正關係，存在

爲主語，思惟爲客語。思惟由存在而生，存在非從思惟而出。」（費氏全集）。

地球和日月星辰不是從人們的腦壳裏長出來的。人類固無論矣，即一切生物尚未發生於地球表面以前，地球自身老早就生存着。從那時候往後很久，這地球上始發生人類，地球和日月星辰反映於頭腦，這就成了人類之意識或觀念，這是極易了解的。其次地球日月星辰及其他一切外物無不是被辯證法地構成的，且行着辯證法的運動，因此當作此等外象向人類頭腦的忠實反映的思惟，亦非辯證法的不可。這也是不難理解的。

所以關於「否定之否定」一層，恩格斯說，那是「甚爲簡單，隨時隨地進行着的，如果我們一旦把隱藏着牠的秘密箱取去之後，那是怎樣的髻齡稚子都能了解的」。〔反杜林〕真的，只要我們一旦拔出于污泥池沼的觀念論，立脚于唯物論之見地，則「一切奧妙的哲學的問題，在極簡單的一個經驗的事實中解消了」

。（德意志觀念形態論）故爲布爾喬亞哲學之極端煩瑣艱深所習慣的，總以哲學

爲這樣麻煩東西的人們，偶然看見馬克斯主義哲學之平易明快，便晃然過去被狐狸蠱惑了，真理是可以了解且易于了解的。普羅之哲學爲普羅所能懂，反之布爾喬亞之哲學則恐非易易了。何故呢？是因布爾喬亞哲學——各個哲學者自身之主觀意圖縱或不同，而客觀上，——以不危害布爾喬亞之階級利益爲思惟之界限，於是被若干事物之絕對化，神聖化所強制，因此在辯證法前發抖，在唯物論前發抖，其結果或有意或無意吐出章魚之墨叶，以隱蔽事物之真正本體。如此牠代替忠實的科學的認識，成了產生信仰，宗教，僧侶主義的微妙東西，吾人決不可爲凡此諸物所欺騙。列寧說：「對於在特殊領域——化學物理學——裏能有大成績的教授們，如果問題轉到哲學方面，那末我們一句話也不可相信。這正如在經濟學的特殊範圍裏有大成績的經濟學教授，一旦涉及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則一句話也不堪置信一樣。蓋經濟學在近代社會內部，是和認識論不相上下的一種黨派的科學。大致說來，經濟學教授們實不外資本家階級的有學識的大掌櫃，而哲學教授

們又不外神學者中有學識的大掌櫃罷了」。(列寧選集)

六 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批判之批判

我在本談話的前面說過：「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土方成美氏，是日本經濟學界的第一勇者。他屢屢在極疏懈的準備之下，向馬克斯主義衝鋒襲擊，每次在我們前面幹出那非膽大妄爲者拿不出來的本領」。於是作爲證據之一，我對於他在近著「經濟學總論」中關於唯物辯證法之批判，加了若干評語。而他好像還要補足些這樣的證據似的，又在和改造雜誌同時發行的「中央公論」上，發表了題目「經濟學和辯證法」的論文。據列寧說，在特殊事實的研究上縱令成績昭著的經濟學教授，如果一旦涉及經濟學的一般理論，恐一言亦難置信。再則在特殊領域裏縱有價值甚高之成績的自然科學教授們，如果問題涉及哲學方面，那末他們的言論恐

一句也不可相信。無論如何土方成美氏總不愧爲一個經濟學教授，現在他居然談到哲學。若列寧之言真實不虛，則從任何方面看來，土方之言恐無足信之理。比如他自己也反復說：「要之關於辯證法正如剛才陳述過的，本無對之作根本批判的打算，亦不得不率直表白能力之欠缺」。窺其意或專爲證明此點而發表這篇論文亦未可知，茲特順筆，略爲一言。

布爾喬亞的學者們——縱令長年專攻哲學的人——所以不能真正把握辯證法者，實因彼等站在觀念論之立場，這是根本病源。

土方氏在論文上劈頭便說：「辯證法的特色，據說是牠的綜合性，絕對否定性，實在性。此等特色果係辯證法所單獨固有的嗎？好，縱令這是辯證法單獨固有的，然把牠適用於具體的經濟現象時，究竟能使吾人對於經濟的理解加深多少？特別是後者的問題以下要與以考究」。這是他自己選擇的問題。單憑這樣提出問題的方法，便馬上表明了他對辯證法的莫明其妙。茲引恩格斯批評杜林之言一

段如左：

「在他，非從外界，而是從思惟，所導出的形式的諸原理是問題之所在，那些原理是應適用於自然及人類領域裏的，隨之自然及人類應依從此等原理。但思惟是從那裏取出此等原理來的呢？是從思惟的自身嗎？曰否，……在這裏，存在的，外界的，諸形態是問題之所在，思惟決不能從自身，唯有從外界，才能察知導出此等形態。事情既如此，則全關係（與杜林所想者）適得其反。諸原理不是研究的出發點，却是牠的最後的產物。這些不是能適用於人類史上的，毋寧是從自然及人類史上抽出的。不是自然或人類世界依從諸原理，毋寧是諸原理唯有和自然及歷史一致時方係正確」。（反杜林）

土方氏以「適用辯證法于具體的經濟現象時究能使吾人對於經濟的理解加深多少」當作問題。可是辯證法原來并非如土方氏所領會似的能適用於現象上的東西，反是從現象上抽出的。他說高唱把握辯證法「恐不免有動輒使人陷于暈迷混

池之虞」，實則他的立論壓根兒就陷于「暈迷混沌」了。

茲爲易于明瞭起見，重引軟部人類學一問題爲例。比如我們對於所謂關於長掌筋日本人劣于西洋人一命題，能够樹立所謂關於長掌筋日本人優于西洋人，和前一命題恰相矛盾的另一命題之原因，乃不過我們對於多數屍體實際研究後的結果。所以假定關於長掌筋，日本人劣于西洋人一層縱爲既有之知識，我們在此場合決不能從「適用」矛盾之論理，以爲與既知之命題相矛盾的命題也係正確似的，僅用腦子的推理，憑空擬出所謂關於長掌筋日本人較優的第二命題。辯證法是客觀世界的論理。牠唯有從客觀世界才能「察知」，「導出」，「抽象」，而不是相反地應「適用」于客觀世界。在土方氏智不及此的範圍裏，所以他常常無止境地埋頭于「開陳素朴的疑問」。（借用氏之原語）。

茲就氏所提出的二三素朴的疑問，略費數言。

土方氏在該論文之第一節有這樣的話：

六 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批判之批判

「如以所謂綜合性為基於論理之本質的東西，則甲為甲，而不是非甲。如所謂 A 為 A，A 不是非 A 之自同律，矛盾律，也不是在同一平面而被廢棄的，唯有在較高平面時，低次平面的矛盾對立才代替反對定立，我認田邊博士之說為正確。某物夜為白色，晝為黃色，如同時謂此物為白色黃色則係矛盾。即在同一的夜裏，同時以這兩個述語連於主語而定立時，則確係矛盾。如姑在包含晝夜兩者之立場去看，所謂此物夜白晝黃，似無何等矛盾。」

氏在此提供的「素朴的疑問」究作何解，頗費周章。大概總是這樣的意思吧：所謂「甲為非甲」一事，在同一平面，則係矛盾，不得成立。但若自較高之平面觀之，則「甲為非甲」亦可當作無矛盾而得成立。例如謂某物為白色同時亦為黃色則是矛盾，但如謂該物夜呈白色晝呈黃色則非矛盾。即在矛盾之論理上的兩個立言，「如以所在之平面為不同，則似無甚困難。」本人對辯証法上的矛盾作如是觀，氏之主張似不外此。

士方氏慣常害怕着矛盾。然而如上所述一切事物又偏偏是由充滿着矛盾的成
分而成立的。換言之，對立物之統一乃是通過自然，社會，及思惟之一切的，極
其普通的法則。那是客觀世界自身的法則，又因自然及社會自身是由一切對立物
構成的，所以那又成爲如此客觀世界反映於吾人頭腦的思惟法則。因此若縝密考
察，則「辯証法」一般是人類認識裏固有的東西」。我們「在一切任意之定言裏，
能發見辯証法的一切要素的胚胎」。「例如，以樹葉爲青色，約翰爲人，斯畢茲爲
狗等等任意之定言爲始，於是我們既已在此處（如黑格爾天才地認識了）拿了所謂
個別的東西是普遍的東西似的一個辯證法。」（列寧）此處，約翰不過是一個人，
他以外尚有無數的人。斯畢茲不過是波每拉安種的狗，此外尚有多種之狗。因此
約翰是個別的，人是普遍的，斯畢茲是個別的，狗是普遍的。隨之所謂約翰爲人
，斯畢茲爲狗，乃是個別的東西爲普遍的東西，（即個別之物的反對物），這不
待解釋，即所謂甲爲非甲。如此不論在怎樣隨意的定言裏，（只要不是無內容的

同義反覆）爲土方氏所最忌憚的矛盾是時常包含着。據土方氏之意見，則謂某物是白色同時是黃色乃屬矛盾，唯有像說某物爲白色，再者某物爲黃色似的，一個一個的命題裏才毫無矛盾。但若稍微深入地考察一下，則所謂紙是白的一般的簡單的立言，實在也充滿了矛盾。因爲白的東西除紙以外爲數尙多，決不是 業 || 田 參。然而我們口口聲聲說，紙是白的，紙是白的東西。在此場合我們把紙和 白物看作同一的東西，同時又區別兩者令其對立，這裏表現着對立物之統一性和 同一性。土方氏縱令如何頑強抵抗，苟欲爲具有何等內容之立言，自身欲不爲此 等對立物之統一恐不可得吧。問題只存於是否意識到那層。

其次專就土方氏在該論文之第二節至第五節所討論的發展之法則，否定之否 定等略略說說。

氏在此援引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田邊元氏在「哲學研究」(昭和二年三月號以

下)連載的「辯證法之論理」一文爲唯一的生力軍。氏於摘錄田邊氏之一段論文以後，便說：「如此田邊博士把辯証法的妥當領域，限定在精神生活，意志生活的領域裏。」推土方氏之意，則以爲此乃專攻哲學者的金石名言必無差誤之理。在這裏，如此被「限定於精神生活之領域裏」的辯證法，果能被「適用」於經濟領域嗎？他又替自己引出了這樣的問題。於是專攻經濟學的土方氏親身出馬與以解答。

可是田邊氏雖是名望甚隆的哲學專家，我個人也深知其爲人，但仍不能將其當作哲學家而與以無條件的信用，他與一切布爾喬亞的哲學教授相同，如果極力自鑄於觀念論的城壁以內，那末他恐不能突破糾纏於黑格爾之辯証法的觀念的外皮，把握其中所含的合理的核心。此處摘錄土方所引用的田邊氏論文一段。

「今於平面上取一原點O，假想這是判斷之起點或立場。從O至A點之距離OA，以+▷表之，這是代表一個定立的。在此定立肯定上，想像+▷之意

義，限於完全而無餘留絲毫不定。在此預想之下，如否定即反定立必爲—A時，則否定同於肯定，亦成爲被規定於完全的東西。何故呢？因爲—>即向O A之反對方面作等量延長之—O A，任在何等意義之下，其規定決不劣於+A即O A。我擬稱這樣完全相對應着的，唯其方向相反對的一對事物之對立，爲雙關的對立性。辯證法認否定爲站在對於肯定的如此雙關的對立的東西，故能主張在反定立之定立上，有毫不相下的究極的規定。」……

「然則這雙關的對立性之範圍究屬何物？我以為這是意識。……出乎意識之形相以外，則成立雙關的對立性的地盤恐怕沒有了。」

這樣田邊氏說：「概念可稱之曰『現實之活魂』，而其所謂現實，則無疑地是指精神生活之直接的體驗內容」，或說「我以為辯證法能結論爲，非單只在純粹論理的立場上成立的東西，而不外是基於具體的意志的體驗的精神生活之論理。

。」（哲學研究一三六號）

像這樣以辯證法爲「精神生活之論理」一事，其間實橫亘着觀念論之根本舛誤。辯證法並非精神生活之論理。那是客觀世界之論理，唯因客觀世界被辯證法似地構成着，故當作該客觀世界之向人類頭腦反映的人類精神生活，也是被辯證法地構成的。辯證法的地基不是築在人類精神上的，却是築在物質上的。

例如拿商品來看。商品形態凡二重。商品第一有當作使用價值的形態。凡物既謂之商品便不得不是滿足人類何等欲望的東西，於是種種商品因能滿足各種不同的欲望，故其使用價值亦互異。烟，酒，布，米，紙張，書桌等所有各種商品，其形態並不全同。復次，商品在當作此等使用價值之形態外，尙有當作商品的形態——交換價值。比如米一石之交換價值爲若干元，烟草一盒之交換價值爲若干元，任何商品亦莫不有一定之代價。然而各種商品之交換價值，正與凡此諸物之使用價值互異其品質者相反，牠的品質却完全相同。布爾喬亞太太們指上閃光的金鋼鑽價洋若干萬元，普羅腳上的靴鞋價洋若干元。如此一個金鋼鑽之交換價

值，一雙鞋子的交換價值，只分量上不同，至於品質則全無軒輊。由此觀之，諸商品之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互相對立着。換言之，商品那統一物是被使用價值和商品價值（其現象形態爲交換價值）兩對立物構成的。在此場合，我們因爲在現實上分析商品，故發現當作使用價值之對立物的商品價值（簡稱價值）。如此的「對立性的成立地盤」既不是「意志之形相」，復不是其他甚麼，而是當作外部現象的商品。

更就商品之交換看去，如將此限於純粹的形態範圍內，則販賣者和購買者「當作自由的，法律上對等的人格，締結契約」，立於互相交換價值相等的平等關係上。唯有一旦勞動力當作商品買賣時，則販賣者被購買者榨取剩餘勞動，於是平等關係轉化爲榨取關係，簡單的商品生產轉化爲資本家的商品生產。即在此場合，當作簡單的商品生產之否定而生出來的東西，就叫作資本家的生產。然而此簡單的商品生產和資本家的生產之「對立性的成立地盤」，仍然不是「意志之形相

「及其他甚麼，乃是現實上的商品生產之發展史。這正如當作麥粒之否定產生麥莖一般，全然是本於脫離人意的外界屬性的。所謂辯證法形成着「現實之活魂」，乃指現實自身係被辯證法地構成的。現實即現實，其中包含一切現實，如說「所謂現實乃指精神生活之直接的體驗的內容，」則係一觀念論的幻想。

回過頭來看看泰哲學者田邊氏爲經典的經濟學者土方氏吧。欲「從田邊博士之說」以決定辯證法之「適用於經濟之價值」的土方氏，說過如左的話。

「在意志之世界，某事之否定，可說含有一個積極的內容吧。所謂「不欲蜜柑」一事，含有與「欲蜜柑」相同的積極的內容，這兒田邊博士之所謂雙關的對立似成可能。然而「不欲蜜柑」和「欲蜜柑」又可認作成爲完全反對的對立吧。……就具體事實觀之，則似乎又沒有包含得如「欲蜜柑」一事所規定的內容的準確。」……所謂有和欲蜜柑一事，正反對的內容一層，豈不是在欲和蜜柑正反對的東西的場合才能說吧。說到正反對的概念，就是像左和

右，上和下，表和裏，南和北一樣的東西。事雖如是，但如說不欲左，有時指左右都不欲，有時又能指欲右。總之在具體的存在的世界，所謂不欲某事物者，能馬上想作對正反對之特定事物之欲求場合，但與某物正反對的特定事物對立着的場合，恐怕極少。所謂不欲資本主義，却可想作欲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或略略變形了的資本主義等。然則所謂否定資本主義一事，殊不足認作提倡對資本主義有積極作用的某特定組織。」

田邊氏對於祖述他的人的此等表白，果能滿足與否係別一問題，總之田邊氏說過，「辯證法不外是基於意志之體驗的精神生活的論理」，故土方氏一向固守辯證法依存於人類意志欲之主張，而以欲蜜柑不欲蜜柑，欲左欲右，欲社會主義欲資本主義等等形態，企圖氏之所謂「開陳素朴的疑問」；可是在此場合氏之不能不理解者，厥為人類之意志欲，根本就不成其為問題，而作為規定此等意志欲的彼等的社會存在才是問題了。

資本主義之否定究係何物呢？土方氏以爲並未特別確定，其實這在實際的客觀世界裏是無可避免地被規定好了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否定自己，是必然轉化爲社會主義社會的。因着此事反映於吾人之意志意欲，現代主要的思想的對立是布爾喬的呢？還是普羅列塔利亞的呢？毫無可避地必居一於此二者。因此凡不欲參加遂行普羅之歷史使命的，無可逃脫地，非成爲欲替布爾喬亞服務不可。思想的對立——「意志之形相」——被客觀世界釐定得非常準確特定了。

再取一例來看。現在日本的政黨，除政友會，民政黨，社會民衆黨，日本大衆黨等合法政黨以外，尙有非合法政黨的勞動農民黨。在我們打算參加政治，擁護任何政黨的範圍內，如果不欲擁護非法政黨，則不外欲擁護合法政黨。其次在我們打算擁護布爾喬亞的大政黨時，如不欲擁護政友會，則不外欲擁護民政黨。再次，在我們打算擁護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限度以內，除去若干地方政黨以外，則不是欲擁護右翼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民衆黨，便是欲擁護左翼社會民主主義的日

本大眾黨。土方氏自己，如當選舉之際，心下不高興何黨一事究係指着高興何黨呢？這正是憑着「基於具體的意志之體驗的精神生活之論理」，而能明白理解的吧。土方氏甚至更提出否定日本式的小書桌時，又將生出甚麼東西的問題來，這也不難解答。例如瞧瞧日本現在之商品世界，與日本式的小書桌相競爭的是西洋式的大書案，倘小書桌完全被否定，廢棄，恐怕誰的書房裏都擱着一張大書案吧。

專就上面簡單的批判看看，土方氏自身「不得不率直告白」對於辯證法「根本沒有批判的能力」一層，豈非昭然若揭。然而他還想爲着不辱布爾喬亞「空論之代辯者」的使命，膽敢繼續公布這般的論文。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最好是避開一般的理論莫談，甘心踟躕於特殊領域裏的事實的研究，否則不勝可憐之至，只好無可奈何地常去擔當這景象日非的艱難局面！

x

x

x

x

我們以「贊成馬克斯恩格斯之辯證法的唯物論，把他當作現實的認識的革命

方法，用做現實的革命武器，對於布爾喬亞的世界觀以及理論上實踐上的一切騎牆派積極鬥爭」爲任務。因此之故，鄙人爲此諸事比較多花費一些篇幅，未必全爲無謂之舉。然而關於辯證法唯物論的講話總算儘此終結。——趁着情勢，一個人滔滔不絕地饒舌下去，幾乎把你之列席在旁都忘記了。諒必叫你很無聊了吧。下次預備略略掉換話頭，仍請繼續來聽。

第四回

前回已大致將辯証法的唯物論說明了。然而恩格斯以「由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曝露資本家的生產祕密，是我們承受于馬克斯的「兩個偉大發見」，且謂「因着此等發見社會主義頓成科學」。辯証法的唯物論——唯物史觀——剩餘價值論——社會主義，這些東西在馬克斯主義裏究有怎樣的內部連絡？這些東西究以怎樣的主張為內容？我們將進而弄個明白，目下所加於吾人的社會問題之解決，是在次第弄明由怎樣的理由是屬可能的，用怎樣的方法是不可避免的呢？

七 唯物史觀（其一，社會之一般的運動法則）

列寧在「馬克斯主義之三個源泉和三個構成部分」上說：

「馬克斯令哲學的唯物論繼續發展繼續深刻化，一面將牠推進到最後階段，把關於自然的唯物論的認識推廣到人類社會的認識。科學思想的最偉大的勝利厥爲馬克斯的史的唯物論（唯物史觀）。

「直至今日支配着對於歷史和政治見解的混亂和武斷，已爲表示一社會的生產組織，作爲生產諸力之發展的結果，怎樣向其他較高級的組織發展的，——例如農奴制長成爲資本制——十分完整的科學理論所代替了。

「正如人類之意識反映着離彼而獨立存在的自然，卽正發展着的物質一樣，人類之社會的意識（卽種種哲學的，宗教的，政治的，學說和見解，）反映着社會的經濟的組織。

「政治的機構是建立于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例如我們看到近代歐洲諸國之各種政治形態，在加爾布爾喬亞對於普羅列塔里亞之支配上有如何大的功用。

「馬克斯的哲學是被完成的哲學的唯物論。牠給與人類——尤其勞動階級——以偉大的認識的武器」。(瓜生，直井氏共譯「馬克斯，恩格斯，馬克斯主義。」七六頁)。

上面幾小段已簡潔正確地表白了辯証法的全唯物論和史的唯物論的關係，以及史的唯物論的主張。我的責任只在對之加以解釋了。

x x x x

如列寧之言，馬克斯不局限辯証法的唯物論于自然界，却將牠推廣到人類社會，「唯物論的哲學就建築於其上了。」唯物史觀（史的唯物論），乃係這樣產生的。茲述其大體如次。

人類之現實的生活——即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斯唯物史觀公式劈頭所說的「人類生活的社會的生產」，恩格斯所說的「現實生活的生產及再生產」，——最初以其有二重性的一個關係出現。那二重性的一方是人類對自然的關係，

他方是人類相互的關係——「不問在怎樣的條件之下，用怎樣的方法，為怎樣的目的的，在所謂多數人共同勞動之意義上的社會的關係」。蓋人類為獲得必要的生活資料，就非在外面的自然界裏勞作不可，但此等勞作不是個個孤立而行的，却是社會地連絡多數人共同行的。故抓住人類現實的生活來看，那裡常存有人類對自然的關係，和人類對人類的關係，兩方面。

人類在自然界勞作的場合，當作有效的東西，歸屬於人類社會的諸力，即馬克斯所稱的「生產諸力」，再則人類為得在自然界勞作，在他們中間所結的社會諸關係，就是馬克斯所稱的「生產諸關係」。（其總和形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

於是我們發現，此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乃是在所謂人類物質生活「統一物內被看出的，不可分離的對立的契機。何故說這些東西是對立的契機呢？因為生產諸力是在人類對自然的關係裏現出的，反之生產諸關係則是在人類對於人類的關係裏現出的。然則何以說這些東西是不可分離的契機呢？因為人類對自然界

的勞作必係在社會的連絡之下行着的，隨之現實的生產諸力之發揮，必係其自體中含有生產諸關係之存立，沒有生產諸關係之存立，生產諸力之發揮即不能有。

我們在前面說過，「統一的東西的分解，和那充滿矛盾之構成成份的認識，是辯証法的本質。」現在更說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是對於人類社會歷史的最一般的，最根本的，對立的契機。社會之經濟構造的發展——一定之經濟構造之成立，發展，沒落，為較高級的構造取而代之，——唯有當作此等對立物之鬥爭過程，才能根本把握住。

x

x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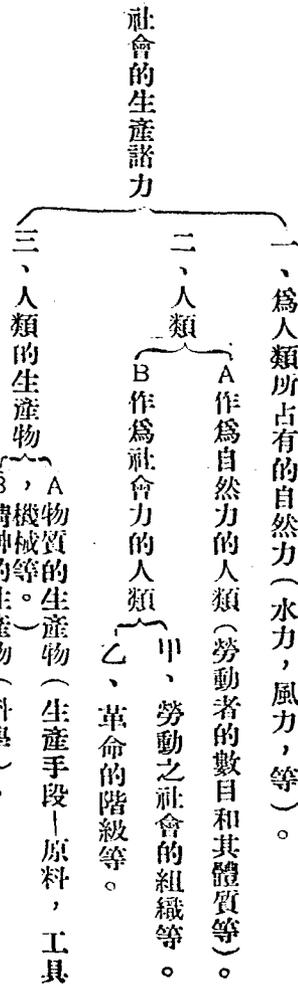
y

我們為容易理解後面的文句起見，此處有對於生產諸力之構成成份略加深入的分析的必要。

在馬克斯主義文獻中，我們時常碰見「社會之生產諸力」和「勞動生產力」的語句。然在難於明確區別單數和複數的漢文中，前者後者屢屢一樣叫做「生產

力」。故此兩者非有判然的區別不可。

所謂社會之生產諸力是當作在生產使用價值（有用物，財，富，）上有有效的東西，歸屬於一定社會的各種力量的總稱，其中包羅下列諸物。



被唯物史觀認作人類社會之歷史的根。本動力的東西，就是上述意味的生產諸力。然而藉人類而得有效地加工於自然界的凡此諸力，在現實自然界裏勞作的場合，無論何時以人類之勞動爲媒介。因此之故，歸屬於社會的生產諸力之發展，原

則地，變成社會的勞動生產力（生產能力，生產性）而出現。此處所謂勞動之生產力是一定勞動能生產有用物的力量，因之此等力量之強度，是用一定分量之勞動（勞動分量用勞動時間測量）和因該勞動生產出來的有用物之分量的比率去測定的。可是，一定社會能利用的生產諸力（例如機械）之總量如果增加，則為生產一定分量之使用價值（有用物，財，富）所必要的勞動分量就減少，反之，以一定分量之勞動能生產的使用價值的分量便增加。於是這不待解釋，即係等於勞動生產力增加的意思。如此，勞動生產力之增加，適應於社會上的生產諸力的發展。可是為一定社會形態之運動（其成立，發展，沒落）的根本動力的東西，就是該社會的生產諸力，至於勞動之生產力，則不過此等生產諸力之發展程度的指數。因用語類似之故，不令此二概念混淆不清，乃為正確地理解馬克斯主義文獻的一個條件。

x

x

x

x

倘如上面所述，以社會之生產諸力是作為一定社會生產有用物上有效用的，歸屬於該社會的一切力之總稱，則此處最明白的，便是一定之生產諸關係，再則在一定條件之下，其自身當作一個生產力，成為生產諸力之一構成成份。如此名曰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兩個對立物，在一定條件之下，是同一的。這就是在前面（四）辯証法的唯物論細論之二（所稱的「對立物之同一性」）。

可是，一定之生產諸關係，伴着生產諸力之某程度以上之發展，於是難與此等生產諸力相調和，成為對於生產諸力更上的發展的桎梏。即是從生產力轉化為其反對物的破壞力。「萬物均流轉不已，任何現象最後都不得不是否定自己的東西，怎樣有益的制度終久非轉化為其反對物之有害物不可，」這種說法已見於前面，這裏又看出一個例子。

可是一定之生產諸關係一經成為對於生產諸力之發展的桎梏，則牠非被廢棄不可。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二者中，前者較後者為強韌有力，若兩者互相衝突

，則前者必係鬥爭中之勝利者。是何原故？因爲人類如不把外界的自然物加工改造爲有益於彼等生活之物，他們的生活便無法維持，隨之爲把外界自然物加工爲有用於彼等生活之力量（生產諸力）如不往前增大，他們的生活即不能往前發展。因此，社會全體因之而沒落崩潰也說不定。苟非然者，則生產諸力之不絕的發展，正是歷史進行所不可缺乏的條件，也是對於社會問題之解決所不可免的前提。故現存生產諸關係一旦成爲生產諸力之發展的障礙物，牠隨後就會被破壞廢止，而不得不讓位於新的比較高級的生產諸關係。人類社會直至今日與時俱來的問題——社會問題——即因此而起，亦是因此等方法被解決起來的。一定之經濟組織（一定之生產諸關係之總合）譬如披被於吾人軀體的衣服。（故馬克斯也常用資本主義的外衣作比喻）。此等衣服固爲我輩生活的必需品。可是運行字內的辯證法的法則，非叫任何東西概行轉化爲其反對物不可。此法則中一切均無例外。縱令已往曾爲何等珍貴的物品，伴隨事物之發展，牠毫無例外變成無用，終至有

害。譬如某件衣服因爲兒童生活所不可缺者，但牠隨着兒童之發育漸不適體，令人感覺拘束，兒童長大到某程度上，如仍強令穿著，終必成爲妨礙發育的桎梏。如此，往前成長的小孩軀體和服裝之間起了矛盾衝突。卒之，服裝那面被張破了。這正像輕氣球的爆裂一樣，是被從內部來的壓力弄破的。馬克斯因此在敘述資本社會之末路時，例如在「資本論」第一卷裏說，「生產手段之集中和勞動之社會化，達到了和資本主義的外被（Hülle）無法兩立之點，於是外被爆裂（Spengen）」。

令小孩服大人之服，小孩手足失却自由，衣服反成活動之羈絆。小孩成年及冠，一至脫棄舊衣之階段，則大人之衣服恰好稱身適體。這問題就用棄舊服更新衣解決了。生產諸關係必須適應於生產諸力之發展程度，此適應行將消失時，問題乃起。但此種問題之被提出，實因生產諸力在從來的生產諸關係中已不能盡被包容之故，且因問題被提出之日，卽係爲使較高之新生產諸關係之成立至於可能

的前提條件的，發展至一定程度以上的生產諸力，既經具備之時；問題常共其解決之手段而俱生，問題之解決常包含於問題自身之中。馬克斯所謂「人類常常僅把自己能解決的問題作為問題，何故呢？因為正確地一觀察，則問題自身，常常只在其解決之必要的物質諸條件既已存在着，或至少在其生成之過程中的場合才開始發生」者，正爲此故。因此吾人爲解決現代社會問題，必須痛斥單由個人主觀所構成的一切恣肆的空想，而要專求其解決手段於現代社會之科學的分析中。

一定社會上的生產關係之總和，即係形成該社會之「經濟的構造」的東西，而此等經濟的構造，如後將詮釋的，又是成爲該社會之「實在的土臺」的東西。於是因爲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之衝突而發生的社會問題，因着該社會之經濟構造的變革而被解決，同時與此相伴，立於此等土臺上的政治的上層建築，觀念的上層建築，或徐或急地變革，於是社會革命全般地成就了。因此人類歷史上自古劃分而來的大階段，正是這樣意味的社會革命。

馬克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將上述之點與以這樣的公式化。

「社會之物質的生產諸力，在其發展之某一定階段上，和牠素來在其內面活動着的生產諸關係，或和僅爲其法律表現的所有諸關係，發生衝突。凡此諸關係，由生活諸力之發展形態轉化爲其桎梏。在這裏社會的革命時代到來。隨着經濟的基礎的變動，一切巨大的上層建築，或徐徐地，或急速地，變革起來。」

一言以蔽之，已往的一切歷史不外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的鬥爭過程。我們這樣把握歷史，始能把牠「在其自己的運動上，在其自動的發展上，在其活着的實在上加以認識。」唯物史觀的，對於歷史之辯證法的把握的本質，實直於此。

社會全體（社會其物）的滅亡，是基於該社會之生產諸力的委靡減退，反之，社會形態之變革（即一定社會脫棄一組織形態移行於新的他一組織形態）乃該社會生產諸力之發展增大的結果。對於此點之明晰地理解，是在吾人生於其中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際茲形態崩潰之前夜，爲正當了解眼前諸現象，所特別必要的

。（明乎此，則欲求以生產諸力之發展來解決現代社會矛盾的一切政策之柔弱無力，豈不一望便知。）

去年八月九日布哈林在第三國際第六回會大上的演說中，有過如下的一段。

「我們和馬克斯，恩格斯，列寧的根本意見完全一致，認社會主義是一個不能免的自然史的現象。關於資本主義之動態的諸法則的記述，在我們綱領草案的基本部分上成爲最重要的要素。我們把關於資本主義之崩潰的吾人的理論，建築在關於資本主義之體系內的諸矛盾之再生產過程的分析上。我們在我們的綱領草案上，並不曾說資本主義不斷地漸漸脆弱下去，普羅列塔里亞不斷加強起來。爲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階段，縱然內部的敗徵日益顯露，縱然寄生虫侵蝕的傾向，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顯著起來，然在現時多數資本主義國內，生產諸力却不斷有力地發展着，技術却愈益改良。吾人之所以確信資本主義將真全線而崩潰者，並非因其在所有的各部分概行次第脆弱，而是因爲，被資本主義所引起的，

且使其互相連絡着的，內部和外部的，各種大矛盾，隨着資本主義之向前發展，愈益惹起殘暴衝撞之故。在對立的諸勢力的如此衝撞之間，社會的資本主義的形態，恐將滅亡淨盡吧。」

如右所述，吾人以資本主義之崩潰（即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之廢棄）係一不可避免，必然的，自然史的過程一事，乃係科學地可以確信的，可是我們不爲此資本主義之崩潰過程，是像輕氣球一般因爲內部壓力之減少而縮窄似的；而是像輕氣球漸漸膨脹，內部氣體向外擴大之力，和氣球橡皮體向內收縮之力，兩者起了矛盾衝突，氣球膨脹之極，終於破裂。輕氣球最有力地膨脹的刹那，正是牠破滅前的一瞬，在這裏牠突然起了向反對物的轉化。與此相做，正如過去怎樣的社會形態內部所有過的一樣，現下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生產諸力之發展正向最後挺進，於是被產出的財富的分量也愈加增積，這恰和打入輕氣球內部的氣體分量漸次增脹相同。可是將這樣往前發展的生產諸力，毫無底止地儘量塞入於資

本主義的生產諸關係內部一事，其困難實屬與日俱增。益益發展的生產諸力和從來生產諸關係之間的矛盾衝突，年年激劇起來。恐慌以及因戰爭而起的生產諸力之破壞——人命和財富的大規模的暴力破壞——無非本此而生的。經過一番破壞之後，又可保均衡於一時。可是不旋踵間，同一矛盾今番以更大的規模被再生產出來。正因此矛盾之激劇化，故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的軀殼終於一命嗚呼！

x
x
x
x

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因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間矛盾衝突的激化而惹起的全世界的戰爭，是如何殘暴一層，後章將與以科學的證明。此處單就其災害所及略置一言。

第一次世界戰爭，從一九一四年綿延至一九一八年，惹起了世界史上空前的災禍。在戰爭中，七千萬最健全的，最適於勞動的人被奪去工作離開生產事業，走上前線填壘塹壕。戰死者九百萬，負傷者一千九百萬人，（死傷者合計二千八

百萬人）這是對於人類肉體的直接損害，至於物質財富損失之大，更一言難盡。這就是在資本主義之最後階段成爲必然之物的，基於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之衝突的，生產諸力之破壞，財富之破壞。

經過第一次世界戰爭的慘酷的犧牲結果，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勢力又獲得了一時的均衡。列強再進入武裝和平（戰爭之另一形態）的時代。於是被破壞攪亂不堪的生產諸力好容易漸復原態，比如一九二五至二六年，世界經濟略略恢復至戰前狀態，生產諸力今後又將稍見發揚的曙光。

至今年一月十五日止的最近四個半期的凡爾加年報上，有一段論及世界經濟概況的話：

「概括言之，資本主義的生產容積，一九二八年度，既已如此漸入佳境，一九二九年度亦可推知將繼續朝着向上的線走。這樣我們遇見如下的基本重要事實：即一方面，在蘇俄，資本主義業已傾覆，社會主義之發展進行不已，再則，在

西歐，資本主義過於成熟，正陷於被方興未艾的革命狂波所掃蕩的悲運中，事雖如此，而他方面，則爲資本主義前進的，而且爲其氣勢旺盛急速前進的遼闊領域，還剩留於大地之上。」

今日資本主義正在朝氣蓬勃急速前進的領域，首推土耳其及阿富汗。此兩國，不論在經濟上或思想上，無不極快地從封建主義往資本主義推進。同樣，英國各領地及南美之若干國內，資本主義也急速發展。就世界全體觀之，「一方面雖云資本主義一般的經濟體系上，沒落的朕兆愈加顯明，而他方面，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在地理上還大有開拓，被資本主義地生產的貨物日臻繁茂。」

要之，資本主義並非在各部分一齊漸次脆弱化。毋寧說，「在現時多數資本主義國內，生產諸力繼續有力地發展着，技術愈益改良。」正爲此故，急速發展的生產諸力與其國家限界的衝撞程度有加無已。

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設定的世界列強之勢力範圍，——基於後章所將特別探

究的種種原因——現下已日益喪失其均衡。此事不外指明，世界有再分割之必要的時機，——已被分割無遺的世界有適應新實力之發展再分割之必要的時機——現在刻刻逼近，亦即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如燃眉的意思。

世界列強，爲準備應付來日大戰，已不惜舉其全力秣馬厲兵。請看各國龐大的軍事豫算的編成。現役和豫備陸軍兵員的增大，巡洋艦潛水艇，航空母艦之加造，水陸飛機數之躍進，這一切一切，所爲何來？世界正被甚麼魔鬼威脅着呢？「恰似一九一四年大戰之前夜，目下之大氣已爲血腥鐵臭所瀰漫着。」美國柏蘭格梯將軍，去歲在紐約某大會席上，明目張膽地說，戰爭逼近之「確鑿無疑，正如吾輩目下之列席此廳然。」

行將到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殘暴性，與第一次者恐不可同日而語，以下只摘引一個事實，以作推測此層之材料。

通世界大戰之全期，德國空軍曾以二八〇噸之爆彈投擲於英國領土，炸死者

一千四百一十三名，傷者三千四百零八名。然而現在法國空軍，只須對倫敦襲擊一次即可投下等量之彈藥。可怖的屠殺人類的技術，日夜被科學地研究着，以如此可驚之速度向前發展。尤其是空軍，在來日大戰中，將意想不到地，擴大加深其慘害之範圍與程度，不唯對於從役軍人即對於窮鄉僻壤的老百姓亦將釀出真正可怕的危險來。凡此事實瞭如觀火。第一次世界大戰死傷二千八百萬人，已成爲世界之空前慘史，將來第二次大戰之慘狀更不知將數十倍於此。那時宇宙上必將展開一幅爲世界開闢以來最殘酷的修羅場之活現圖。愈益深刻化的，在更擴大的規模上被再生產的，此等慘禍之週期的襲來，世界大衆果將繼續忍耐到伊於胡底呢？這個質問正如詢問輕氣球之橡皮體的強韌性一樣。而且在此質問的解答中，實含有令人不寒而慄的全世界的悲運。

試想如上的慘禍，如果以爲不外是資本主義體系內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之矛盾衝突的必然表現，那末倘若在現存資本主義組織尙未崩潰的範圍內，則防止

此慘禍之方法，就只有……了。現今舉世一切人類衆生，莫不碰到了此等難關。文明勢將窒息而死。

進一步探究，人類是以自身能解決的問題當作問題的。然則對於猖狂日甚的戰爭我們應作怎樣有效的防止呢？我們應怎樣將空前慘禍轉化爲其反對物呢？馬克斯列寧主義，對此舉答了革命的確實性，而且對世界人類標示了一條向上的出路。×××××主義之旗幟上所標揭着的理想和目的，深深植根於資本社會之客觀發展的科學分析中。那是把吾人行動之南針，合致於普遍支配着萬物的辯證法的世界自己運動上，由此令吾人得以有意識地參加宇宙之化育。這就是出斯民於水火，打開一條革命的道路。因此爲×××××主義的鬭爭乃是加諸吾人的至高無上的事業。因此之故，斷然實行有效的革命一舉，乃我輩對於人類的無上慈悲。「在所謂反對並防止新戰爭，救人類於死亡沒落之偉大任務之前，經濟，政治，科學，藝術領域裏的人類一切創造均潛匿其陰影。」故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

十日，在其名著「國家與革命」之跋文內，作爲在該書中省略俄羅斯革命之經驗一段的理由，說道，「關於革命之諸經驗，與其去書寫牠，還不如實際利用牠來得愉快有益。」在解放全人類的事業前面，甚麼科學的勞作都不能和他爭價值之高低了。非但科學的勞作，爲完成此崇偉功業，吾人犧牲自己之身家性命固不待論，卽犧牲一二十人之生命財產，亦不足惜，蓋此乃出斯民於水火，而永遠登之於衽席之上之不二法門也。

我生而爲膽怯病者，據說幼時，扯着祖母的手步行時，遇見人力車從數十丈前來，卽避之於路旁。七八歲時，爲剝柿子被菜刀誤傷手指，大哭不已，傷痕至今仍留指端。我直至今日僅僅受過那一次傷，我是這樣最怕身上受傷的膽小者。然而現在若爲馬克斯主義的××卽或是××××××也在所不辭。不消說，因爲生來是膽小者，故可以說，在緊急的場合，必會嚇青臉逃走的，然而卽使僅僅在口頭上，總算能說出這樣的大話來，這是因爲有一種偉大的事業——一切領域中的

人類的任何創造，在牠的跟前也要消聲匿跡的，——此刻正橫亘在我們的面前，而且我們堅確的相信，爲了牠不可忍耐任何犧牲，任何痛苦的！

這談話與其逸入歧途，毋寧說跳得太前了。現在言歸正傳。

第五回

八 唯物史觀（其二）社會形態之推移的主要

階段

行將到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凶惡可怖，恐非我們的筆墨所能形容。一九一四至一八年之第一次世界大戰，死者約九百萬，殘廢者約三百五十萬，負傷者約一千九百萬人。重要交戰國之費用，僅直接戰費一項即達二千五百億美圓。凡此諸國之國富總計約五千六百七十億圓，其每年之國民所得總計為五百七十億圓，徵於此事實，則上項損失之如何浩大，不言而喻。然而最近十年間，帝國主義列強之武裝無論量和質的方面，莫不一日千里。試就陸軍方面所具備之近代殺人和破毀機械觀之，前次大戰時歐洲各國陸軍所有機關槍，每師團不過二十四架，而

一九二九年之今日，一師團所有的附於砲架的機關槍，在戰時編成狀況之下，法國爲百七十二，英國爲百九十三，美國爲百五十五。一九一四年任何國家概無輕機關槍之設備，目下在戰時編成之下，每師團所備機關槍，法爲三百四十，英爲三百五十，美爲七百九十。現下陸軍槍砲之射擊能力，較之一九一四年至少增加二倍半乃至三倍。坦克車發展驚人，其速度較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末期約增五六倍，牠已成了陸軍所不可或缺之附屬品，例如法國工場，通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全期，不過製造了三千二百架坦克車砲。一九二九年同國軍隊在平時武裝情形之下，卽具備一千九百三十八架云。說到化學兵器，其威力之伸張，亦駭人聽聞。現代戰爭技術，已完成了從飛機散布化學毒物的方法。如用此種發射機，則使用三百公升之有毒化學藥品，可將橫三十米突縱八百米突面積上的一切衆生概行置之死地。與此相關的飛機之發達亦極顯著。法，英，美，意，日，五大強國所有之飛機數，一九二八——二九年度，比之一九一四年，激增至十倍乃至十二倍，這些

國家，一旦戰爭發動，便可立刻調動一萬五千架戰鬪機前赴戰場。僅從此若干浩大的數字看來，第二次戰禍之慘烈，恐將遠遠超出吾人意想之外。此事作爲勞動者，農民，及其他全體被壓迫民衆之利害問題，是應比任何事件都值得注意的。職此之故，我不覺在此談話之第四回的末尾，觸發了這問題。可是因此，前回最後三頁，如讀者所周知，在登廣告發售以前被撕毀了。七八兩月，此談話不能出版者，仍不過此事未了之餘波。

我很想把全人類禍福所係的現代最大問題，訴說於讀者之前，唯在此意志之履行不得自由的情況之下，我非極其鄭重苦心，這講話即無法繼續，被撕毀的三頁至今仍強梗於筆者之心。但願以下的事實能讓我平安地說下去。

如人所盡悉的，去年七月二十四是所謂「非戰公約」成爲「有效」的日子。關於此事，「大阪每日新聞」，華盛頓專電上揭出了：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當作對於和平最有效的世界大示威運動的日

子，是人類史上值得永遠紀念的』。

同時「大阪朝日新聞」也說：

「世界史上值得永遠紀念的國際非戰公約，被宣布有效的，意義深長的七月二十四日」。

這類的饒舌，除欺瞞勞動大眾以外甚麼意義也沒有。這類饒舌不過是追求，爲使布爾喬亞得以巧妙地遂行其新欺騙手段起見，將和平到來之幻想播植於勞動大眾之間，叫他們的注視逸於他處的目的。如人所共知的，此公約之第一條說，「締約國嚴重宣言，拋棄當作在其相互關係上的國家政策之手段的戰爭……」。可是縱令如何嚴重宣言，指天發誓，這樣一張白紙上寫黑字的宣言，斷無消除使戰爭之勃發成爲必然的客觀物質諸條件之理。列強的政治家，軍事當局，固無容說，即布爾喬亞新聞記者自身，誰也不會想到此種條約之成立是「值得在人類史上永遠紀念的」。世界經濟之機構內的客觀的物質狀態，使布爾喬亞不得不從事

戰爭。「何故呢？如不以戰爭再分割殖民地，則新興帝國主義（例如美國）不能獲得較舊的較弱的帝國主義列強（例如英法）所擅專的特權」。此種物質的不可避性，非單依花言巧語所能解消，布爾喬亞自身對此亦深信不疑，試觀對於和平「最有效的」公約，——「在人類史上值得永遠紀念的」條約縱然成立，而任何締約國，如不願到與他國之權衡，即裁軍一事亦難實行的眼前事實即可證明。列寧說：「和平同盟準備戰爭，加之其自身亦係產生於戰爭。牠們互相約制，實現着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策之帝國主義的連絡及相互關係之同一基礎上的，和平的及非和平的鬭爭形態上的轉化」。布爾喬亞新聞所宣傳着的「奠定世界和平基礎」的，「非戰公約」之締結，乃是一個變態的世界戰爭，該約締結時的鈎心鬭角，外交作戰，乃不外一個和平形態上的戰爭，吾人對此非明白認識不可。美國大總統胡佛說，「現在因爲本條約之發生效力，光輝閃耀的機會展開於吾人之眼前」，這光輝閃耀的機會究係何物呢？不用說美國布爾喬亞，即全世界的布爾喬亞亦

莫不了然。所不了然者唯獨勞苦大眾了。

請看，爲宣揚布爾喬亞自身倡導的世界和平的「最有效的世界大示威運動」起見，美國白宮之東間特設無線電播音機「向全世界放送，活動電影班忙於攝取此歷史的光景」，華盛頓專電上又有這樣的報告。然而普羅方面的反戰運動，雖是怎樣小規模的示威運動，也非馬上加以蹂躪不可。比如我這談話中偶爾觸到那點就要遭刪削之累。何以這反戰弭兵運動由布爾喬亞自己去辦，則爲此事的「最有效的世界大示威運動」的日子，就會成爲值得永遠紀念的東西？同一運動，一旦在普羅領導之下，便馬上成爲「擾亂治安」的東西呢？這不難答復。蓋因前者乃當作將大戰的威脅從群眾眼前與以遮蔽的，或爲在較便宜的條件下爲自國利益的，一手段的反戰運動，其精神乃不過世界戰爭之另一形態；唯獨後者才是藉推倒帝國主義，以根本消除從資本主義的體系內的諸矛盾必然生出的人類慘禍，真實地希望在人類史上獲得「歷史上值得永遠紀念」的本質的轉化的一個努力的

成分，兩者在實質上固是全然相對立的運動。

x
x
x
x

在七八兩月本「講話」停刊期中，日本政治上發生了一件大事，這便是田中內閣之崩壞，——濱口內閣之成立。在這裏我想連帶說到此事的，乃是濱口內閣新財政大臣井上氏所論列的經濟界的窮途末日一事。試讀他在八月五日以後連續發表於「讀賣新聞」上的「向全日本呼號」一文，卽知其深深感到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絕對山窮水盡，爲日本開闢以來之空前國難。我因此看到資本主義體系中，內在之矛盾的刻刻擴大，現已不得不用可怕的形像影印於布爾喬亞財政大臣之胸臆中了。他說他有「賭死」以「打開此難局」之決心。可是任他怎樣「賭死」，他若果在以資本主義經濟之永久存在爲絕對條件之前提下，他的眼光必被局限於狹隘的範圍內，其間的矛盾便是無法解決的矛盾。他一面「懇摯地希望日本國民舉國一致通力合作」，同時更叫着「舉國一致的緊縮節約」，和「解決金解禁問題」。

他以為這是希圖除去，且得以除去，「足使日本經濟不安益行深刻化的最大原因」的辦法。他那井蛙似的布爾喬亞的眼界，嚴重地障礙他，使其沒法把握他所謂日本開闢以來的最大國難之原因以上的東西。這兒我忽然記起列寧批評路易喬治之意見的幾句話，「這議論，明白表示着，即是布爾喬亞最伶俐的人，為得思想的混亂也非陷於犯着最大的愚闕的狀態不可。此因，布爾喬亞也非××不可」。由資本主義體系中內在的根本矛盾所生的難局，對於以不能搖動資本主義之基礎為絕對的前提條件的人們，萬無得以根本解決之理。例如，緊縮節約足以招致不景氣和失業。一矛盾之解決同時不斷地又成為滋生其他矛盾的原因。濱口內閣雖如何伶俚辛苦，不敢自逸，亦必無補時艱，狼狽下臺，（濱口被弑而死，河上真預言家——譯者）此事自吾人看來瞭如觀火。任他是怎樣高明的布爾代表者，他們到底想不出真實的解決方策。他們居然以不能解決的問題為問題了，關於這層一切布爾喬亞的學者莫不走上了同一軌道。布爾喬亞陣營裏最伶俐的學者們，在今日

之階段，何以非陷于必犯最大愚闇的狀態中不可一點，以後我將隨時與以証明。他們把不能解決的問題作爲問題，正因此故，即最伶俐的人們也犯了最大愚闇的毛病。

人類——如本談話第一回所述——常以能解決的問題作爲問題。現代吾人之物質的，經濟的，社會的存在上所起的諸矛盾的根本原因，終久橫亘於，資本主義體系內發展而來的生產諸力，與其外被的資本主義的生產諸關係不能兩立的中間。如上所述，「一定之衣服固爲兒童生活所不可缺者，但牠隨着兒童之發育漸不適體而令人感覺拘束，兒童長大到某程度以上，如仍強令穿著，終必成爲妨礙發育之桎梏。如此，往前成長之小孩軀體和服裝之間起了矛盾衝突。」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走途無路的根本原因。故凡堅持不欲捨棄舊衣的人，在何等方面，何等方法上，除抑制或束縛身體之長成外，決找不出解決此矛盾的方策。即彼等企圖將由抑制束縛身體之長成而生的困難，結果再同樣地，在何等方法上用抑制束縛身體

之長成而得到解決，這是任到何處，只不過把當面的困難——井上大臣所稱的重
大困難——從一場面移到他一場面。此種困難的根本解決方法，只有脫去舊衣披
上新衣。況且社會正長成到了能着新衣的程度，問題就是從此而生的。此新衣不
能給小孩穿的，可是小孩現在已成了大人，——因為此小孩已成大人故生出當面
的困難——詳加審察，則問題係與其解決手段以俱生的。所以那本來是能够解決
的問題，唯有在布爾喬亞的立場不能解決。人類在過去每逢遇到此等矛盾，只有
在唯一的可能方法上——即脫舊衣披上新衣——才與以解決。概略言之，從古代
共產制度到奴隸制度，從奴隸制度到農奴制度，從農奴制度到現代賃銀勞動者制
度（即資本家的社會組織）的社會形態的推移，乃是此種解決的劃期的階段。我
們似應在此對於過去此等發展過程之大體途徑略加一瞥。這步工作何故必要呢？
因為如列寧所言：「正當地考察社會科學的問題，在許多枝葉問題，或可驚的多
種反對意見中，為實際達到不喪失自己立場的技藝起見，必要且最確實者，——

即爲從科學的立場對問題加以研究的緊要點，——厥爲根本不忘却歷史的關係；也就是把一切問題，站在某現象如何發生於歷史上，該現象在其發展上經過了怎樣的主要階段的見地上，加以觀察，然後再從此發展的見地，觀察該物現在又怎樣。」

x
x
x
x

人類被其同類搾取的最初形態是奴隸制度。那時社會分裂爲搾取奴隸勞動的奴隸所有者階級，和被奴隸所有者搾取其勞動的奴隸階級。但此種社會成立以前，永久存續過的全無人類搾取人類的時代，只能單從推理方面察知一斑。

一個人要能搾取他人的勞動，則人類勞動生產力的發展非達到某程度以上的階段不可。倘若勞動之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尙屬幼稚，例如一個人的勞動僅能生產維持本人的生活資料時，則一人之勞動，（或其勞動的生產物）被他人無代價奪去一事，到底不能當作長期的制度而存立，——因爲缺乏使其成爲可能的物質條

件。所以那時代，某氏族和他氏族武力衝突，因而被敵捕擄的人，就被殺戮以供餐食。（隨便說來。——有許多人總懷疑上古有人類相食的事情，現在講個故事給他們聽聽。過去一百五十年前的天明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住在奧州三戶郡南部內藏頭領分八戶的惠比須善六，有一封書寫給江戶田所町某店的井筒屋三郎兵衛，那是有名的天明時代飢饉狀態之下的事情，其中有幾句這樣的話：「聽說他們把將死的人的肉吃得格外有味道，唉！這成甚麼話呢？我們遭遇到的這個時代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時代？」）

奴隸制度尙未成立之時代乃社會尙未分裂爲階級的時代，隨之也就是當作一階級抑壓他階級之機關的國家的裝置——即帝王，政府——尙未存在的時代。我們稱此種社會爲自然發生的，血族的，原始的，共產社會。不待說，人類爲共同勞動共同生活起見，非有一定之規律和秩序不可。此種規律秩序，在原始共產制度之下，靠慣習，傳統，或種族中之年長者（有時爲婦人）所享受着的權威或尊嚴

去維持。此等人們決非屬于，當作構成一階級榨取他階級的機關裝置之一部的，特殊範疇的東西。他們不過類似音樂合奏的指導者。

勞動之生產力發展起來，一人勞動，其勞動之生產物，不獨能維持他個人的生活，更能維持其他人們之生活時，人類的榨取始屬可能。即某部份人單憑榨取他人之勞動（或勞動之生產物），自己不從事任何勞動，也能生活下去。於是社會群眾分爲榨取者和被榨取者，榨取階級和被榨取階級。社會形成階級的分裂，無階級的社會轉化爲階級社會。

x
x
x
x

最初發生的社會之階級大分裂，是向奴隸所有者和奴隸之社會對立的分裂。與一切其他場合上的榨取階級和被榨取階級之關係相似，在所謂無奴隸則奴隸所有者亦不能生存的點上，奴隸所有者和奴隸有共同利害。即在離開奴隸則奴隸所有者無法存在之點上，這兩階級，原來有不可分離的連繫。可是同時，在所謂一

方是搾取他方者的階級，他方是被一方搾取的階級一點上，則此兩階級又是利害不相容，憂喜不相關的，對立的階級。

由無階級的社會向階級社會的轉化，是在地球上到處演過的。「即在近代文明的全歐洲，二千年前，奴隸制度有絕對支配的勢力。世界大多數的其他國民，莫不經過這時代。發展最落後的諸國民間，迄今尚有奴隸制度之殘骸。（琉球在明治末期尚留有奴隸制度之形骸）人們直至今日仍在非洲一帶發見此種制度」。

爲社會外皮（生產諸關係）之一形態的此種奴隸制度，不待說是適應着勞動力或社會之生產諸力的發展程度，而循着其成立，發展，及沒落之過程走的。爲着奴隸制度之成立，自奴隸方面言之，則其勞動之生產力，非發展到能生產維持他自身生活以上的剩餘生產物之程度不可；自奴隸所有者方面言之，則他非預先保有，爲奴隸勞動所需的工具和原料，奴隸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不可。故奴隸制度之成立，必以勞動之生產力發展至一定階段，加之憑着因而生的生產物之剩

餘，社會上已生有某程度以上的分配不均的現象爲前提，復次，爲使此奴隸勞動更進而成爲支配全社會的東西起見，勞動之生產力以及財富之集積，尚有遠遠遂行此程度以上之發展的必要。可是社會之生產諸方，這般往前發展着，結果終於達到了某階段，於是今番這個所謂奴隸制度的強制的勞動組織，却成了生產諸力更向該點以上發展的桎梏。奴隸制度於是乎讓位於農奴制度。

當無階級社會的原始共產社會，移行於一個階級社會的奴隸社會之際，吾人所不宜忽視之重大事實，乃當此等階級之形成，即當社會分裂爲對立的階級之際，當作一階級統制他階級之機構的國家政府也成立起來了。

當波斯希臘戰爭時，希臘奴隸之數，在可林斯(Corinth)爲四十六萬，伊齊那(Aegina)爲四十七萬，自由人一名約當奴隸十人。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詳細論列過的，此等事態之成立，原非單憑權力一點可以說明的。可是以搾取者一人約當被搾取者十人之比例而成立的社會，則萬無不靠權力而能維持妥善

之理。所以這種社會，全無例外，保有一階級爲壓制他階級的一定的權力機關。

吾人動輒認爲此種裝置或機關是與人類社會生活不可須臾離的東西，加之多數學者爲維持或堅固吾人之此種幻想起見，常常不憚煩瑣地縷舉着各種道理。可是我們一旦超脫被局限的狹隘的眼界以外，辯証法地——卽全面地——遙瞻人類發展過程之全體，便知人類爲壓制其他人類之特殊裝置的國家，是單在人類榨取其他人類的生產關係存在的時候和地方才發生的。愈以少數人作愈有力的榨取多數人，則此種裝置愈加強大化，這是極容易看得明瞭的。

歷史上繼奴隸制而起的是封建制。社會的基礎的分裂，此處爲封建地主和農奴。往昔日本之所謂「百姓」，「作人」，「田堵」等，中國唐代之所謂庄客，寄庄戶，客戶等，英國之所謂「維林」(Villein)均爲農奴之一種。就十二世紀之英國言之，村落耕地之五分之二或三分之一，謂之「得敎」(Demesne)爲領主自用，其剩餘土地則分配於農奴們。普通之農奴受地約三十畝，許其用此爲自己

而耕作。可是他們不獨於每週之三日中必須無償地服役於領主自用地，尚負有其他種種賦役。在維持此制度最長久，而且爲狀最殘酷的俄國，實際上與奴隸制度殆無軒輊。（參照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八章之二，題曰「對剩餘勞動之熱求，工場主和波遮（Bozar）」）

奴隸制和農奴制之間，至少有下述的差異。奴隸因他自身亦爲奴隸所有者的財產，故其勞動（或勞動之生產物）似乎全部都被奴隸所有者奪去。但是奴隸也非生活下去不行，故實際上，他也爲自己之生活消費其自身生產物之一部份。於是他的勞動必然分割成，爲他自身生活上所必要的勞動，（姑名之曰必要勞動）和多於此的爲奴隸主而行的勞動。（姑名之曰剩餘勞動）。但在農奴方面，一週間例如以三日花費於耕作從領主所租來的土地，且以其土地之生產物充作自身及家族之生活資料，餘下的三日，無代價耕作領主之土地，且該土地之生產盡爲領主所收取，因此農奴的勞動也是分割成，爲自己的勞動，（從他的立場看的必要勞動）

和爲他人之勞動。（從他的立場看的剩餘勞動）這關係，從時間上看，從場所（耕作的土地）上看，外觀上極爲明瞭。

x
x
x
x

農奴制度更轉化爲賃銀勞動者制度。社會的基礎的分裂，此處則爲資本家和賃銀勞動者。不待說，當今的社會就是此種賃銀勞動制——卽資本制——獲得支配勢力的社會。這制度之下榨取的是資木家，被榨取的是賃銀勞動者。賃銀勞動者之勞動，在其分割成，爲其自身生活上所必要的勞動和在此程度以上提供他人的剩餘勞動一點上，與奴隸勞動，農奴勞動，本質上固無絲毫分別。但在賃銀勞動者之場合，例如他勞動十小時，資木家對他支付二圓的賃銀，這表面上好像是對於十小時全體勞動的代價，——實際上，縱然例如只五小時的勞動是必要勞動，剩下的五小時勞動是被資木家無代價所榨取的剩餘勞動，——因此他的勞動被資木家榨取的事實，完全從表面被隱藏了。這恰好和奴隸勞動的場合相反。奴隸勞動

在外觀上似乎全部都是爲他人的剩餘勞動，可是他的勞動的一部分，依然是爲其自身生活所必要的勞動。但是賃銀勞動者之勞動，則反乎此，其全部好像是爲其自身所必要的勞動，其間絲毫沒有包含無代價提供於人的剩餘勞動，現在明確地曝露隱藏於此種現象之下的真象的，便是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論，但關於這層此處尙非詳細闡明之所。這兒當前的問題，端在觀察基於榨取方法之不同，通過現象形態之一切差異而共通存在着的，一階級榨取他階級的基礎的本質上的同一性。

我們已說過，國家是和社會的階級分裂以俱生的，詳言之，在所謂一階級之榨取的經濟構造的上臺上，必定再成立當作一階級壓迫他階級之機關的政治的土層建築。現在通觀過去社會經濟構造的推移，除古代共產制度之時代外，其餘如奴隸制，農奴制，賃銀勞動者制時代，社會常分裂爲階級，故在任何時代，那兒必定成立着國家。所不同者，則爲隨着社會階級之構造的變化，其政治構造之形態亦隨之以俱異。

此處殊無餘暇談到此等政治構造的差異和變化。所須附帶一言之，便是這種政治構造任取如何之現象形態，而其本質——在不外爲一階級壓迫他階級的特殊機關裝置一點上——無所差異。

古代史的基本事實，「奴隸不能看做人類，不僅不能當作市民看待，也不能當作人類看待。羅馬法視奴隸爲物件。關於爲人身保護的其他法律固不待言，連關於殺人的法律也不能適用於奴隸，牠專保護了那被認爲有完全權利的市民或奴隸所有者。……奴隸所有者雖享受着一切權利，而奴隸依法律只是物件。因此，不用說施於奴隸的一切暴虐行爲，連殺戮奴隸也不成爲何等犯罪。」我們務必着眼於這基本的狀態。因爲政治組織的現象形態，縱令如何花樣翻新，而牠却時常是一階級爲壓迫他階級的國家的裝置，其結果，毫無例外，只以保護榨取階級之利益爲目的，鑑古以觀今，思過半矣。

x

x

x

x

以上我們追踪着過去社會形態的主要階段，其間涉及了階級，國家，以及階級和國家之關係，國家之本質等等問題。此等知識，在我們理解現在事態上，成爲不可少的導線。

生產諸力之不斷發展，是人類發展的基礎條件。故往前發展的生產諸力，成爲與現存之生產諸關係相矛盾時，在我們不目擊全社會之沒落的範圍內，則該矛盾之解決，唯有因着生產諸關係之轉形，——即棄舊衣披新衣——才能解決。比如人類在過去每逢遇到此等矛盾，常常在此種唯一的可能方法上與以解決。從古代共產制到奴隸制，從奴隸制到農奴制，從農奴制到現在之賃銀勞動制（即資本家的社會組織）的社會形態之推移，即人類往日行過的如此解決的主要足跡。現代之矛盾仍不外只能在此等方法上才得解決的。因此爲遂行此歷史的任務，新登政治鬥爭之舞臺的階級，就是普羅列塔里亞。布爾喬亞政府之一員的井上財政大臣，一面以在他的立場上到底無法解決的問題當作問題，一面宣言賭死以處理此未曾

有之國難。但同時，普羅列塔里亞也提出從彼等自身之立場的根本上解決方策，一面攀躋於革命的舞臺。二者中究竟何者能解決此問題呢？歷史不久將與以解決吧。（一九三〇年九月）

第六回

如讀者所知，本「講話」第四回之最後部份，約被刪除三頁之多，第五回，則自劈頭刪削之十五字起，迄末尾之九十二字，前後共被刪去千餘字。此種情勢之下，我對讀者談話幾乎比打長途電話還難。執筆者，多年來卽有將自己的作品，在付印之前，再三重讀，連表面上細微之點亦加審慎的習慣，故既經擱筆，原稿離手之後，亦每能暗記其中之緊要文句，及至印刷之後，亦有趕快拿來一讀然後安心的癖氣。此書之第五回，迄今無反復重讀之意趣。原稿離手之後，大凡希望能保存原意的處所，結果毫無問題一概被抹殺了。此情此景，略如一瞥已令人傷感無既。這樣滿身瘡痍的文章——翻譯以外——被公于世，固事之當然者歟！殊不能令人無疑。茲當續稿之際，深懷「筆重如錐」之感。然而馬克斯主義者并

非專為滿足自己的興味而寫作的。恩格斯名著「反杜林論」一八七八年的序文裏，即以「下面的著作決非甚麼『內的衝動』的產物，而是恰好相反的」為首句，敘說那是「極不愉快」的工作。其次列寧在「帝國主義」一書的俄國版的序文裏寫着，『這著作，因為是一面顧慮着沙皇政府之檢查而寫成的』，因此在那裏，『縱令萬不得已提到政治，也只好小心翼翼，以暗示的，委婉曲折之言辭出之。在自由風行之今日，回首復讀這小書中為顧慮沙皇政府之檢查，因而出于歪曲，曖昧，殘缺不全之處，實屬痛苦。以帝國主義是……的意思，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言語為社會主義，行為是愛國主義）即係對於社會主義之完全背叛，……勞動運動內部之分裂與帝國主義之客觀情形相關聯等等，關於這些問題我不得不以「奴隸之言」出之』。由此便知該書中，有不少以「暗示的言辭」，「忌諱的言辭」，或「奴隸的言辭」寫下的「歪曲，曖昧，殘缺不全之處」。雖如此，但著者于獲得完全的言論自由之後，仍將該書保存原來面目，不加改訂。一讀該書德

法文版之序文，知其關於此層曾作如下之闡述。

『此著作，如俄文版序文所記，乃爲顧慮一九一六年沙皇政府之檢查而慎重寫下的。我此刻毫無改訂全文的打算，加之那樣做去，恐亦無益處。……不改全文保存原來面目，對於先進資本主義諸國的多數革命群眾也許還有些利益。因爲他們能藉着由檢閱之立場上是合法的本書的先例，確信在一切革命者被最近逮捕之後，還能利用，例如在今日美國法國之革命群眾間剩下來者，合法性之僅少餘地，證明關於「世界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和平主義者的見解，和希望，全爲虛偽一事，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所謂社會主義的和平主義者，是指在口頭上爲社會主義者，而在行爲上則不過是布爾喬亞的和平主義者，因此所謂布爾喬亞的和平主義者是不俟資本主義之崩潰破滅，即夢想永遠和平的人)。(此段原文伏字極多——譯者)

(上面的摘錄，概係根據長谷部文雄氏之譯文。流行很廣的該氏之譯本，通

前至後未用一伏字。這當然是曾經沙皇政府之檢閱的，可是，茲為願慮標榜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濱口新內閣之合理的檢閱起見，特用若干伏字。」）

內閣更迭後，著作品之檢閱更呈苛酷之觀，對此之有效抗議目下全不能行。他方，一部分人，在認為凡在現狀之下寫作合法的東西的人，都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獨斷之下，寫成保證受禁止發賣的東西，以滿足自己的小布爾喬亞式的革命精神，而常有過于心小的傾向。……正直言之，我自身亦動輒為此種精神所重襲。比如這「講話」所受之檢閱拘束一至如此，鄙人屢屢感覺殊無繼續寫作之勇氣，即勉強寫下亦屬毫無生趣。但反觀之，恩格斯氏，在受着德國社會民主黨多數代表的無情攻擊，例如該黨大會通過禁止將其文字登載于中央機關報的「前進」上，終于只被採作附錄的不愉快的情勢之下，（在半世紀後的今日觀之，對後世有如此偉大貢獻的恩格斯的主要著作，當日在同人中受此踐躐，實屬不可思議），堅忍不拔地硬幹下了這「很不愉快的」事情，（寫「反杜林論」時，隨着杜

林廣涉諸問題所散布的愚論，一面辯駁地寫下馬克斯所主張的辯証法方法及無產階級世界觀之解說的麻煩勾當，）而且因此，堪稱「除資本論外，當作傳播馬克斯主義的一特殊方法，及一特殊體系之無上貢獻的」，「馬克斯主義的歷史的劃期著作」，——「反杜林論」，畢竟寫成了。（引用符號裡是里亞沙諾夫的話）

。再則列寧在兇惡無比的沙皇政府的檢查之下，還能一字不刪，完全合法地寫成帝國主義戰爭的不可避免性一問題——我略觸此問題即被出于卑劣手段刪除三頁。——他說他因爲此點只得應用「忌諱的言詞」，或「奴隸的言詞」，在好些地方非忍心出于「歪曲，曖昧，殘缺不全」不可，後來「在自由之日回頭讀此仍屬痛苦」。他又說他之忍此痛苦却爲必要，時至今日，當時不得已而出于歪曲不全的東西的原樣保存，「反爲有益」。這些事實對於此刻的我是一種教訓。我并非爲娛樂而著作。在必要之際，縱令那是如何不愉快的事，縱令受着如何窮屈的拘束，吾人亦有遂行此事之義務。因此我毫不灰心，意欲以一番苦心，利用這有數

十萬讀者的論壇，務求以完整的文章，通過二重難關送達于讀者諸君之前。（此處所謂完整的文章，係指在檢閱的意義上，沒有伏字的文章。所謂二重難關，亦係指在檢閱的意義上，一為雜誌編輯室的私的檢閱的難關，二為內務部警察局的公共檢閱的難關。）在此等條件之下，我果有寫作何等文章的餘地呢？以下的續稿將順序與以事實的解答。

九 唯物史觀（其三，社會的存在和社會的意

識）

因何緣故，從何而生固不得知，要之，人類頭腦裏最初生了何等概念（例如所謂地球的概念），由此概念生出一定的外物（例如地球）：凡作如是觀的就是觀念論的見解。反之，地球一外物最初離人類之頭腦意識而獨立地存在着，於是該外物由通過人類的感覺器官，（例如眼）反映于人類之頭腦，於是才生出所謂

地球的意識：凡作如是觀的，就是唯物論的見解。簡單說來，意識一般地反映存在——這是全唯物論的一般的論綱(Engels)。現在不將此見解局限于自然界，而將他徹底推廣于社會上時，於是獲得了所謂社會的意識是社會的存在的反映一史的唯物論的根本論綱。據恩格斯所言，「觀念論(以觀念和意識較存在和物質尤為本源的東西的想法)被追出于其最後避難所的歷史觀，唯物史觀被提供而代之，因此發見了并非已往似的人類的存在由彼等之意識而生，却是從他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的方法」。以下，擬將這史的唯物論的根本論綱——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之反映一事——在與唯物論一般的關聯上，用只要不為布爾喬亞哲學所迷，誰都得以了解似的平易的方法，稍稍詳盡地加以說明。因為吾人對於社會問題的根解決的態度——全體被壓迫大眾之從一切搾取的解放(此種社會存在的消除)決非單憑書呆子的道德論等(一社會意識)所能實現的，這是必然非採取怎樣的道路不可的，我們的見解。——和以下所欲說明的史的唯物論的根本命題，有着

緣結不解的連絡。

我在本講話第一回「辯証法的唯物論（總論）」之最後部分，曾引用了關於此問題的列寧的話。那是以極簡單明快的語句對此問題的說明，故不厭重複，擬將其言再行摘錄如下。列寧說：

「在世界經濟範圍裏的各個生產者，意識着在生產技術上所引起的如此這般的變化，各個商品所有者，意識着他們以如此這般的生產物和其他的東西相交換的事實，可是不論生產者或商品所有者，他們全未意識着因着這事而變化社會存在的事情。且其一切分歧點，而盡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內部的如此諸變化的一切總計的，馬克斯以為不會有七十人。如此變動諸法則在根本的途徑上被發現出來，如此變動之客觀論理和其歷史發展之被啓示出來，乃是被苦心成就了的東西。——此處所謂客觀的，并非指從為意識體的人類而成立着的社會，與意識體之存在無關係地生存着，且能發展的意思，却是指社會的存在從人類社會的意識而獨立

着的意思。諸君謀生活，營經濟，育兒女，造什物，再則從那些生產物交換之事實，於是隨後發生的事件的一個客觀的必然的連鎖，一個發展之連鎖，成立起來，可是這是離諸君的社會意識而獨立着的，諸君之社會意識決不能無所遺漏地而全完把握這些東西」。（唯物論與經濟批判論）

上述列寧之言，我似乎在其他論文上再三引用過。但至今日，這話所蘊藏的豐富的意味，尚爲一般所不知。（例如我在與本雜誌同時發行的某雜誌上答復土田杏村氏之批評時，不得已要重行談到這問題）。我非擁護維持這說法不可。

我決沒有說我們關於生產和交換的個人活動是無意識地行動着的。例如我是一個經營紡績業的，我如果站在其他同業者之先，採用某種新發明的機械，這不待說，斷非無意識的行動，我必定想到因此勞動之生產力能增加若干，於是出品絲的生產費能節省若干等等，並且想到因此而起的生產技術上的各樣變化，這

固不待論，即因此而暫時將生于我個人經濟上的利益，亦早在吾人意想以內。但是我採用了新式機械一事，隨即刺激其他同業者，使他也非採用同樣的機械不可，於是引起絲價的低落，叫乏于財力的不能利用同樣機械的小企業者，傾家蕩產，這樣一來，一方面助長資本的集中，他方面生出關於不變資本（投于原料機械上的資本）和可變資本（充作貨銀的資本）之比率的社会不平均上的變化，這事一方又叫勞動者之失業數加多，社會全生產品的分配愈不利于勞動階級，他方又生出平均利潤率之漸次下傾，促進小資本家的沒落等等，從一件到一件，以至生出「隨後發生的事件的一客觀的連鎖」。因為這事，小資本家和大資本家的社會關係，資本家階級和勞動者階級的社會關係等等，總之，吾人互相連結的社會諸關係——即吾人之社會的存在——徐徐地，而且必然地，亘一切分歧點而起變化。當時固是有意識地利用機械，可是隨後惹起的種種變幻却是意想未到的，也是不能意想到的。

x
x
x
x

以上所論是誰都不難理解的，雖然如此，但關於此層仍然時常有許多誤解發生，這是因為構成社會的各個人乃是意識體的原故。就前例論之，比如我以紡織業者的資格採用某種新機械，不待說我并非出于無意識的行動。此時我固然想到因應用新機械而生的生產技術上的各樣變化，即因此而將暫時產生的個人經濟上的利益，亦早在我的想像以內。如此所謂有意識地活動正是人類的特徵。於是社會在由如此的意識體的人類而成立的一點上，和地球是由無機物構成的有所不同，故社會的運動異乎地球的運動，并非和這種意識體之意識的活動無關係地行動着。本着這層關係，人們遂把我們的社會的存在亦認作是我們意識的產物，因此歷史觀居然成爲「觀念論的最後逃難所」了。

可是，我們對於這層又說人類的社會存在是離其社會意識而獨立的。我們的社會存在是怎樣的呢？牠一天一天怎樣往前變化着呢？這些事情不是我們所一一

意識着的，亦不是得以意識到的。這是我們的主張。

我在本講話的第四回之七的後部曾說，「今日資本主義正在朝氣蓬勃急速前進的領域，首推土耳其及阿富汗。此兩國不論在經濟上或思想上無不極快地從封建主義往資本主義推進。同樣，英國各領地及南美之若干國內，資本主義也急速發展。就世界全體觀之，一方面，雖云資本主義的一般的經濟體系上，沒落的朕兆愈加顯明，而他方面，則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在地理上還大有開闢，被資本主義地生產的貨物日臻繁茂」。但現在關於吾人之社會存在的此種鳥瞰圖的概觀，尚為大多數人所未能稍稍意識，何況「且一切分歧而盡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內部諸變化之一切總計的，馬克斯以為不及百人呢」？

阿多納特斯基的「列寧主義之理論和實踐」裏說：「思惟被存在所決定。……我們特別不要混同現實的社會關係和與此相關聯的人類思想着的東西（即人類之觀念），而應如實地加以究明。這兩樁事情之各自不同，可由在歷史之各階段

上所看到似的，縱然一定的社會關係成熟了且確實了，而對此的意識尙付闕如，人人尙未能詳細了解彼等自身之所爲一事，充分證明。第一步關係成熟，然後生出意識，人們才開始理解牠。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俄羅斯，資本主義已成有目共睹的事實，但還有「學者」著書立說論證提出俄羅斯之資本主義乃無意識的其餘的事實。及至九十年代，「人民之意志」黨，還和馬克斯主義者很起勁地爭論着，俄羅斯是否有資本主義的存在。

我寫到此處，不禁聯想到日本左翼陣營內所起的討論。我們偉大的導師說，「我們的理論不是一種宗教的信條，乃是行動的指導原理。主張非因意識而規定存在的唯物論的見解，要求我們應當在原有的狀態上認識我們鬥爭上的客觀的存在。列寧在其名著「幼稚病」一書上，批評德國的急進主義者說：

「德國的『急進主義者』們，把他們的希望[○]和關於此問題的自身的觀念的和政治的態度，作爲客觀的現實。這是對於革命者最危險的錯誤。在特別野蠻殘忍

的沙皇主義的羈轡，且特別長期間，造出了各方面極其多樣之形式的革命者，和具備值得驚異的剛毅勇爲，熱情奮鬥的革命者的俄國，我們馬上逼近地觀察着革命者的如此過失，且與以深遠的研究，因此我們特別認識這事實，隨之他國的此等過失也特別突現于眼前」。

以自身們的希望換作客觀的現實一事，無須煩言，是含有徹底排棄唯物論的意思，所以非惹起「最危險的錯誤」不可。我現在頗有最近便會看見此種錯誤吧的感覺，但此處尙無對之加以更進一步之研究的必要。

我們離開一下當面的問題吧。單就阿多納它斯基所舉的在俄國的一二實例看看，即不難知道社會存在的變化是不易浸入我們的意識的。「思惟被存在決定，但意識之追從此決定，有時極爲緩慢」。（阿多納它斯基前書）如此「不能和變化的現實比肩偕行的意識，不過反映着「昨日」的現實罷了。然而，「我們的政治活動不是彼得格勒的列烏斯基似的平坦大道」。反是等于攀登充滿艱難險阻前人

罕至的羊腸山徑。然而如果我們以像自己所希望的意識，或不過反映着「昨日」之現實的意識，換作客觀地現存着的「今日」的現實，而渡此險阻艱難，則如盲人瞎馬那兒極易觸犯過失。所以不以存在生于意識而以意識不過存在之反映的唯物論者，作為一切活動之前提，務必先有正確的客觀的存在之認識的必要。對於這層尚無心得的人可謂不懂馬克斯主義的ABC。故馬克斯作為一般的問題，最先致力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的分析，列寧亦說，「人類之最高任務，在把握一般的根本途徑上的經濟的進化（社會存在的進化）的客觀論理，而使人類之社會意識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進步的諸階級的意識，儘量明白地批判地對之相適合」。（列寧「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

x
x
x
x

現在作為吾人之社會存在的基礎構造的東西，乃是經濟的諸關係，（馬克斯所稱的生產諸關係），這些，如前回所述，大概是由古代共產制到奴隸制，由奴隸

制到農奴制，（即封建制），再由農奴制到現在的貨銀勞動制，（即資本家的社會），轉形而來的。再則此等社會諸形態，除自然發生的原始共產制以外，盡皆分裂為搾取的階級，（例如奴隸主封建領主，資本家），和被搾取的階級，（例如奴隸，農奴，貨銀勞動者），因之，適應此層，作為搾取階級壓制被搾取階級的國家機構，也是共通保有的。那便是作為立于經濟基礎之上的，隨之也就是適應經濟基礎之特殊性，具備各種特徵的，社會之政治的構造。這政治的構造如何不外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壓制機構一層，前回已略作若干的暗示。現在且待進一步的探討。

却說這樣的社會之經濟的構造——其上有適應他的政治的上層建築——即社會之實在的，物質的土臺，無須解釋，那是我們的社會的存在。我們至少把那些社會存在的種種樣式，在其成立之最初完全無意識地一直維持到現在。至于我們關於那點的有意識的作用，無論何時，都是在牠既已成就之後，「資本論」第

一卷題目「商品之物神崇拜的性質及其秘密」一節上，這樣說：

「關於人類生活之諸形態的思索，和那些科學的分析，一般採取和現實之發展相反的道路。那是 Post Festum [後來]，因為那原故，把發展過程所成就的結果作為開始」。

這句話是數年前即為福本和夫氏所着實引用過的，為日本通達馬克斯主義文獻的人們所盡知的，可是至少我個人直到今日，對於此句之意義還未有正確的理解。馬克斯在這裏特別使用 post festum 一拉丁語，如果我未誤解的話，這就是「祭後」的意思，恰好是日本話「後祭」或後來的意思。如將馬克斯那句話換作別的口吻，恐怕會是這樣的吧：「關於人類生活諸形態（換言之即人類社會存在的諸形態）的思索，隨之即其科學的分析，時常是後來的事，在當作發展之結果的一定形態既已成就之後，那才開始被行着的」。稍加考慮便知這是至當不移的。何故呢？因為社會意識既不外社會存在的反映，於是社會存在之一定的形態如果

未先行成就，則所謂關於那點的一定意識的確立，思索之開始運行，都是不可能的。

由此看來，欲從「社會的意識，即種種哲學的，宗教的，政治的學說和見解，來說明人類的歷史，這是如何顛倒本末的事情！關於社會存在的思索——這種觀念的東西——一概是事後演着的尾聲，這不過反映着事先演過的本戲。世界上沒有從反映出來的東西說明被反映着的東西的道理，只有從被反映着的東西說明其反映。譬如我的形貌并不是由我的照片而生的，不過是我之現實的存在映于照片上罷了，所以那照片上何以顯着如此這般的姿式呢？這只有從實物之我的如此這般的姿式才能說明。因此馬克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有名的唯物史觀公式裏說，「我們當觀察社會變革之際，應該常常區別在經濟上生產諸條件中所起的物質的，能被自然科學忠實確證的變革，（即社會存在的變革），和人類在其中使其被意識着此種衝突（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的衝突）且至于能克服牠

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乃至哲學的，簡言之即觀念的，諸形態」，且謂「此等革命時代由其時代之意識來判斷一事，不僅不可能，而且此意識之爲物，却非從物質的生活（即社會的存在）之矛盾，社會的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來說明不可」。

安部磯雄氏的「社會民衆綱領解說」裡說道，「要之，危險思想多生于生活艱難，故與其直接取締危險思想何如先從努力解決生活艱難入手之爲高明呢」。「偶讀此言，頗有滑稽幽默之感。因爲他想「努力」着的「解決生活艱難」一事，完全以施行于資本主義的範圍內爲條件，卒之不外替永久維持資本主義「努力」，如果真是這樣，那末這又不外努力助長着爲資本主義社會存在之思想反映的，所謂「危險思想」的滋生。如果氏之所謂「解決生活艱難」含有真正徹底解決的意思，那末牠自身就是布爾喬亞所稱的「危險思想」了。企圖真正徹底解決被壓迫大眾生活艱難的馬克斯主義，據馬氏自己說，即是「使人類能意識着生產諸

力和生產諸關係的衝突，且達到能克服那衝突的一個觀念形態」。更據恩格斯所說：「生產諸力和生產方法間的此等衝突，並不像人類之原始罪過和神之公平的衝突一樣，發生于人類的頭腦中，那是從客觀的，在吾人外部的，離開引致該物的本人意志和行動而獨立的諸事實而成立的」，因此布爾喬亞及其辯護者所稱的危險思想，「正是此種事實上之衝突的思想的反射，也不外直接呻吟于此衝突之下的勞動階級頭腦中最先觀念地反映了的東西」。（反杜林論）既經轉化為對于生產諸力發展之桎梏的資本主義，在當作規制我們社會存在的客觀事實的存續的限度以內，近代社會主義——馬克斯主義——直接間接是無法制止的。『牠由公生活的一切部門「發生」出來，其幼芽散布各處，其「傳染」（如用布爾喬亞及其代表所慣用的口吻和會心的比喻時）侵入于肌體，浸潤于全身。以特別的注意堵塞一出口時，「傳染」又出現于完全意外的另一出口。……在一切場合，一切國家，牠發揚滋長。因為牠已根深蒂固，抑壓不足以令其衰微，反足以促其繁

茂』。那是我們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存在，反映于吾人之頭腦裡而生的社會的意識，所以資本主義社會中包含的矛盾愈益激烈化時，牠的力量也就更加强大起來！

十 唯物史觀（其四。普羅列塔里亞之認識的 武器——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

要之，一定的經濟組織，（一定生產諸關係的總和）在其下的生產諸力之發展達到一定的階段以上，其結果生產諸力成爲往前發展的桎梏，於是被破棄，被止揚，不得不讓位于新的，更高級的經濟組織。這樣古代共產制向奴隸制，奴隸制向農奴制，農奴制向賃銀勞動者制轉化。這是應作爲社會之經濟的基礎構造之變革而被最先理解的。復次，在從來的階級社會裡，此種基礎之上，必然存立着

一定的政治的上層建築。這不待說，隨着基礎構造之變革而變革。這是應被第二段地理學的。最後因爲社會意識原不過社會存在的反映，故由此種社會意識（種種哲學的，宗教的，政治的學說和見解）而成的觀念的上層建築，隨着經濟基礎的變動而變動。這是應被第三段地理學的。

當吾人談及怎樣的社會現象時，必須常常着眼于爲該現象之地盤的經濟上的基礎事實，尤其是階級的對立。列寧說：「諸君必須時常着眼于，由奴隸制之原始形態向封建制走的，隨後更向資本主義走的，社會推移的基礎事實。爲甚麼呢？因爲唯獨將一切政治學說嵌套在這個基本的框子裡時，（因爲這是關於國家的演講的一節，所以特別提及政治，其實一切思想莫不如此），我們才能正當地評判這些學說，了解牠所爲何來。蓋人類歷史之此等大時期，——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時期——每個都是包括數千年乃至萬年，呈示着許多政治形態，多種多樣的政治學說，各色思想，各種革命——而且在和布爾喬亞學者或政治家

們的政治的，哲學的，及其他學說特別相結合着的這些異常多樣性複雜性的當中，我們如果不要走錯路，那末就只有以當作社會之階級分裂的準繩的，階級支配之形態變化爲端緒，然後從此觀點研究一切社會問題——經濟的，政治的，精神的，宗教的，及其他諸問題——的場合方屬可能」。（「關於國家」）

誠如馬克斯之言，「隨着經濟的基礎的變動，一切巨大的上層建築，或徐或急地變革起來」。因此人類歷史的輪郭是按照此等變革而描摹下去的。（沒有無變革的歷史。如有人以爲現存諸制度是永久的東西，則其人異無主張「過去曾有歷史一物之存在，而今日則歷史早已不存在了」。）站在如上的見地把握着此等變革的限度以內，唯物論便徹底地侵入歷史的領域內，那以意識和精神爲本源之物的觀念論，「就從牠的最後避難所的歷史觀中被放逐出來了」。這樣唯物史觀就被提供了。

而且所謂唯物史觀就提供了這一句話即是指着，人類歷史的必然的變動開始

被科學地理解了，並且同時表明着人類被盲目地轉入于歷史的自己運動中一事已告停止，而到了可以有意識地形成自己本身之歷史的（換句話，即自身的社會的存在）意味。於是人類的歷史，隨着此認識之確立不得不一變其本質了，因為憑着必然的認識人們在此獲得新的自由了。

古代共產制，奴隸制，農奴制，及現存資本家制度，這些社會形態皆是無意識地被形成的。在此等社會形態之下素描出來的已往的歷史，不外是，因為脫離了社會統制的生產諸力的不斷發展，此等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間必然產生的矛盾，當作一個「自己運動」而盲目地使其繼起了的自然史的過程之連鎖。誠如馬克斯之言，這原不過「人類社會的前史」（die Vorgeschichte der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而且這前史目下正漸次逼近了最後的一頁。牠已經發展到了『社會生產過程之最後對敵形態』的資本主義，而此資本主義又一步一步逼到了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因之，這資本主義體系內所包含的矛盾，現在正呈現着空

前的激烈化。「可是在資本家社會胎內發展了的生產諸力，（雖然那是在此社會內叫階級對立激烈化的主要原因）造出了爲此對立之解決（從各個人之社會的生產條件而生的對敵關係的，窮極的徹底的解決）的物質的諸條件」。現在移生產手段于社會公有之下，大眾統制社會的生產，有計劃地調整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一事，也成爲當然的了。生產手段一旦移于社會公有之下，欺騙，榨取都沒有了，階級和階級之一般鬥爭也被廢除了。加之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如果被有計劃地調和起來，則因兩者之矛盾衝突而惹起的當作「自己運動」的自然史的過程也被止息了。一言以蔽之，成爲已往一切歷史上之動力的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間的矛盾，和當作人的表現的榨取階級和被榨取階級間的鬥爭等，無不斬草除根了。我們現時正在企圖開始描述着人類本史——對前史而言——之第一頁的關頭。所以唯物史觀，乃是當人類歷史上如此鬥爭關頭的，當作人類對其自身的社會存在之變革過程已有自覺的產物，爲得……——「不是爲得這個那個特殊階級組

織之破滅，或某特殊階級勢力之建設，實係基于普遍地消除階級之要求，歷史上才得以開始提起的；此要求如不實現則非陷于中國之苦力的境遇不可；——而被提供的「偉大的認識的武器」。（此段及以下三段原文伏字甚多頗難了解——譯者）

因此：——從來拘束或支配吾人生活的盲目的自然法則——能認識了。賴此認識，吾人才得到免于被我們自己的生產物所支配的可能性。「自由，并非橫亘于離自然法則而夢想的獨立的當中，却是橫亘于，此法則之認識裏；且因此認識而被假定的，使此法則實際地為一定的階級而活動一事的可能性中」。（反杜林論）

「社會地作用的各種力量，在我們不認識牠，不把牠放在意下的範圍裏，牠和自然而之諸力一樣，盲目地，無理地，破壞地作用着。可是一旦認識了牠，把握牠的活動，方向，作用，則使其愈益隨從吾人之意志，且因之為吾人所利用一事，完全可以得心應手。此事尤適于今日的強大的生產諸力。我們如果執拗頑固對這些生產力之性質和特性不去加以理解——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和其辯護者們是不接受

此種理解的——那末這些生產力便會對我們發生反作用，支配我們。可是一旦理解了牠的性質，牠就在協同生產者的掌握中，由強暴的性質轉化為溫順的性質。那恰如暴風雨中之雷電的破壞力，和慣用的電機電燈等電氣的差異一樣的，又如火災之火和炊爨之火的相差一樣的。最後隨着被認識了的那性質由處理今日之生產力，代替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按照全體及個人之需要的社會的有計劃的生產規律，終于能施行了」。如此資本主義的生產……，我們的社會存在的形態，在此就看到了……。「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叫人口中的絕大多數變成普羅列塔里亞，於是造出了必須完成此種變革過程的力量」（反杜林論）。正是這普羅列塔里亞階級……，為得「具備在他們腦袋中難于抵抗的必然性，多少以明顯之姿而相逼迫的事實」，發現了從風雨中拯救遭難船的不二法門。辯證法的唯物論——唯物史觀，乃當普羅列塔里亞向此道進軍時，或衝鋒陷陣，或繞道包抄，或暫時後退，或轉向出發，採取着一切變化無窮的戰術的，而且是為得最確切地最迅

速地達到最後勝利之目標的「行動的指導原理」。

但這種目標倘若終能達到，則吾人在物質生活的社會生產之領域裏，獲得相當的自由。不待說，如馬克斯之言真正意義上的「人類的本史，是在因必要及外的目的性規定着的社會被廢止的當兒，事實上，才開始發生的。牠橫亘于事物之性質上，本來之物的生產之領域的那邊。野蠻人爲滿足他們的欲望，爲維持或再生產他們的生活起見，不得不和自然鬥爭，同乎此，文明人亦不得不這樣辦，并且他們任在何等社會形態之下，再則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法之下，亦不得不如是。這物質生活領域裏的自由，唯獨在被社會化的人類——協同着的生產者，代替在自然與他們的物質交換中（社會的生產）由盲目的力量所支配，却將其合理地統制起來，拿到他們的自由意志之下，且把牠在以最少之勞費，而且最相當最適應于他們的人類性的諸條件之下，得以成就的當中，才能存立的。但那事依然在爲必然之領域一事裏無變動。在這必然之領域的那邊，相當于自己目的之人類的力

的發展，真的人類之本史乃開始。但牠唯有在當作其土臺的必然之領域上才能開花」。(「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分冊)但，縱然在真的人類之本史的這方的所謂必然之領域裏，在行將到來的社會中，我們和自然界所行的物質交換(社會的生產)，被「合理地統制」，「拿到自己的意志之下」，從牠「不再當作一盲目的力量而支配吾人」的意義上，我們將「必然」轉化爲「自由」。恩格斯說，「在這裏，人類開始在某種意味上確定地和動物界訣別，脫離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于真的人類的生存條件。……過去支配着歷史的，客觀的外部的諸力，而今屈伏于人類自身統制之下。自此以後，人類始以完全的意識親自作出他們的社會。……這就是由必然的王國走入自由的王國的飛躍」。(「反杜林論」)

於是人類之歷史完全一變其性質。唯物史觀，是自己意識着將來歷史的此種飛躍的變化的，在這點上，如吾人現在具有似的唯物史觀，是當作只在已往之歷史上爲妥當的東西，——即在固有形態上對將來之歷史不能妥當的東西，——而感

覺其自身之界限的。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的矛盾，由此矛盾而生的作爲「自己之運動」的盲目的歷史——其經濟的基礎上含有基于階級對立的一階級對於他階級的榨取關係，當作其政治的上層建築有一階級統制他階級的機關的國家的社會歷史——在普羅列塔里亞國家之成立的當兒完成了牠的最後的一頁。這樣一來爲普羅列塔里亞革命之認識的武器，在其革命成功之後再用新的鑄型被鍛鍊被改正。真是在辯証法之前，金鋼不壞的東西一樣也不能存在。

x x x x

我在這講話的「第四回，七，唯物史觀，其一」的起頭便引用幾段列寧的話，且聲明我的責任只在對之加以解釋，以上算是將預告中所許的略略辦完了。

列寧說，「直至今日支配着對歷史和政治見解的混亂和武斷，已爲表示一社會的生活之組織，作爲生產諸力之發展的結果，怎樣向其他較高級的組織發展的，——例如農奴制長成爲資本制——十分完整的科學所代替了。（本書第四回所

引)我在本講話的七八兩節算是將這層說明了。

列寧又說，「政治的機構是建立在經濟的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例如我們看到近代歐洲諸國之各種政治形態。在加強布爾喬亞對於普羅列塔里亞之支配上如何大有功用」。(同上)在本書上討論政治問題極為困難，故我無意爲此問題特設章節，唯自信已在許多地方與以若干的暗示了。

列寧又說，「正如人類之意識反映着離彼而獨立存在的自然界即正發展着的物質一樣，人類之社會的意識(即種種哲學的，宗教的，政治的，學說和見解)，反映着社會的經濟的組織」。(同上)這是在第九節裏已稍稍詳述過的。

列寧最後又說，「馬克斯的哲學是被完成的哲學的唯物論。牠給人類——尤其勞動階級——以偉大的認識的武器」。(同上)這是我在第十節中已闡明過的。

總之，恩格斯所謂馬克斯「二大發見」之一的唯物史觀，我已大致說過了。

第七回

據說近來教育部有一種徵集批評馬克斯主義的文献然後刊行廣布的計劃，着手的第一步，聽說是向全國大學或專門學校的教授們發出通牒，大意說，「凡關於上述問題具有意見者，務請從速寫爲文書提出綱目，至于論點則不拘關於馬克斯主義之任何部分，篇幅亦不加限制」。於是素來矢勤矢忠，翹首待命的教授們，今番是表現自己能力于其上峯的千載一時的機會了，早晚恐怕都將集中精力于馬克斯主義的批判（？）吧。將來果能徵得怎樣的東西呢？徵得的東西又有誰來讀呢？這是怎樣有趣味的計劃呵！正在這樣的想像中，所謂「祖國」雜誌之十月號裏果然出現了東京帝大教授藤井健治郎氏的唯物史觀之批判一文。該號所載，止于第一節之「唯物史觀之要旨」，如果我是教員的話，單就這一段就非扣他相當的

分數不可。茲舉一例。「政治經濟學批判」之「序言」中所謂唯物史觀之公式一物，是久已膾炙人口的，藤井博士也當作「最常被引用的文章」，引用了其中的一節，最奇怪的就是他竟寫下了這樣的不三不四的話：

「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發達到某一階段，就變成和既存之生產關係相矛盾似的。……從生產力之發展形態，其中被縛束着的生產關係激變起來。如此，社會的革命時代到來」。（「祖國」，十月號，九—十頁）

「從生產力之發展形態，其中被縛束着的生產關係激變起來」——這是甚麼意思呵！完全不知道。但牠的原文却是這樣的：

Aus Entwicklungsformen der Produktivkräfte schlagen diese Verhältnisse in Fesseln derselben um. 英譯則爲：

From forms of development of the forces of production these relations turn in to their fetters.

將牠直譯，應爲「凡此諸關係「生產關係」從生產諸力之發展諸形態轉化爲牠們的桎梏」。其意極爲明白，如一定之衣服原爲小孩發育所不可缺，然而小兒已長大爲青年，則已往之衣服轉爲妨礙發育的桎梏。於是同一之衣服由有用物變爲有害物，實現了辯證法上所謂「向反對物之轉化」。這是馬克斯原意之所在。然而藤井博士將應譯作「生產關係轉化爲生產力的桎梏」的地方弄作「在生產力之桎梏中的生產關係激變起來」（這是甚麼意思不得而知）大森義太郎君在「讀賣」上指摘這是誤譯，但我則不作如此看法。在日本最早就着手研究唯物史觀，且精于德文的藤井博士，萬無將人皆爛熟的句子到現在還譯錯之理。這大概是着了甚麼魔吧。竊思全國有名無名的多數教授們捧呈教育部的各項論文，恐怕盡是些中了相同之魔的東西吧。我以為與其糜費國帑印刷這樣的東西，不如在此「講話」完結後，和內政部的當局商量一下，藉教育部職員的聰明，將書中所有伏字胡亂加上些字完全令其復活，印刷百萬部分配全國之爲得策哩！

總之有效的批判，非立脚于應被批判之對象的完全理解之上不可。拒絕理解却要求批判，正如不給食物却迫其排泄一樣。立脚于對於對象無理解的空話，雖積至千萬卷，亦係鏡花水月，空中樓閣。這樣的東西如再實現，我將隨時與以迎頭的打擊。寄語天下教授，幸自勉旃。

閑話少說，言歸正題。

十一 由唯物史觀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解剖

我在本書之第四五兩回中，已經闡明了唯物史觀是甚麼。可是據馬克斯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觀念形態」中所言，則此史觀之爲物，原不過表現「從對於人類歷史的發展的觀察而被抽象了的，最一般的，大致結論」的東西，因之「此等抽象物，其自身，如果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則一點價值也沒有。牠只在使歷史的材料

容易有系統，暗示其各個層之順序上有些效用。牠像哲學一樣，（在此場合黑格爾的哲學浮現于著者們之眼前——河上補）提供一個處方箋和表格，隨之決不是能使歷史上之諸時代得以完成似的東西。困難反是在我們從事關於過去之時代或現代之資料的考察和厘訂系統時，或作現實的敘述時，才開始發生的。（「德意志觀念形態」）。後來恩格斯在寫給蕭米得的書信（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裏，說了與此相類似的話。「原來『唯物論』一名詞，在德意志的青年著作家中有成爲口頭禪的嫌疑，對之不加深討，開口便說這樣那樣都是唯物的。換言之，他們以爲只要說聲唯物的，於是問題就解決了似的。可是我們的歷史觀（即唯物史觀），最先是研究的導引，而不是似是而非的黑格爾主義者流的無謂的體系構成的工具。整個的歷史非從新研究一遍不可。因此，我們非就各種社會形態之存在諸條件一一探究不可」（久留間鮫造氏譯『恩格斯之書信』）。馬克斯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裏，在敘述唯物史觀公式之前便謂他以唯物史觀，爲其研究經

濟學的「導線，或指南針」再則在「資本論」第二版的跋文裏，指着敘述前記序言中的唯物史觀的公式說，「我在那兒已闡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論的基礎」。意謂唯物史觀是「只在使歷史的材料容易有系統，暗示其各個層之順序上有些效用」的東西，是研究時的「導引」，「導線」，「方法」。故蒲列哈洛夫說：「唯物史觀決非提供吾人以馬上能够解決人類精神史的一切問題似的，魔術的公式的東西，可是……給我們指出一條科學研究的確實道路」。這話甚有是處。

故關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馬克斯主義之理論，——即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必然推移的理論——就是憑着基于此等方法，解剖資本主義社會而被發見了的。此等解剖引得了「由剩餘價值曝露資本家生產之祕密」由此等祕密之曝露，科學地證明了，現代社會在企圖避免全體崩潰的限度以內，正如長成的青年不得不脫棄嬰兒時代的衣服披上新裝一樣，無論怎樣非捨棄曩昔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向一個新的社會形態推移不可。故如我們在本書第四回之開端所已提及的，恩格斯以「

由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而曝露資本家生產的祕密」，乃吾人有負于馬克斯的「二大發見」，且謂「因爲此等發見社會主義頓成科學」。

唯物史觀，正確地理解着關於從來社會諸形態全般推移的一般性質，可是單以此，則不能充分說明構成着全體的個別。爲明知此等個別起見「我們非將牠從自然或歷史的關聯上抽出來，單從牠的特性，牠的特殊因果關係上，加以研究不可」。一旦把握了唯物史觀的馬克斯，其後即以此爲其研究之「導線」，將其半生精力貢獻於解剖現代社會，努力完成他的主要的偉大著作「資本論」者，職此之故。抽象的一般理論，原不過爲接近此種具體的真理的一個工具，手段，或方法。由此看來，連「資本論」上展開着的理論，也不過指示資本主義社會之運動的——其成立，發展，及沒落的——一般的根本途徑。令政治升入科學範圍的馬克斯主義，任在怎樣的場合，決不是能以一般的抽象的理論，成爲吾人實踐生活的萬應丹。他常常要求在每個場合裏務必把握着具體的真理。明乎此，則馬克斯不以

單獨把握唯物史觀爲滿足的理由——隨之，如小泉信三所謂「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論，在馬克斯主義的意義上遙有輕重之別，前者重，而後者輕」之主張，乃屬誤謬的理由，——不說自明。

爲說明抽象的理論和其具體表現的關聯起見，我最近在某處引用了這樣一個比喻。這兒再利用一次。——數日前，我爲出席新勞農黨籌備會的演說會，於是坐火車從京都向名古屋出發，途中從名叫野州站的這邊起，便發見河川是向左流着的事實，最初一瞥，深以爲異。由一般公式的理論看來，川河必是向海流的。然而現在，雖則大海橫亘於南——即右邊——而河川却向左手的北方流着。但略加考察，則知此處之地勢，北方遙爲低下。故雖以川河朝宗於海，而此處，却爲當面的情形所限，乍一看去，是向和海相反對的方向流着的。如此，這一帶的川河一概流入琵琶湖中。此處之所以形成日本之一大湖泊，即可證明在往古那裏曾爲一大深凹之地。水爲當面的情勢所擺布，先要流向這低處。於是這大深凹爲水所滿

注，溝溜爲一能通汽船似的大湖以後，這才看見出口，成爲淀川，直至大阪灣後，始匯于海。——藉此一例，便知所謂百川朝宗於海，原不過一般的抽象的理論，決非任何河流均皆一直線指着大海。至於某川果屬如何幾經曲折，始注於海的具體事實，則非待個別的研究不可。

唯物史觀，原不過提供一切已往的階級社會如何依循其成立，發展，沒落過程的最普遍的，也是抽象的，一般理論。至於這一般的理論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上被如何具體化了一問題，——遭遇此等問題時「困難始發生」——如不把現代社會的存立諸條件詳加綿密，周到的分析，則無由理解。故馬克斯主義并非單獨建立於唯物史觀之上的東西，因馬克斯之力而實行着的「曝露資本家生產之祕密」的工作，正是使社會主義成爲科學所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

x x x x

改造雜誌八月號，登載了小泉信三氏的「唯物史觀和共產主義的歸結」一論

文。其中有這樣一段。（其中之一句前已引用，茲畧多引）。

「據恩格斯所稱，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論是使社會主義成爲科學的馬克斯之兩大發見。可是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論，在馬克斯主義的意義上遙有輕重之別，前者重，而後者輕。……」

「據馬克斯之剩餘價值論的教訓，資本家之利息利潤，地主之地租，皆由於榨取勞動者所產出的價值而成。但他不以此勞動榨取爲不當，不於此求其共產主義之論據一層，則誠如恩格斯所特意指點着的。……然則馬克斯要求共產主義的根據果在何處呢？據說他是求之於『吾人眼前每日進行着的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必然的崩壞裏』。然而資本主義必然崩壞的結論，原係建立於唯物史觀之上，固屬毫無可疑。然則剩餘價值論對於資本主義崩潰之結論上究有多大用處呢？爲用之處似乎極其輕微。

「馬克斯之唯物史觀在一八四七年之『哲學的貧乏』裏差不多以近乎完成的

形態出現着，……其根本思想在此原稿初草的時候，即一八四五年，即已明明被把握着了。否，在更前的『神聖家族』一節裏，馬克斯已將私有財產制度之消滅，當作由財富和普羅列塔里亞之對立必然產生的理論的歸結而說着的。而且當時他的經濟學的素養，還盾淺幼稚，尙未研究出堪稱爲剩餘價值論的東西。大體說來，他之探討價值論，剩餘價值論，而將其大成，總在他已經到達共產主義的結論以後的事情，大概不妨這樣說吧。……

「本雜誌前號，福田博士說，馬克斯之勞動價值學說決非馬克斯主義之『本營』，如以此爲其大本營，而集中主力向之攻擊排斥，實係謬誤。我（小泉氏）本着上段敘述的理由，作爲結論，與博士之意見若合符節，深爲榮幸。……要之馬克斯之價值論，剩餘價值論，不是馬克斯主義的最高部分。反覆言之，『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論，在馬克斯主義上遙有輕重之別，前者重，而後者輕』……」。

我打算把這點當作問題，故相當冗長地摘錄了小泉教授的論文，但不幸，那裏并找不出甚麼大不了的論據。恐怕問題之主要點，端在認爲所謂在「他（馬克斯）的經濟學的素養，還很膚淺幼稚，尙未研究出堪稱爲剩餘價值的東西」的當時，卽早已當作共產主義者而出現了的事實，但果真如此，那末，在這限度內，他的共產主義尙未完全被科學地建設起來。故此事和在唯物史觀之外，更以所謂「由剩餘價值曝露資本家的生產之祕密」的此時的一個發見，經馬克斯之手方使社會主義成了科學的主張，沒有何等矛盾，且正與之相照應。

馬克斯不以資本主義社會裏剩餘勞動之榨取——資本家對於賃銀勞動階級之勞動榨取——作爲道德論上的「不當」，不將「共產主義之要求」植根於此等道德論之上，則誠如小泉教授之言。徹底排斥以意見支配世界的觀念論見解的馬克斯，不將其共產主義根據於此等無力的道德論的說教之上，固屬當然。但所謂馬克斯不利用其剩餘價值論以非難資本主義社會之道德，和所謂不以其剩餘價值論作爲

共產主義之理論根據，兩者決非相同。

如小泉教授之言，馬克斯之共產主義以「在吾人眼前日日進行着的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的必然的崩壞」爲其根據。但爲教授所忽畧而爲吾輩所極重視的，是在爲得科學地證明此「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必然崩壞」起見，則馬克斯所發見的剩餘價值論，仍是絕對必要的。

小泉教授說，「此資本主義必然崩壞的結論，原係建立於唯物史觀之上，固屬毫無可疑。然則剩餘價值論對於資本主義崩潰之結論上究有多大用處呢？爲用之處似乎極其輕微」。按鄙見，教授的誤解正在這裏。古代希臘哲學家赫拉頤利圖斯（Heraclitos）說，萬物皆流轉。這是正確的。因之由這見地便引出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免於流轉的大體的方向。可是至於說到牠將經過怎樣的過程，轉化爲怎樣的東西的具體情況，則非單用所謂「萬物皆流轉」的智識所能說明。同乎此，把握了唯物史觀的人會大體看到資本主義社會也是因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的

矛盾衝突將必然崩壞的，但此點以上的具體的情形，則非將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聯絡作一詳盡的分析便無法洞悉。馬克斯之價值論，基於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解剖，因之，如列寧所說，和唯物論和辯證法，共同成爲「馬克斯主義之三大源泉的構成部分」。福田，小泉兩教授，現在從攻擊勞動價值入手，似欲集中其抨擊於新被認定的馬克斯主義之「本營」的唯物史觀。可是所謂由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而曝露資本家生產之祕密的，馬克斯的兩大發見，——換言之，堪稱馬克斯之唯物論和辯證法和資本主義社會之經濟學的研究的，馬克斯主義之三大構成部分，——形成着不可分的一體，而以其全體作爲「本營」。鄙人切願諸教授幸勿客氣與之作一整個的衝突。

十二 可驚的貧富之懸隔

日本最大金融資本家之一的岩崎男，每天有一萬圓以上之收入。這是由岩崎家財產所生的收入，縱令現在之主人還在四五歲的孩提時代，其收入固亦如是。有如此富豪的日本，他方面更有這樣過活的人：——我在本書之第一回第二節，曾發表了一封書信，其中有如是的一段：「此處是×××的產地，在我家旁邊的某工場也是×××工場。一共使着一千五百個男女工人。廠主誇說這是模範工場。工作時間是從早晨六點到晚上六點，男工工資每月三十五六元，因為工作做不完，幾乎沒有例外地要延遲到晚上十二點，因此每天勞動十六小時。我所認識的一位男子，是從離工場若二里（日本里）的某小市騎腳踏車往來於工場的，他比方從今天早上六點鐘開始工作，澈夜不休，直至明夜十時，前後一共勞動四十

點鐘，然後騎腳踏車回家，並不脫衣上床，只和衣躺睡着，次日六時又趕緊乘車到工場去。這是特殊的例子，但與這相彷彿的事情則不勝枚舉。因為家人衆多，不如此非人情的幹下去，便萬無生存之理。」人們爲得要生存所以這樣磨滅着自己生命。

在日本，成年人遭此無理厄運，在鄰邦的中國，因無工場法的規定，人類的生命在萌芽之頃，即被踐踏着。『上海調查委員會，發現該市工業區域的二百七十四個工場裏，有二萬二千名十二歲以下的幼兒勞動着。工作時間或從午前六時至午後六時，或從午後六時至午前六時，一日十二小時以爲常，委員會更看到「許多僅足六歲或不足六歲的孩子整日整夜的勞作」。該市外人居留地之幼年勞動調查委員會報告「幼兒一達五歲往往被雇於人」。……報告書說晝間或夜間勞動十二小時猶嫌不足，「幼兒往往於四六時中從事雜役勞動」。……基督教青年聯盟國際書記謝多，愛迪，詳細研究了一九二三年中國之勞動狀態。……關於「製造

美國及歐洲富家所用的最美麗的波斯式絨毯的中國絨毯工場」，他說了一些話：「大人和少年每日由上午五時半至午後十時，平均勞動十六小時。少年大多數須當學徒三年，此期間只賺到飯吃，無一文工錢。這學習徒弟的勾當，有名無實。少年人勞動三年之後，對於事業的前途，並毫無展開。學習期間一經完畢，就被工場辭退，只好去拉洋車了。每日平均大概賺到三角錢。北京的五千洋車夫還不能賺到此數。連拉五年，於是健康損害，不堪勞動了。」……據巴精登計算，上海一熟練工人之家庭五人的生活費每月約爲七十一圓七角，非熟練工人者爲四十二圓六角八分，但平均工資不及此額之半數，其他家人如不勞作則非餓死不可。——必須把幼兒從小就趕到工場去的，可怕的經濟壓迫，不待說是由於父親賃銀不足所致。巴休納，費奇說，「小孩們，爲補助家用計，非從小就做事不可。許多場合，全家都進工場。在上海從平均生活費和一人平均收入看來，四口之家，如無其他收入，則非挨着飢餓線以下的生活不可。此種情況下的幼兒們勢必出

外尋活，否則除餓死之外別無他途。」』（多羅齊著「支那走向何處」。蓬台恒治氏日譯本。）

日本的事情難於置喙，我也來談談中國。一讀上杉益喜氏新出版的題曰「搬夫苦力之研究」一書，世界資本主義重壓下的「汗如雨下，身荷重負，步如牛豕」的搬夫苦力的生涯，活現於眼前。先看看他的工錢。日本下關，貨車載重，每英噸約合五角七分。卽在下關，一人從事於一英噸之作業，可得米糧一升以上。在營口，同樣之事每一美噸不出一角五分。卽作等量之工作，只能買到粗米二合四勺上下。「最爲驚心動魄的，便是長春的中東南滿兩鐵路的連絡搬運作業，每天何時始有工作，今日果能攪得多少收入，一概不知。」此等苦力，如在距離三十米突前後，則駝上貨物「行走如飛，如距離遠至六十米突，就難于行走了。汗如雨下，步如牛豕。寒暑表降至零下二十度的冰天凍地裏，他們依然汗煙濛濛地工作着。昭和二年春，長春地方發生的罷工，斷不是由苦力的無理取鬧，連日勞動精

力交粹的苦力，那裏會一旦卸下肩來輕舉妄動。」（前揭書）

一方面，有躺着不動每天收入一萬元的人，他方面，有連續勞動四十小時，好容易勉強養活了幾個妻兒的人，也有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冰天凍地裏一面流着汗，運着一噸重貨，好容易賺到一角五分錢的人們。前者是資本家，後者是賃銀勞動者。後者除勞動力外一無可賣之長物。由出賣勞動力，例如運煤一噸，可得粗米二合四勺。前者從此類人買入勞動力，將其苛酷地役使，以經營所謂「事業」，因此每日儲蓄一萬圓。這就是我輩生存着的資本主義社會活現圖。——在那裏，富者以資本家的資格，貧者以賃銀勞動者的資格出現。因此這些人們間，似乎只行着物物的買賣。賃銀勞動者，以其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於資本家。所謂賃銀或工錢，即是他的勞動力的代價。所以他們，把當作他們的商品代價而得到手的這貨幣，從資本家方面買入他們的生活資料，——因這是當作商品而操於資本家手中的，非支出一定代價是可望而不可得的。——於是前日受取於資本家的金錢，

不旋踵而復歸於資本家的荷包了。勞動者如想再行挪回，他們又非重賣其勞動力於資本家不可。同樣之事縱然再三反復，金錢總不會停留在賃銀勞動者手中的。所以他們任到何時都是孑然一身，體力不濟者因過勞而損其身，連可以出賣的惟一商品的勞動力也不能賣出了。這就是賃銀勞動者的境遇啦！資本家又如何？他從勞動者買入勞動力，同時買入為生產手段的原料或機械，然後把這些勞動力，生產手段等投入所謂生產過程中，於是製出新的商品。例如雇入紡織工人，買入棉花，和紡織機械，由這些東西製出棉紗，最後以棉紗作為商品賣出。（資本家階級中盛行分業之結果，各種資本家所經營者不必盡同。此處單就典型的產業資本家說說。）所以資本家似乎也只是買賣着商品。然而賃銀勞動者任至何時終歸貧乏，可是資本家方面——小者漸為大者所合併，乃另一問題，——從所謂經營「事業」獲得利潤，更因此利潤之漸漸蓄積，歷年愈久則資本家愈以加速度向前增殖。於是——一方之極，出現躺着不動每天也有一萬元以上之收入的極少數的大資本

家，他方之極，則產出所謂負運一噸之重貨僅得一角五分錢的，近似中國苦力的，可憐的，無數窮人。

放目觀之，那裏似乎只行着商品的買賣，但何以事態會以這樣子進行着？再則事態是否能永久依此進行下去？馬克斯所完成的「由剩餘價值而曝露資本家的生產祕密」，即是對於此等問題，提供明白的科學的解答。

x
x
x
x

徹底排斥以意見支配世界的觀念論見解的馬克斯，當然不能滿足於單以道德論來非難資本家生產所引致的分配的異常懸隔——「一方面資本集中於少數者之掌中，他方面無產大眾集中於大都市」——一事。他心目中的問題，乃是「把新近出現了的社會的弊端，當作現存着的生產方法之必然結果，并且同時以之當作正落着於其生產方法上的崩壞之前兆而加以論證，而且在這行將崩壞的經濟的運動形態的內部，發見將來的，廢除此弊端的，新的，生產和交換的組織。」

總之，「一生產方法在其向上發展的階段以內時，連爲適應那生產方法之分配而抽得貧乏不利之籤的人，也對他表示歡迎。大工業勃興期的英國勞動者即屬如此。此等生產方法在社會的通常狀態之下，頗能對於社會全體上行着滿意的分配，對於這事的抗議只起於支配階級自身之胸臆中（如聖西門，富立葉，歐文，）然而在被榨取大眾之間還看不出怎樣的共鳴。可是一到成爲問題的生產方法多少走到下山的途徑，半半成了時代落後的東西，其存在之諸條件大部消失，後繼者已前來敲門的時候——及至此刻，日益趨於不平等的分配，似乎成爲不正義的樣子，從時代落後的事實所生的永久的正義似乎被叫出來了。但對於道德或正義的此種叫喚，絲毫不能推進吾人於科學的園地。關於道義的憤慨，縱令如何有道理，但經濟學也不能在其中看出怎樣的論據，只不過發現一點徵候罷了。」（反杜林）把這點換作馬克斯的口吻則爲，「從那個時代的意識判斷此種變革時代，正如某人欲憑着怎樣考慮自己之事，以判斷其人一樣，不獨不可能，毋寧謂此意識的

東西，非從物質生活之矛盾，現存於社會的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之間的衝突說明不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

社會民衆黨之綱領共分三項，其第二項中有「健全國民生活」一語。例如其中云，「我等認資本主義之生產及分配方法中有阻礙健全的國民生活之物，且期望以合法手段與以改革。」查閱島中雄三氏之「宣言解說」其中便有「以社會的正義的觀念樹立健全的國民生活」一類的話。（「社會民衆黨宣言解說」）再看安部磯雄氏之「綱領解說」，也有「所謂財富集中於社會之一部，究係招來社會之健全發達呢？抑或阻礙牠？」「科學或藝術的享樂局限於一部人民之事實，僅使社會陷於不健全的狀態，且係完全違反人道精神的。」一類話，（「社會民衆黨綱領解說」）。今日之道德論爲這類先生們所大聲疾呼，這如果在被擄取大眾間看出何等共鳴，則此事殊足爲今日之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已成爲時代落伍的東西，其繼起者已爐門叩戶的證據。當奴隸制度在生產諸力之發展上還有貢獻的時候，希臘

之哲學者們便從「社會正義的觀念」上與以辯護。至於牠被道德地非難，是奴隸制度的生產關係已轉化爲對於生產力更上之發展的桎梏以後的事情，此種道德的意識，畢竟不過可謂存在於物質生活裏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衝突的客觀現實的反映。

倘若對於現代可驚的貧富之懸隔，多數人既正在感覺得道德的憤懣時，則此意識，正「非從物質生活之矛盾，以及現存於社會的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之間的衝突，加以說明不可。」經濟不宜從道德來批判，反之那道德却應從經濟來說明。

所以我們不以單單的道德說教爲滿足，毋寧要把「物質的生活的矛盾」——「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間的現存衝突」——如何成爲不可避免的東西，隨之其解決方策如何被當作必然的東西而規定着等等，專從經濟的研究中尋求。對於此種研究，唯物史觀已經提供着大體的意見。我們一面以之爲「尊線」，一面非就實際

事實將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採取怎樣的具體的形態一層，詳細研究不可。現今有關於馬克斯之發見的「由剩餘價值而曝露資本家的祕密」，實際就是此種研究的基礎。換言之，「關於剩餘價值的學說，即係馬克斯之經濟理論的礎石。」（列寧）我將調換話頭，談談剩餘價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第八回

十三、爲資本主義社會之細胞的商品之分析

A. 本談話原來打算在去年內結束，嗣因種種情形中途停頓，卒至遷延到今年了。去年說過了馬克斯主義的哲學的基礎，從今天起擬就其經濟論略爲一談。

B. 是否給我談談所謂被認作馬克斯「兩大發見」之一的「由剩餘價值而曝露資本家之生產的祕密」的那東西？

A. 正是這樣。

B. 既如此則尚有所望。去年九月底大森太郎氏在「讀賣」上說，「有名的河上博士之新社會科學講話，用簡易巧妙的文筆吸引了不少的讀者。但博士最近

的東西，似乎映出站在大風雨中的悲壯神情，態度不免過於謹嚴。如爲使改造雜誌之一般讀者易于了解起見，則不妨出於更加寬舒的態度」。要之，我也贊成更淺易的東西。

A. 已往我大體只是精神上站在大風雨中，但從今年起擬努力奮發，以老殘羸弱之軀現實地曝露於大風雨中。文章爲別事，但過於謹嚴總屬不妥，還是用寬舒的態度說下去吧。

B. 好，就請這樣辦吧。

A. 可是以簡潔平易的筆調說明馬克斯之剩餘價值論，頗非易事。恩格斯說，「勞動者，對於學生們尙須刻苦用工始能獲得的東西，是具有本能的，或如黑格爾之流所謂具有『直接』方便的」，既然說大學教授或大學生尙難了解，那末對於普羅列塔里亞自然也非易易了。

B. 這是萬萬領會得的。口口聲聲被人嚷着難懂難懂的「資本論」，既然說

是以勞動階級爲目標而寫的，則其中所述之理論，無論怎樣決沒有爲我們所不能懂的理由。但那也不是毫不費力即可全部理解的，所以馬克斯警告我們說，「學問之道原非平安坦直，凡敢攀登險阻艱難的小徑，而不畏勞苦的人，必有光輝閃耀的幸運」。我有不辟易攀登險阻小道的打算，尙望樹立條理給我以大體的理論的解說。因爲沈溺於苦海深淵的我們，爲憑自力以求解放起見，殊有抓住痛苦之真因的切望。

A. 好，那末開始說吧。——可是在說剩餘價值之前，必先就價值加以說明，再則要談價值又得將話頭從商品說起走。然而所謂商品這東西却是一個大怪物啦！

B. 怎麼呢？拿日本京都地方來說，則四條通，京極，乃至大丸等商店所陳列着的各色物品，豈非就是商品嗎？似乎也沒有離奇莫測之處？

A. 可是不如此簡單。「例如人們以木材作桌子（*table*）木材之形態變更。

雖然如此可是桌子依然是木材，是所在多有的感覺中的一個東西。然而那桌子一旦以商品之資格出現時，那末牠馬上轉化爲是感覺的同時也是超感覺的一件東西。那時桌子不僅是用腳站在地上的東西，對於其他一切商品以腦袋倒豎着，因之比桌子獨自跳舞更爲不可思議的幻想，從那木材的頭腦中展開出來。」馬克斯如此說過。桌子獨自起舞自然不可思議，而桌子一旦成爲商品，則將展開較此遙爲不可思議的幻想。

B. 這就漸漸麻煩了。

A. 今爲弄得晴天一碧似的明瞭起見，務請稍微耐煩一點。先從桌子說起，這東西是爲便于人們讀書，吃飯，或會客而製造的器具，大概是用木材作的，如馬克斯之言，「牠的腳直立地上」。這是在已往的封建社會如是，在現今資本主義社會如是，在共產社會中亦莫不如是。這個範圍內，桌子毫無可怪之處。可是這桌子一旦成爲商品，便具有交換價值。於是「桌子比獨自跳舞，更爲不可思

「讓的幻想」的東西，從那兒發生出來了。試進家具店瞧瞧，各種桌子上都貼上價洋五圓，十圓，或二十圓的條子。否則店裏的夥計們也會說這張五圓，那張十圓，那張貨色甚好價洋二十圓等等。那就是所謂商品的交換價值。何以叫做交換價值呢？因為那些桌子能和五圓十圓二十圓相交換。在日本貨幣制度之下，金一圓即等于純金二分的意思，甲桌值洋五圓即甲桌值純金一錢，乙桌值洋十圓，即等於值純金二錢。這兒情形漸漸有些離奇了。一張桌子就是一張桌子，何以說這張值純金一錢，那張兩錢呢？說話之間早有些變態了。然而問題更將往前進展。不獨桌子爲然，即墨水，鋼筆，書籍，油鹽，醬醋，鞋帽，背心，這樣那樣，只要是當作商品發售的，我們都可以指牠價值若干圓。即凡此諸物盡皆等於金若干錢，果屬如此，那末這些東西，只須分量上的比例適合，則一切皆合，甚麼東西都可以化作一樣的東西。——先以眼前之物爲例，每十支蝙蝠牌香煙一盒價七分，則一萬盒值七百元。鄙人脚上之襪每雙三角五分，二千雙洋七百元。昨日買來的謄寫版

每塊三十五元，二十塊價洋七百元。今天在金銀店窗戶內瞥見的嵌金剛石的戒指每只亦係七百元。爲避免麻煩起見，物品之數暫不多舉，但如利用零數分數，把各色商品之分量配置適宜，也都會成大洋七百元。即任何商品，只須牠的分量上的比例適當，都會變爲純金一百四十錢。這樣說法如嫌鄙俗，則可換作，此等貨物之價值皆係相當於純金一百四十錢。這兒我們得一結論曰，任何商品只須其分量上之比例適當，則當作價值莫不是相等的東西。

B 真是這樣啦。但是「當作價值」則相等，究竟是怎麼說的？

A 價值就是評價。一萬盒香烟。二千雙襪子，二十塊謄寫版，一個戒指等等，從當作商品的評價看去，豈不皆等？所謂當作價值則相等意即指此。我們現在爲言明這樣的當作商品的評價起見，就說一萬盒香烟洋七百元（即純金一百四十錢。）在此場合。所謂洋七百元（即純金一百四十錢）者，即係香烟一萬盒之交換價值，憑着洋七百圓，一萬盒香烟的價值就被表現出來了。既曰商品，牠

就是爲得想交換而拿出於市場的，因此就非明白表示如此這般的貨品是用如此這般的比率而交換的不可。但是現在的世界，任何物品都先和洋錢（貨幣）交換，因之這洋錢就具有能和任何物品交換的資格，於是一切商品之價值，皆被洋錢元似的表示着，那末任何商品，只須其分量的比率相稱，在價值上都是可以相等的。更正確地說，任何商品作爲價值的品質互相同等，再則只要分量相當，任何商品之價值的分量盡皆相同。

B 現在可完全明白了。

A 但是，這樣當作價值則其品質相等的各種商品，牠們的使用價值實係千差萬別。

B 何謂使用價值？

A 「某物之有用性，即能滿足人類何種欲望的性質，就是該物的使用價值。」，馬克斯這樣說過。對於任何人都毫無用處的物品，壓根兒就不能成爲商品。

既曰商品就非具備滿足人們之某種欲望的性質不可。因此從這方面觀察商品，便叫做將牠當作使用價值去觀察了。

B 那麼，將牠當作使用價值觀察，和將牠當作價值（交換價值）觀察的情形恰好相反，一切種類之商品實屬千差萬別哩！

A 誠然不錯。既曰商品，就是要可以互相交換的東西。如果以同樣貨色的米和同樣貨色的米交換就無聊了。故作為商品互相對立的東西，則作為使用價值勢必要異其品質或種類。

B 那末，商品裡實在包含着兩個對立了的，互相矛盾的性質啦。——當作價值則都是一般的，當作使用價值就千差萬別。

A 完全如此。關於這層列寧會說；「馬克斯在資本論上，劈頭就分析着布爾喬亞商品社會的最簡單的，最基礎的，大量的，最日常的，能被觀察千回萬遍的關係，即商品交換。那種分析，在這最簡單的現象上（布爾喬亞社會上之此

「細胞」上），發現着現代社會的總矛盾（乃至總矛盾的胚胎）。其後之敘述，則專把此等矛盾，和由其矛盾之根本構成分（即商品交換關係——河上補）而成立的社會的發展（成長及運動），從頭至尾指示我們」。使用價值和價值之矛盾，乃現代社會一切矛盾的根源。故吾人苟欲發見解決現代社會之一切矛盾的手段，則不得不先行嚴密地分析為構成現代社會之細胞的，商品交換關係。

B 所謂商品交換關係是現代社會之細胞，是何意思？

A 看看山羽理學博士最近發表的「細胞」一書，冒頭便這樣寫着。「這是西歷一六六五年夏天的一個午後。英路巴德，胡克，坐在自製的顯微鏡前，把擺在旁邊的小石，鮮苔，昆蟲等各種東西，一一檢視，描着綿密的寫生圖。他看過二三個植物體後，取一個軟木塞（Cork），作成極薄的切片，把午後強烈的陽光取在用大玻璃球集聚的鏡筒之下。他那時發見了軟木片中呈現着小而多的，互相像蜂窩一樣並列的房間。於是把這小房間命名曰細胞。這位十七世紀的學者，

夢也沒有夢想到，他已創造了與其姓名共相喧噪於久遠的科學的名詞。一如發見美洲的哥倫布，發見遺傳法則的梅狄羅，他不自知其發見的偉大便死去了。」現在我們的偉大的教師馬克斯，發見了商品交換關係是現代社會之細胞的事實。再借山羽博士之言「細胞學是生物學的基礎，」「真是給生物界的現象以究極的說明的東西」。同乎此，商品交換關係之分析，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學的基礎，真是給現代社會之一切矛盾以追根究底的說明的東西。然則何以說商品交換關係為現代社會的細胞呢？因為牠實係現代社會之經濟構造的基礎的構成要素。

B 生產諸關係（經濟上之社會的諸關係）之總和是形成社會經濟的構造的東西一層已知道了，但現代社會裏的經濟上的關係頗為複雜，似乎不是單由商品交換關係成立的。然而這裏以商品交換關係為現代社會的細胞，其意何在？

A 雖說生物之身體是由細胞構成的，這并非指着那是堆積着同形的磚塊似的東西。細胞之實體是所謂原形質，山羽博士的著作中關於這層寫有如下的語句

：「原形質之爲物，元來是活動着的；生物之種類或細胞之部分，不僅不常常顯示同一的構造，并且生物爲得經營各種特殊的機能之故，就起了所謂原形質的分化，因爲原形質發生部分的種種的變化，加之又形成各種物質，故怎樣簡單的生物的身體之構造，在顯微鏡裏看實係相當複雜的東西。隨之，聯于所謂細胞，在原形質之外，通常存有原形質二次（一時的更或繼續的）變化了構造的所謂異形質，更由這些東西形成了的所謂後形質或副形質。因有這般的現象，則所謂生物之身體各部分皆係生活着的——即由原形質而成的——話是不能說的，在生的東西以外還含有死的——即非原形質的——東西」。所謂商品交換關係乃現代社會之細胞，其意恰與此同，決非指現代社會是僅由簡單的商品交換關係成立着的。例如就勞動者以其勞動力作爲商品賣于資本家的關係上看，這真不過是一回商品交換的勾當，然而由後而將說明似的理由，那事轉化爲所謂資本家榨取勞動者的關係。此榨取關係，以生物細胞言之，是對原形質而稱的後形質似的東西。這決然是單

純的商品交換關係中所沒含着的，然而所謂勞動力的特殊商品的買賣關係，却是其基礎的東西。在這意義上，商品交換關係即相當于所謂原形質。將如是的事情放在念頭裏去體會一下，則商品交換關係實際上完全成爲現代社會的細胞。例如請你就你自己的生活上想想，看看與他人結成了怎樣的經濟關係。你的唯一收入的勞動貨銀，這是你將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于資本家而獲得的代價。這時候，你和資本家之間，行了勞動力和貨幣的交換。鄙人與你略有不同，鄙人是賣文稿拿錢的。收入雖少，但也并非全部拿去糴米吃的，同時也要拿去買些自己所必要的各色物品，因此每次就和各種各樣的人結下了交換關係。於是，如列寧之言，商品交換關係，是現代社會的「最簡單的，最基礎的，最大量的，最日常的，能被觀察千回萬遍的關係」，正相當于現代社會的細胞。

B 商品交換關係乃現代社會之細胞一層已明白了。於是如細胞學是生物學之基礎一樣，商品交換關係之分析乃理解資本主義社會所應有的基礎一層也瞭然

于心了。不過，馬克斯的「資本論」是冒頭便分析着商品的，而不是分析商品交換關係。你爲甚麼在不知不覺的時候，把商品和商品交換關係鬧得混淆不清了？

A 這不難答復，大凡能够了解列寧所說的：「馬克斯學說之最深意義，最後是存于將經濟的諸範疇還元于人類之社會的諸關係裏」，便甚麼問題也沒有了。茲略說明。——最先應明白的便是，使用價值在社會組織形態裏毫無何等關係。不管人類將互相結下怎樣的關係，那裡不足介意，米還是米，布還是布，隨之保有着爲米爲布的這樣那樣的使用價值。但，那米呀布呀爲變成商品起見，換言之，即不僅具有使用價值，且爲具有當作商品的價值起見，那些東西非定立着能够互相交換的關係不可。而且照馬克斯的口吻，這些東西，「并不能自動地走出市場，自動地出賣自己。所以我們非找出這些東西的保護者，或商品所有者不可」。於是我們終於發現，米和布之成爲商品，原來是因爲米之所有者和布之所有者在那兒行着所有品的交換哩，米和布，只因被擱在這樣的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中

，才開始成爲商品的。由是觀之，經濟關係原來是聯結于物中的社會關係，再則一定之物在表現此種社會關係的限度內才成爲經濟的範疇的。只要明瞭這層關係，則以金銀之爲金銀。故認作貨幣，機械之爲機械故認作資本，甚至以利潤爲資本之自然果實，地租是由土地而生的東西似的種種謬想，均可一掃而空之。把這層放在當面的問題上言之，則所謂分析商品，仍然不外是分析商品交換關係。

B 現在已是夜闌人靜了。就寢太遲恐怕妨礙明朝的工作。談話的段落如尙方便，今天就請暫止于此吧。

A 這正是可告一段落的地方，那末再見吧。

十四 當作價值之實體的社會的勞動

A 兩三天來因出外遊說未能會談爲憾。上次的談話中曾經有過「在說剩餘價值之前，必先就價值加以說明，要談價值又得將話頭從商品說起走。」今天要談到價值了。

B 關於馬克斯的價值論會有不少的人發表過各樣的議論，但總難完全快于心。此番務請以能適合于組合研究會同人之程度似的平易的話加以闡明。

A 先由馬克斯的話說起。馬克斯在「資本論」的初版中，這樣說，「交換價值之實體，即商品之物理的，手能摸着拿着的存在，或謂之當作使用價值的商品的存在，完全是相異的東西，并且是獨立的東西，關於這層只須一看商品之交換關係便可明瞭。那交換關係，正是因使用價值之捨象，而被付與特徵的。蓋

因由交換價值方面觀察時，某商品只須有正當的比率，便與任何其他商品完全相同。」

B 談話間引人之言太多有些厭聽，請不必一一引用馬克斯之言，還是說您自己的話吧。

A 好吧好吧，以後務必減少點，可是要叫說話趨于正確，多多少少有「引用文」的必要。請稍微習慣一下，那麼有真確的「引用文」，說話好像得着保證似的，很有沉着之氣。——我們已經知道了如下的事實。「在今日的世界上，一切商品之價值，都被洋幾元幾十元似地表示着，如此，怎樣的商品，只須其分量的比率上適當，當作價值都是互相等的」。我們為證明那層起見，曾經指明，蝙蝠牌香烟一萬盒，襪子二千雙，謄寫版二十塊，鑽戒一枚，各值洋七百元，因此，作為價值無不從同。馬克斯為指明此點，會說，「由交換價值方面觀察，某商品，只須牠有正當比率，便與任何其他商品完全相同。」但香烟襪子謄寫版戒指

的使用價值互不相同，用途各異，襪子不能代膽寫版，戒指亦難代香煙。使用價值雖這般出入，但這些貨物只須在適當的比率上，則其價值可以全同。這是指明凡此諸物在當作價值去處理的範圍內，其使用價值之相差是完全不管的，放在問題之外的。故馬克斯曰，「商品之交換關係，正是因使用價值之捨象，而被付與特徵的。」可是既以甲商品和乙商品，縱令其使用價值如何差別，在一定比率上當作價值無不相同，則價值之實體，乃是「商品之物理的，即手能摸着拿着的存在，或謂之當作使用價值的商品的存在，是完全相異的東西，并且是獨立的東西」一層，便毫無可疑的餘地了。故吾人爲探求價值之實體起見，不得不先忽視使用價值。此之謂使用價值之捨象（或無視）。

B 所謂爲探求價值之實體，馬克斯用蒸溜法，把諸商品之使用價值抽象了，也就是這意思吧？

A 正是的。

B 然則，馬克斯發明價值之實體，并非施行了魔術似的手段，他不過把現實之現象照本來面目加以認識而已吧？

A 誠然如此，故馬克斯繼續說：「當作使用對象或財，則諸商品在物體上是相異的東西。牠們之價值，則反乎此，形成牠們的統一。此統一之被產生，不是由于自然，而是由于社會。唯在種種使用價值上，顯出于各種方面的，那共通之社會的實體——是勞動那東西」。一萬盒紙烟，二千雙襪子，二十塊謄寫版，一個戒指，在物理的性質上不待說互異其趣，但以這些東西同樣看作價值七百元，乃是人們在社會關係上這樣辦着的。故曰諸商品之價值之同一性的產生，「不是由于自然而是由于社會。」

B 這層明白了。但所謂「唯在種種使用價值上，顯出于各種方面的，那共通的社會的實體乃是勞動，」其意云何？

A 從使用價值上看去，實係千差萬別的種種商品，當作價值，則完全是價

洋幾元幾元似的，被視作品質盡同的東西，其間究竟以甚麼作爲共通標準呢？這是我們的問題，但如上所述，吾人既忽視諸商品之使用價值，那末這些商品之體內所殘留的屬性，就只在其生產時盡皆花費了人類勞動一點上吧了。而且我們已經忽視着諸商品的使用價值，那是烟草，這是襪子等完全不在問題以內，因此花費于生產這些東西的勞動，比如這是製烟草的勞動，那是打襪子的勞動，也不在問題以內，唯有那些東西裏面各各花費了若干分量的人類勞動一層，乃是問題之所在了。馬克斯所謂諸商品共通的社會的實體的東西，卽此種性質之勞動，因之此種勞動是「唯在種種使用價值上顯出于各種方面的。」商品價值上成爲問題的，只是那商品中花費了人類的勞動的方面，但所謂人類的勞動也不是空洞的東西，人類的勞動，必係或爲製烟草的勞動，或爲打襪子的勞動似的，具有一定具體的形態，加于各色原料之上，其結果生產着烟草或襪子一類東西的。所謂「唯在種種使用價值上顯出于各種方面的」卽是這樣的意思。

B 這也懂了。可是那勞動何以是社會的實體呢？

A 問題的核心，端在商品因着交換成爲社會的生產物一點上。各個商品都是由個人勞動生產出來的東西，也是個人的所有物。可是這并不是爲生產者自己所消費的東西。如果生產者自己把牠消費，那末牠就不能算作商品。既曰商品，牠就不得不不是以生產者以外的——即社會的——需要爲目的而被生產的東西。因此，當作商品被生產的一切生產物，非整個地變更其所有者不可。而且那些東西既毫無殘餘互相交換，於是那些東西，又非在怎樣的比率上，當作價值而互等不可。例如，所謂米和布交換，并不能漠漠然說米和布交換，必定是若干米——比如二升——和若干布——比如一尺——相交換，于此則二升米和一尺布其價相若。因此這事不外指明，爲生產兩升米所費的勞動，和爲生產一尺布所費的勞動，在社會上是被看作相等的意思。於是，爲生產各種生產物所費的勞動，通過所謂此等生產物自體互被交換的現實的社會過程，是被看作品質完全相同的東西。故馬克斯又說着

這樣的話：「爲把諸商品之交換價值用其中所包含的勞動時間（勞動分量）測定起見，則種種勞動的自體，不得不還元于無差別的，一樣的單純的勞動，簡單言之，即不得不還元于其質相同而量則有區別的勞動。此等還元是一個抽象的東西。那是在社會的生產過程（交換過程）中被每日成全的一個捨象」。（「政治經濟學批判」）。

B 那末，原來是這樣的呵。——今日的世界裏當作商品，實在有各種各樣的東西被生產出來，但由這些東西的互相交換，在怎樣適合的比率上當作價值則互等。因此，這就是諸商品中所含着的各種勞動，被忽視其具體性，單當作人類勞動力之支出而看待的理由，這種性質的勞動便成爲商品價值之實體。——簡單說來，正是如此。

A 全然如此。各個人的種種具體的勞動，當作社會生產的勞動，被看作捨象的，無差別的，一視同仁的勞動，形成當作社會生產之動力的一個本元。於是

那勞動應着社會的必要，被分配於各種各樣的生產部門。這便是根本的情態。不過在商品生產社會裏，那是通過所謂生產物之交換過程而實着着的，於是社會勞動之向各生產部門的分配，是以生產物之商品價值為標準而實着着的，詳言之，是以從價值低下的物品生產部門引退勞動，走向價值高貴的物品生產之方面的方法而實着着的。形成商品價值的勞動，不是當作實際的種種主體勞動被表現出來的，寧是勞動着的各個人當作勞動（社會的勞動）一物的單單的器官活動而表現着的」。這句話便與上面的意思相同。

B 大概都瞭然於心了。原來商品價值之為物不是存於自然界的，只因人們結了生產物的交換關係，於是各色貨物才開始值價洋幾元幾元似地，具有所謂價值了。

A 是啦是啦。故在不行交換的社會，任何生產物都不受洋幾元洋幾元的評價，即欲買賣而無對手的魯濱孫，也無將自己的生產物定價為洋若干元的道理。

B 商品之價值既是社會的東西，那末牠當然是超感覺的東西。

A 真對。

B 前日引用過的馬克斯的話裏會有一例如人們以木材作桌子，木材之形態變更。雖如此而桌子依然爲木材，是所在多有的感覺中之一個東西，然而那桌子一旦以商品之資格而出現時，牠便馬上轉化爲感覺的同時也是超感覺的一件東西，「此處所謂感覺的即是指商品之使用價值，所謂超感覺的即是指商品價值。」

A 誠然不錯。

B 商品之價值既是超感覺的東西，牠就是眼看不見手摸不着的了。於是爲表現一定之商品價值起見，就非拿其他的商品來，例如米二升之價值相當於洋一元（即純金二分）似的，表現不可。

A 這也不錯。如云米二升之價值相當於米二升，便無意義。故爲表現米二升之價值，就非用含着和米二升所包含的社會勞動相等的社會勞動的，一定分量

之其他商品，例如金二分不可。這場合，米二升能和金二分相交換。故曰米二升之交換價值爲金二分（或洋一元）。

B 以上大致把何謂商品價值一層弄清了眉目。可是一看最近「中央公論」上發表的二本保幾氏之「馬克斯價值論上的平均觀察和界限原理之矛盾」一文，還全然莫明其妙。

A 那論文我也略已寓目，但失禮得很，那是完全無意義的東西。如非閑極無聊，這類東西還是少看爲妙。

B 那末，對牠不加批評了嗎？

A 自然啦。

B 那末話語已告一段落。今日就於此打住，請用點茶吧。

A 昨日出席金澤之市議員選舉競爭會，由同志處得了些名貴的點心，請吃點吧。

第九回

A 你來得真湊巧。我是剛理好行李，正坐在書案旁的。

C 聽說你由京都來到東京，所以我代替B君前來相談。

A 婿承來訪，不勝榮幸。那末起早說說剩餘價值吧？

C 先生山西到東百里長途，不免勞頓。請先說說這次旅行中的感想吧。

A 那也很好。——往昔我離東京移住京都，是明治四十一年九月初或八月末的事情。那前後的事情，幾乎遺忘殆盡。唯有一事至今尚未忘懷。當時我把家眷丟在東京，自己先到京都去。抵京都後在旅館歇了一晚，翌日坐人力車出去找房。因為京都的地理全不諳熟，車夫問我到那裏去，我只能答說到京都大學的附近一帶。大學位於吉田山之西麓。挾着那山，其東邊一帶則有真如堂，黑谷，銀閣

寺法然院等名勝。於是引路的車夫，便把我拉上神樂坂，走到了真如堂的前面。那時我忽然抬頭望見了浮現於樹林陰翳中的五重塔。景緻絕佳。那時我暗想，如能在此租得一椽，暫時居住，豈不很好。真如堂的門前果然有一棟租金十元適合我心的房子正在等着。于是我馬上租妥。自後雖曾移居多次，但直到往西洋留學以前，未曾離開這個真如堂的附近。——那個將頭露出於樹林陰翳中的真如堂的五重塔，牠的印象彷彿如在目前，屈指計算，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夢了。站在新橋旁邊，我的義兄拍着我的肩膀，用嘮叨一番從此不返的態度給我許多忠告。誰知我在京都竟住了這樣意外長久的時間。

C 在京都的生活這樣久嗎？

A 雖然久，只是長年永月地籠閉在書齋裏。因此叨光地學習了些馬克斯主義，其結果終于成爲不能專門關住在書齋裏的我了。退出大學以後（河上因從事馬克斯主義工作被大學革職——譯者）的幾個月執筆編成「資本論入門」及「經濟

學大綱」，可是從國立大學教授即官吏生活之束縛而得到解放的我，漸漸不耐於依舊維持那樣的生活了。一觀「資本論」第三卷恩格斯所題之序文，他舉出該書出版羈遲的一個理由，是因為他自己（與馬克斯生前相同）從事於實際運動奪去時光不少，因此他更說：「正與十六世紀相同，當今社會動搖的時代，在關於各種公共問題的領域裏，單純的理論家只有在反動派一方面才有，再則正因是故，此輩先生們決非真實的理論家，乃是此種反動的單純的辯護者。」與恩格斯之言同樣令我不能忘懷的，還有列寧「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第一版的跋文。他說豫計當作該書第七章而寫下的「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之經驗」，終因「爲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機所阻」，以至一行也不能寫下。他繼續說，「此種阻礙，我實在歡迎之不暇……參加「革命的經驗」豈不較敘述那些東西更爲愉快更爲有益？」恩格斯和列寧之言，我在任職大學時起便時常耿耿於心。「資本論」之完成固爲偉大工作，而「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之經驗

」的敘述亦以列寧爲最有資格。但馬克斯，恩格斯，列寧，爲實際的解放運動，以至犧牲作文執筆的工作，他們不僅不引爲遺憾，毋寧歡迎之不暇。無革命的理論固難有革命的行動，但所謂「百理論不如一實踐」，乃馬克斯主義之原則。既經退出大學，從官吏服務規則獲得解放的我，依然蟄處書齋，沒頭於「資本論」之翻譯，與乎「入門」之著述一事，自馬克斯主義之立場觀之，如何說來都不是令人自安的生活樣式。此事鄙人頗有自知之明。故當時鬱鬱不能自寧。散步途中，清水寺內，暗誦西鄉南洲，「相約投淵無先後，豈圖波上再生緣」碑文字句之當時氣概，至今仍銘刻於心之深處。

C 那時竟這樣精神不寧嗎？

A 完全如是。我再三吟誦「相約投淵無先後，豈圖波上再生緣」之句，徘徊於詩碑之旁。我在這句中生出的怎樣的感慨呢？你大概不難知道吧？

C 那是知道的，但言談之間已漸動感情，恐非所宜。

A 那末就此打住吧。總之鄙人乘勞農黨結黨之便，離開下根二十一年的京都，歸來闊別的東京，實有拂去烏雲仰觀天日之感。洛東法然院之靜適曾經是吸引我心的東西。清徹透底的池水，躺眠於巖陰的苔色，竹籬茅舍的小阿彌陀堂，靜如太古之空氣中的木魚聲，莫不令人想到「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聞」之句。鄙人如終此天年，便假法然院，聚家人及二三親友舉行葬儀，然後歸骸骨於黑谷之下，當時所願盡於此矣。現在却欲求死地於戰巷了。長年永月全無波瀾曲折安流平地的水，一旦臨於懸崖絕壁，便成了奔流直放的瀑布落到最後的歸宿所了。不如此決無歸宿，鄙人今以追隨馬克斯之一个人的資格，始感覺得有了安身立命之所。過去五十年間當作被設定了的 (Gage) 東西而接受了諸條件，單用鄙人的意志，現在更是無辦法了，但在被設定了的條件所許的範圍內，今後頗有努力一試的決心。這仍然不過是口裏說着的，生來柔弱，年過五十，恐怕甚麼出息也難有了，此則唯諸君是諒是賴了。

C 很能諒解先生之志，茲以同志之資格聊表歡迎之意。

A 很感激了。那末接着就講剩餘價值吧。

十五 剩餘價值

A 現在開始講剩餘價值了。「由剩餘價值曝露資本家生產的祕密」乃是吾人
之本題，以上說及的商品之分析，價值之實體的話原不過本題的準備。——這兒
應將前回所得的結論收聚一下。這是馬克斯的話：「一商品之具備某價值者，乃
因該物為社會勞動的結晶。其價值之大小依存于其中所含此種社會的實體分量之
大小。故諸商品之相對價值（諸商品價值之比率）由那些商品裏所花費的，所實
現的，勞動分量和高度來決定。以同一之勞動時間（勞動分量以其時間測定）所
能生產的諸商品的分量（在價值上）各各相等。或則，一商品之價值對於他商品

之價值的關係，乃是被固定于前者中的勞動分量對於被固定于後者中的勞動分量的關係」。

C 那末，就前例言之，一萬盒香烟，二千雙襪子，二十塊謄寫版，一個鑲戒都值七百元時，即是說作二千雙襪子所必要的勞動分量，和製二十塊謄寫版所必要的勞動分量互相等啦。

A 正對正對。

C 那很有趣味。這自然不限于襪子和謄寫版，例如墨水一瓶價一角，筆一枝一角，雞卵二個一角時，即不妨把這些東西都看作其中含有同等分量的勞動。

A 正對。

C 可是縱令製造同質同量的品物，也因生產條件之不同，其中所要的勞動分量並非一致。這應如何辦呢？

A 馬克斯說：「在所謂商品之價值是由其中所花費的勞動分量決定時，吾

人係指在被設定的社會狀態之下，在一定之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之下，在以被使用的勞動之被設定的社會平均強度和熟練的場合，其生產中所必要的勞動」。他更舉一例以闡明此層。「在英國自機器和手織機競爭以還，將一定量的紗織成一碼的布已經只要以前之勞動的一半了。往日可憐的手織業者，每天只堪勞動九小時乃至十小時，今日已能勞動十七小時乃至十八小時了。然而，他二十小時分的勞動生產物，現在不過代表社會勞動的十小時分了，換句話，不過代表為織一定量之紗成布所必要的勞動的十小時分了。於是他二十小時的生產物，不過只值得他以前十小時所成就的生產物的價值了。」

C 這層已明白了，但如右例，織布需要機器。如用機器，則織定量之紗為布的勞動誠然可以節約，但此外為造機器豈非又要勞動嗎？

A 那自然。縱然造機器要用勞動，可是一旦機器造成之後，則可繼續利用，節省織布的勞動，總結果還是佔便宜的。

C 那末在說商品之價值由其中所費之勞動分量決定時，那所謂勞動的中間，自然包含了製原料的勞動，造機器的勞動等。

A 是啦。馬克斯所謂「當計算商品之價值時，我們為加上最後所用的勞動起見，便不可不把製造商品原料時所費的勞動量，以及賦與于協助那種勞動的器具，機械，房屋等上的勞動加上」，就是這意思。

C 現在大致已將關於價值的問題弄清楚了，以後可否順序給我說說貨幣的問題？

A 說明貨幣的各種機能，頗非易易。人們每天吃飯，但飯何以會變成血肉就頗費周章了。同樣，今日社會上，誰也每天要出納貨幣，但能知貨幣為何物的人便寥寥可數了。因此，關於貨幣，正和商品一般，人們實係抱有各樣的幻想。

C 姑請略做說說看。

A 貨幣也是商品之一種。去年（一九二九）一月十一日起日本實行金解禁

，於是貨幣制度終于恢復常態。所謂金一元，按貨幣法所規定，即係指純金二分的意思。於是假定米二升與金一元交換時，即係指米這種商品的一定分量（二升）和所謂金那種商品的一定分量（二分）相交換的意思。即謂米二升之價值等于是金二分之價值亦無不可。這也不外指着造出米二升所要的勞動量，和掘出金二分所要的勞動量相等的意思。

C 然則，貨幣與普通商品之差異果在何處？

A 普通商品，人們有愛憎的區別，如係貨幣則誰都一樣喜愛。例如我是農夫，生產米穀，我很想將米去和我所想要的各種商品直接交換，可是具備我所想要的商品的對手却不要米，於是困難叢生，如果改用別法，我把手中的米一概先換作貨幣，那末貨幣是凡人皆欲的，我便可用貨幣隨心所欲地買得各樣物品。簡單言之，能和任何商品直接交換一層，（即所謂一般的等價物）即是貨幣的一個特徵。

C 何謂能直接交換？

A 例如我把自己生產的米賣出換得貨幣，然後以那貨幣購入布匹，帽子，靴鞋，烟草，書籍，這樣我的米經過此等過程與布匹，帽子相交換了。但此場合，米并非直接和布匹帽子相交換，而是以貨幣為媒介，間接交換的。茲以圖示之。

假定單就布匹看，如米和布直接交換時，則成

米——布

的式子。但農夫如將米換作貨幣，再用貨幣買布時，則成

米——貨幣——布

的式子。如以W為商品的符號，G為貨幣的符號，貨幣為甲商品與乙商品之交換媒介時，作成一般的表示，則成爲

W——G——W'

這便是馬克斯所稱的簡單的商品的流通形式。

C 這很容易懂。似乎話太扯遠了。還是快告一段落，歸入本題吧！

A 話正說入本題了。如上所述似的，

$$W \text{---} C \text{---} W'$$

是簡單的商品流通的形式，然而今日的社會實有與此相反的流通形式。這就是

$$C \text{---} W \text{---} C' \text{ (} \neq C + g \text{)}$$

的式子。詳言之，這並不是賣出某商品取得貨幣，然後以那貨幣買入其他商品（即為買入而賣出）；却與此相背馳，先以定額之貨幣買入某商品，然後出賣那商品重行獲得定額之貨幣（即為賣而買）的交易式。可是，在這場合上，加果最初拿出的貨幣和後來拿進的貨幣數額完全相同，那末這種交易便毫無意義了。故在此類交易中，便以最初之 G，最後復歸于 G' 即 $G + g$ （較多金額之貨幣）為原則的。因此馬克斯稱後來貨幣額超過于最初貨幣額的那一部分曰剩餘價值。

C 話又太簡單了。希望更舉點具體例子看看。剩餘價值這類話不常聽慣，

因此覺得有些繁雜。

A 剩餘價值不妨認作分外的利益。——我先要問你，你每天出賣甚麼商品呢？

C 我一無可賣的商品。只是每天到工場裏工作。

A 誠然。勞動者沒有任何可賣的商品，只是被雇傭于資本家，每日勞作。這就是將自己的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勞動力，無疑地是特殊商品。當今之世，連此種人類的勞動力也當作商品處理着。

C 那末，咱們由資本家手中拿來的貨銀，原來是咱們勞動力的代價啦。

A 不錯。賣出名叫勞動力的商品，收入作為代價（即貨銀）的一定額的貨幣。這是為買而賣。我們為生活起見非要米麥，靴鞋，油鹽醬醋不可。但今日的社會乃商品生產的社會，走到街頭甚麼可愛的東西都有，但沒有一件可以自拿來。如不出錢買，便只好望望了。金錢既如此神通，我們又無點金之術，於是不

管情願與否，便只好賣出我們所有的唯一財產——勞動力——以換得貨幣了。

C 看來，咱們原來是行着

W (商品) —— C (貨幣) —— W' (其他商品)

式的交易啦。

A 對啦。這場合，最初之商品 (W) 爲勞動力。於是將勞動力換作貨幣 (C)，其後以那貨幣買來的商品 (W')，即相當于米麥，靴鞋，醬醋。

C 行着這個式樣的交易時，剛剛由左手拿進來的金錢，馬上由右手送出去了啦。

A 一些也不錯。馬琴所謂「金錢不長留，彷彿短宿一宵的過客，有入口船便有出口船」即是這意。財運如此的人，請不必擔心有朝一日會變成富翁吧。

C 誠然有理，所以我們終身貧困。

A 可是看看資本家，他們不斷地行着和我們完全相反的交易式。我們行的

買賣，如前所示，是

W (商品) —— G (貨幣) —— W' (其他商品)

式的；資本案經營的買賣，頗為複雜，但結局總不外是

G (貨幣) —— W (商品) —— G' (更多之貨幣)

這樣的式子。那兒支出一萬元回來二萬元，支出十萬元變成二十萬回來了，漸漸變成大腹賈。勞動者資本案在一年四季中雖然都是賺錢和花錢，但因方法相反，所以勞動者終身貧困，資本案日日加肥。

C 何以生出那樣大的差異呢？不論行着 $W-G-W'$ 的交易式，抑或 $G-W$ 的交換式，兩者皆不過商品和貨幣交換的連繫。何故唯在後一交換的場合，則每次產出剩餘價值來了呢？

A 是啦。因為這有些離奇，所以各派學者倡着各樣的學說。然而給我們以明白解說的則唯有馬克斯了。

© 那末給我說說吧。

A 終歸是要說的，不過今夜更鼓已深，且讓下回吧。

C 那末少陪了。

A 請再來。再會。

第十回

A 前次別後不久，我就參加議會選舉競爭去了，終于久違二月。選舉競爭時還是大雪紛飛，而今櫻花快散了，日子真過得迅速！

C 日子過得快，時勢的變遷也一樣快。你寫這「講話」時，山本同志被刺殞命，其後又有四，一六的事件，田中內閣崩潰，勞農黨再興，總選舉再行等等，各種事變一幕一幕展開，產生此事變的社會底層，更是激湍般奔放着，——瞬息之間，深刻的不景氣像傳染病似地由大都會推演到全國各處，被洪水似地投出街頭的失業群眾，眼見得日益增大。咱們不懂甚麼理論，只覺得世界不好，大難方興未艾。

A 真對！回顧執筆寫這「講話」的當初，我個人的精神和境遇，都有不勝

今昔之感的大變化。回顧與世浮沈的自身，誠如君言，大有時勢變遷迅速的感慨。

C 這年頭殊無多作無味冗談的必要。這篇談話還是趁早收束好了吧。

A 要準備逐步收束了。

C 雖說收束也有個順序。勞動者永久貧乏，資本家天天加肥，究係何故？這是前回留下來的問題，反正給我將這問題弄個清楚吧。

十六 剩餘價值的出所

A 那問題最後應歸結到剩餘價值的源泉究在何處一點上。但剩餘價值一語之意義，前已詳述，此處沒有再度說明的必要。

C 是的。資本家何以能把十萬元變成二十萬元，百萬元變成二百萬元，請

趕快說明這點就成了。

A 例如某資本家運轉百萬元，年得利潤百分之二十，則一年之利潤爲二十萬元。二十萬元中今以十萬元花用于自己的奢侈生活上，然而還可以留下十萬元。那末第一年的資本爲百萬元，第二年的資本便是百一十萬元了。這樣下去，年以利潤之一部轉入于資本中，資本家縱然奢侈無度，而他的資本却日增無已。

C 這很明白。問題是那利潤何以能生出來？

A 簡單說來，那是由搾取勞動者而生的。

C 資本家是搾取階級，勞動者是被搾取階級，這些話我們聽厭了，但資本家在甚麼地方搾取了我們呢？這層頗不瞭然。

A 那不是自自然然能够了解的，所以我們有學習理論的必要。列寧說：「凡給觀念形態以過重之評價，誇張目的意識之要素的作用的人們，總以爲勞動者只要把自己的運命從他們指導者的手裡取回到自己手中來，那末所謂純粹勞動者

的運動便能形成，因此他們能作出自身獨立的觀念形態，事實上且作出着。但這兒犯了莫大的錯誤。爲補充右說，我打算引用攷次基的最正確的話。「說過這話的列寧，隨即引用着攷次基的長文，其中有下面的語句：「伴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普羅愈益增加，他們更毫無猶豫地對資本主義鬥爭，且具備對資本主義鬥爭的可能性。如此社會主義的意識，當作普羅之階級鬥爭的必然結果生出來了。人們若果這樣想像，那便完全錯誤。不待說，當作學說的社會主義，和普羅之階級鬥爭一般，明明是植根於現代經濟關係中的。決不是這方面產生那方面的。現代社會主義的意識，唯在立脚於深遠的科學基礎上，始得成立。現代經濟學，同於現代技術，乃產生社會主義的一個條件，普羅縱令怎樣熱望牠們，但不能自動創出其中的任何一個。具備科學知識的，不是普羅，却是布爾喬亞智識階級。產生現代社會主義的，也是在屬於這範圍的若干人的頭腦裏的，於是他們把牠傳給知識最進步的普羅，後者於條件所許的範圍內，再將牠引用到普羅之階級鬥爭中。故社

會主義意識之爲物，乃是由外部拿到普羅階級鬥爭中的一要素，不是甚麼自然生長的東西。」此乃攷次基之言，列寧譽爲「最正確的話。」此言之實屬不謬，可由你已多年潛心於階級鬥爭的實踐，但還不能明白把握馬克斯主義經濟學一事，加以真確的證明。

C 這是甚麼用意？你的話完全跑野馬了。

A 話誠然跑野馬了，鄙人所以說到這層，實係鄙人痛感我們的運動如果無視理論是大不可以的。任便受過怎樣鬥爭鍛鍊的勞動者，如果從來不具備一點理論，則終有令人失望之日。同樣，縱令大眾的鬥爭怎樣被激發，再則大眾果然經此鬥爭漸次被教育着被啓迪着，如果將那事放任在自然發生的傾向上，則決然會被布爾喬亞的意識克服的。

C 那樣的事實已然了解。請莫走岔道，快講正道上的話吧。

A 資本案對於勞動者的榨取，隱蔽在「公平」交易的外形之下，不易看透

真象。但看看中世紀的農奴，他們被土地領主的榨取情形瞭如觀火。實際耕作土地的是農奴，從土地上生產各種穀類的也是農奴。可是那些生產物中，只留下農奴生活所必要的東西在他們手裡，其餘的概歸領主席捲榨騙去了。因此領主托那榨取物的庇蔭，終身不會接觸一下泥土，總是舒舒服服地過下去。農奴反以為領主們的宏福得以鈞住一口朝露似的生命，實際上，他們是養活領主及其家族家臣的，這層他們在意識上反全不覺得。農奴勞動，原來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養活他們自己及其家人的必要勞動，另一部分是必要勞動以上的剩餘勞動。那剩餘勞動的大部分被領主們任意揮霍。這種強制剩餘勞動便謂之榨取剩餘勞動。

C 那話明白了，但現在所謂佃農，對於地主仍然立于和往日農奴相似的關係上啦。

A 如此，所以現在的農村裡尚留有不少的封建遺制。但現在的佃農又並不是完全是農奴。說到這層，又不免走入歧途，還是中止吧。

C 農奴被人搾取剩餘勞動既知道了，但何以說，今日世界上，勞動者和農奴一樣被搾取着剩餘勞動。

A 現在世界上，勞動者的勞動，仍然分爲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於是由必要勞動生產的那部分東西歸於勞動者，由剩餘勞動生產的那部分東西，結果歸到了資本家地主階級。

C 那不見得吧。例如紡績廠的女工，生產棉紗，但那些紗全部成了資本家的所有物，女工並不分得其中的一部分。

A 那是這樣的：在社會分業基礎上商品生產極端發展的現社會上，勞動者並非生產着自己消費的東西。故紡績工人雖然生產棉紗，那紗却全歸廠主所有。在這點上，和昔日的農奴以其必要勞動生產自己生活資料，情形迥異。反之，今日的勞動者從資本家手中取得貨銀，然後把那貨銀從他處買得自己的必需品，因此這些必需品，便相當于農奴們必要勞動所生產的東西。故今之勞動者，如果他

的勞動僅止于生產相當于他所領受的貨銀價值之分量時，那末他只負擔了他自己生活所要求的必要勞動，對於資本家全沒有提供甚麼剩餘勞動。同時，資本家止於從勞動者，以勞動的形態取得相當於他所支付的貨銀價值的東西，因此他的手邊，不留下任何扣除以後的剩餘價值。

C 提起價值和勞動來，便有些叫人頭痛了。價值和勞動原來有怎樣的關係啦？

A 你還發生這樣的疑問嗎？我在這「講話」的第八回和第九回上早將價值的說明交帶清楚了。我在「十五，剩餘價值」的開頭，為綜結關於商品之分析，和價值之實體的談話起見，曾經引用了馬克斯的話，這兒非再回憶不可。馬克斯說，「一商品之具備某價值者，乃因該物為社會勞動的結晶。其價值之大小依存於其中所含此種社會的實體分量之大小。故諸商品之相對價值（諸商品價值之比率）由那些商品裏所花費的，所實現的，勞動分量和高度來決定。以同一之勞動

時間（勞動分量以其時間測定）所生產的諸商品的分量（在價值上）各各相等」。時間（勞動分量以其時間測定）所生產的諸商品的分量（在價值上）各各相等」。C 呵，這層已懂了。原來如果以掘出純金二分所必要的平均勞動量為二小時，又因日本叫純金二分為洋一元，故不限於金子，無論甚麼物品，只要是用二小時勞動生產的，都是價值洋一元。

A 正對。在這兒不可不想起：「當計算商品之價值時，我們為加上最後所用的勞動起見，便不可不把製造商品原料時所費的勞動量，以及賦與於協助那種勞動的器具，機械，房屋等的勞動加上」的話。

C 那也領會了。

A 既如此，話便可不費力地說下去了。假定某紡績工生產十磅棉紗。為此而消費掉的棉花含有二十小時的勞動，再則機器類之消費也用含四小時勞動的紡錘代表時，（在以二小時之勞動生產的物品值洋一元的前提下），那末生產十磅棉紗所消費的生產手段（原料機器）之價值，合計為十二元。這是為生產十磅棉

紗所必要的，過去的勞動，或既存的價值。可是如果假定紡績工利用此等生產手段，生產十磅棉紗，花費了六小時的勞動，那末十磅棉紗內實係含有過去之勞動二十四小時，紡績勞動六小時，合計三十小時，價值十五元。於是，這情形之下，如果那紡績工人從資本家取得貸銀三元，則縱然生產好了的十磅棉紗全歸資本家，但因他所投於原料，機器，貸銀等等上面的是十五元，最後還是獲得十五元的生產物，那末他手邊沒有殘留一點甚麼剩餘價值。

G 一點不錯。

A 所謂資本家沒有殘留一點甚麼剩餘價值，便是指勞動者對資本家沒有負擔剩餘勞動，也就是勞動者絲毫未被資本家榨取的意思。勞動者由提供六小時的勞動，恰好生產了相當於三元的價值，但因他由資本家取得貸銀三元，他便能用這三元買得米麥，烟酒，雜誌，及其他必需品。更因現在是分業盛行的世界，他的必需品，又是其他勞動者生產的，故就勞動階級全體言之，他們結果都只負擔

着爲生產自身生活所必要的物品的勞動，（即必要勞動）此外沒有負擔一點甚麼剩餘勞動。

C 你從前不還說過這樣的話嗎：「如果今日的勞動者，以其勞動恰止于生產相當于他所取得的賃銀的價值分量，那末他只負擔了他自身生活所要求的必要勞動，對於資本家沒有提供任何剩餘價值」。——這意義現在更加晃然了，但果然如此，資本家手邊豈不一點剩餘價值都不留了嗎？資本家豈不塞住了儲蓄的源泉嗎？真是難乎其爲資本家了。

A 全然如此。但資本家決不以此爲滿足。他既然一天出洋三元雇入勞動者，在勞動者做完六小時勞動以後，他決不說，「好了，你們都回去吧」。只要勞動者沈默無言，他就十小時，十二小時，十五小時地儘量延長勞動時間。

C 那真不差。無論如何我們是人類，非有休息不可，如果我們是機器，資本家的助手們必定強迫我們每天做二十四小時的工作了。反正縮短勞動時間是那

些東西所拚命反對的。

A 理固如是。支出三元購得六小時勞作，資本家便無敷餘。勞動者的勞動時間超過六小時，勞動者才開始負擔剩餘勞動，多于六小時的部分愈大，則他負擔的剩餘勞動亦愈多。因此由剩餘勞動而生產的價值，便當作剩餘價值跑入資本家的荷包裡。

C 于是，勞動者比如一日勞動十二小時，其中只六小時是爲自己生活所必需的勞動，餘下的六小時勞動只是替資本家白白的服務了。

A 是啦，原來一日十二小時的勞動是平分爲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所以對於六小時的必要勞動，勞動者從資本家受取了和那勞動所產生的價值相當的賃銀，對於多出的六小時剩餘勞動，他一點報酬也拿不到手。故勞動者對資本家的關係，如最初所說，從其本質言之，無異於往昔農奴對領主的關係。農奴終歲勞動，以耕以種，領主只把生產物中，爲農奴生活所必要的一部分留給他，其餘的概

行席捲而去。今日勞動者正被資本家這樣擺布着。

C 那末咱們一天賺三塊錢，認爲這數是對於十二小時全部勞動的支付，其實咱們勞動的一半完全沒給錢啦。

A 真是這情形呵。所以資本家生財有道。

C 難怪難怪。這真有趣了。懂了這理論，所謂「由剩餘價值曝露資本家的生產」的玩藝兒真能辦到了。請再提起精神把話推進一番吧。

A 可以可以。但這兒應告一段落。請先用茶烟，再繼續往下說吧。

十七 當作商品的勞動力

C 抽烟的時候我又生出一個疑問來了。果如你言，一日十二小時的勞動中僅六小時是給工錢的，餘下的六小時是白白的勞動，那末咱們對資本家沒有白白勞動的義務，資本家一天既然只給三元，咱們便只勞動六小時，六小時完畢之後就馬上回家何如？

A 那可不行。所謂勞動者以一日三元的貨銀被儲於資本家，即等於以自己一日的勞動力出賣於資本家。今世之中一切財富無不採取商品的形式，如不先出代價，任何東西也不能成爲自己的，但支付代價必要貨幣，爲獲得貨幣，又不得不賣出自己手中的商品，然而勞動者手中既無原料又無機械，所謂生產手段一無所有，自然沒法造出商品以備出賣。無已，只好把宿存於肉體中的勞動力當作

商品出賣於資本家。貨銀便是當作商品之勞動力的代價。但這名叫勞動力的商品價值，和一切商品相似，係由生產牠所必要的勞動分量來決定的。於是一日之勞動力的價值，即係和勞動者自身及其家族之一日的生活費相同。何故呢？因為勞動者要繼續當作商品提供一定之勞動力時，他便不得不生活，加之他將衰老死亡，他又不可不有後繼者，果如此，則生產勞動者及其家屬一日之生活資料所必要的勞動分量，便相當於為造出該勞動者之一日勞動所必要的勞動分量。當作商品的勞動力的價值，是被這樣決定着的，現在資本家是在其價值上買取此等勞動力的。

C 話又繁絮了。何謂「在其價值上買取」？

A 是指依照其評價買取的意思。例如勞動者必要的生活資料之價值一日相當三元時，則一日之勞動力的價值也是三元。所謂在其價值上買取牠，便是依照其評價用三元買取。在此場合，價值和價格一致。

C 貨物的價錢常常和牠的評價一致嗎？

A 不見得。貨物的價錢也有在評價以上的，也有在評價以下的。這便是價值和價格的背離。尤其是勞動力，牠的價格（即貨銀），一般總被押在價值以下。但現在，勞動力的買賣仍是假定以其價值為標準而實行着的。

C 就前面的假定往下推，那是假定資本家以三元從勞動者買取其一日的勞動力。

A 對啦。故行着這樣的買賣時，因此所謂一日的勞動力便成為資本家的所有物。這正如我用三塊錢買得一雙鞋子，我既花錢買得，我便有充分的權限利用牠的使用價值（效用）。我縱如何遭蹋那鞋子，賣主對我殊無煩言相責之理。

C 真有點這樣啦。

A 那末情形便如此了：——一日以三元雇入一定勞動者的資本家，因為他從勞動者當作商品買取了一日的勞動力，所以利用那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完全是

他的自由權。如前所述，一切商品都具備價值和使用價值兩方面。故自價值方面看去，任何商品在都是值洋幾元幾元一點上，其品質是互等的，自使用價值方面看去則商品因種類之不同，用途亦異，品質各殊。例如書桌可以用來看書，衣服用來禦寒之類。現在名叫勞動力的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從發揮勞動而成立的。此處最值吾人注意的，便是一日勞動力所能發揮的勞動分量，並不是由其價值而被規定着的。

C 請再詳細說說，否則還不免模糊影響。

A 按前面的假定，一日的勞動價值為三元。所謂三元即係純金六分，按前面的假定係指六小時勞動的意思。故所謂資本家以其價值——即三元——買取一日的勞動力者，即係以六小時的勞動買取一日的勞動力。但勞動者並非一天只能勞動六小時，他能耐十小時，十二小時甚至十五小時的勞作。一日之勞動力的價值。相當於六小時的勞動，但其使用價值則成爲當作較六小時遙爲多量的勞動之發揮而

被實現着。資本家單靠買取具備如此特殊性質之商品，才能獲得剩餘價值。縱令爲買取一日之勞動力所支出的價值，不過相當于六小時的勞動，然而一旦買取之後，資本家即可任意使用，故勞動者雖已作完六小時的工作，資本家決不說「好啦，請回家吧」。反說「這時回家是太早了呵，我已購買了你一天的勞動，還要多作一會」。如此資本家付給相當于六小時勞動的代價，叫勞動者勞動十二小時。如從前說過似的，商品之價值原係勞動之結晶，故令勞動者徒然勞動一定時間的資本家，白白地取得那部分價值。這不待言，不外形成資本家地主階級不勞而獲的（即資本家的利潤，地主的地租）剩餘價值。

C 那末歸屬於資本家階級的一切剩餘價值，都是由勞動者負擔的剩餘勞動而生的啦。

A 完全不錯。故說資本家階級有致富的祕訣。靠自己一個人，你便怎樣勤勉勞動，也很難積蓄餘財，但雇來數百乃至數千勞動者，每日榨取其勞動，那麼

百萬元不久便成了五百萬元，千萬元便成了五千萬元，隨後甚至成爲萬萬元。不過一人的勞作，却藉無數人的勞作以聚斂時，數年之間便可成爲家財萬貫的富翁。

C 榨取剩餘勞動既係致富的秘訣，那末資本家們建設工場安置機械，不去特意生產各色貨物，專門直接榨取勞動者豈不甚妙？

A 那不行。勞動要加工于物質上，凝結于物質中，始成爲價值，勞動自身並非價值，因此資本家在想獲得剩餘價值時，必先將剩餘勞動作爲物的對象化，且非使該物成爲自己的所有物不可。例如想榨取紡績工之勞動，則須把爲原料的棉花——爲避免麻煩起見，姑以棉花代表一切生產手段——和紡績工的勞動力一齊買來，在那棉花上加進紡績工的勞動。此時，棉花的價值原封原樣移於生產物即，棉紗的上面。何故呢？因爲商品價值係由該物之生產上所必要的勞動分量決定的。現在是以棉花爲生產棉紗上所必要的原料，然而爲生產原料棉花所必要的勞動分量，（因此規定棉花的價值）是完全原樣算入爲生產棉紗所必要的勞動分量中的。因

此之故，生產手段之價值通過生產過程之前後而毫不增減。故馬克斯叫投于生產手段上的那部分資本爲不變資本，充作購買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爲可變資本。不待說，全資本中，唯獨可變資本的部分，具備增殖價值的機能。故自資本家之立場言之，務必把自己的資本多多投在可變的部分上，但技術上則難以辦到。不僅如此，如將來還要詳說的，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變資本所占的部分，對於全體的比例上總是漸漸往前增大的。

C 以上大體知道了，原來關於剩餘價值的馬克斯主義，乃是曝露資本家生產之種種祕密的有力的武器。請把上述的言語作爲基礎，更給我解說些生動的事實。

A 截至此刻，話已十分繁絮，想來你也聽疲倦了，再補足二三事實便要總結束了。

十八 勞動時間延長，賃銀下跌，產業合理化

化——勞動能率之增進，等等

A 第一，資本家何故反對勞動時間之縮短一層，由上所述大概不難理會了吧？

C 那已懂了。但一日二十四小時，資本家何不乾脆要求勞動者工作二十四小時呢？

A 那是因為勞動者究係父母養的，不能像機械似地晝夜不休地工作。但翻閱翻閱資本主義發展史，便知十分暴厲地強制勞動時間的時代也曾有過呵。牠之能漸漸縮短，乃是因為勞動者漸次自覺起來，用團結的力量反抗資本家無限榨取而獲得的結果。叫勞動者一日勞動十幾小時，勞動者即將天折其生命。因此，勞

作四十年的只能勞作二十年了，那末資本家對勞動者支付一日的勞動力代價，事實上無異使用了二日的勞動力。縱然大家都知道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真面目，但誰也不能說牠不合法。但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的畛域內，却能以商品販賣者的資格，反抗勞動時間的延長。

C 要將勞動時間縮短到某限度以上，決非容易。日本的勞動階級自從參加所謂「五一」國際勞動運動以來，已歷十一寒暑，那在第二次大會上所揭的「實施八小時勞動制」的口號，至今仍止于一種口號而已。

A 資本家愈加長勞動者的時間，賺錢便愈多，故縮短勞動時間決非易事，稍一大意，勞動時間又馬上加長了。

C 他也降低勞動賃銀啦。

A 自然呵。我先前已假定「勞動力是按其價值買取的」，這是爲要充分表明在這情形之下資本家的剩餘價值之獲得仍屬可能而故意設立的假定。實則資本

家務必要把賃銀弄在勞動力價值以下。例如勞動力的評價普通是一日三元，他却想用二元去買取。因為這樣一來，一日之勞動時間中必要勞動時間的部分便可減少，隨之剩餘勞動時間便可增加。故延長勞動時間或減少賃銀，在增大資本家剩餘價值的一點上，實係殊途同歸。

C 近來常常成爲問題的產業合理化，真意如何？

A 資本家，和資本家的政府，以及資本家的學者們，五花八門地列舉着產業合理化的項目，想去混淆真象，原來產業合理化的根本精神，是在增進勞動能率。

C 何謂增進勞動能率？

A 關於這層，學者們也說着各樣騙人的話，簡言之，所謂增進勞動能率，原不過加多在一定時間內發揮的勞動分量。自資本家的立場言之，從延長勞動時間，以榨取多數剩餘勞動，或不變更勞動時期之長短，單從增進勞動能率，以榨

取多數剩餘勞動，其結果完全殊途同歸。因勞動者的反抗，故延長勞動時間頗爲棘手，今番改用產業合理化以增進勞動能率的新花樣了。

C 怎樣增加勞動能率呢？

A 這是資本家的一種「科學」。科學地研究怎樣在一定時間內儘量榨取勞動者的勞動量，乃是資本家雇傭的「研究家」們的天職。於是所謂「科學的經營法」那玩藝就成功了。名叫搬運裝置法（Conveyer System）的東西，大部分已實際應用了。應歸勞動者加工的材料，用搬運機載了，以一定速度不斷地通過勞動者面前。勞動者，在置于眼前的材料尙未運去時，換言之，在用機械嚴整地規定着的時間內，必須毫無猶豫地將派給自己的事情加工于擺在眼前的材料上。他如果動作遲緩應付不及，就被革除了。門外有的是失業者，他被革除以後，馬上便有其他勞動者取而代之。各作業部門的勞動強度均有一定，凡不能適合那步調的，就一一淘汰。這樣，榨取的行爲充分向前進展。

C 資本家很能想出些殘酷巧妙的方法啦！

A 這並不是因為某某資本家良心特別壞所以發生了這樣的情形。如果真是這樣，倒好辦了，只要出來一位高僧對資本家勸說勸說，世界便馬上改換了。但實際說來，某某資本家原不外成爲他之所有名義的資本的人格化了的東西。他縱是有怎樣善良精神的人，這世界也不因他的意欲而改變，反之，他的意志倒是因今日的社會組織而被規定着的。這層下回再說吧。

C 那末這「講話」還要繼續下去囉。

A 至少還要說一回。

C 很好，那末我再來。

A 請賜步吧。

(一九三〇年五月)

新社會科學講話

第十一回

A 謹守前約，本「講話」儘今日結束。

C 今日結束不免惜別，真要卽此打住嗎？

A 實在未符當初的期望。我在第四回上會說：「社會全體之滅亡，基於該社會生產諸力之萎靡減退，反之，社會形態之變革（卽一定社會脫棄一組織形態移於新的他一組織形態）乃該社會生產諸力發展增大的結果。當吾人生存的現代資本社會正在形態變革之際，爲正當理解眼前的諸現象起見，此層尤有理解之必要。明乎此，則凡企圖用生產諸力之發展，以解決現代社會諸矛盾之一切政策的十分無力，卽能馬上看清。」這樣的打算原係本「講話」的中心思想，但偶一涉及此層便遇到很多故障。比如第四回終結之處被刪三頁，第五回前後共刪去千字

內外。當時我以為此談話非中斷不可，然而畢竟繼續到了今天。要想照豫期的方法來結束，橫豎難能了，在可能範圍裏姑且將此層試試說明然後了事。

C 那也很好。謹聆高論。

十九 資本主義社會之窮途——其必然的崩潰

A 如前所述，資本家為多多絞取勞動者的剩餘勞動起見，企圖儘量延長勞動時間，減低賃銀，增進勞動能率。此三者可說是資本家以多多絞取剩餘勞動為有意識之目的的基本戰術。但資本家不獨對勞動者無可奈何地戰鬥，資本家同志之間也無可奈何地互相戰爭。

C 請停一會。你不是說「資本家對勞動者無可奈何地戰爭」嗎？但果能實行勞資調協主義或溫情主義，你所說的就沒有必要了。

A 不要說外行話。所謂勞資調協主義溫情主義一類的東西，乃是一種緩和敵心挫折敵鋒的戰術。資本家一心只想延長勞動時間，減低工錢，自勞動者方面言之，自以縮短勞動時間，加多工錢爲有利。利害正針鋒相對，有甚麼調和的餘地呢？鬥爭是必然之勢。但戰術上則有不必激動敵情，避免正面攻擊，專門麻醉敵人的辦法。資本家掛在嘴上的調協主義溫情主義便是這樣的東西。請看堪稱溫情主義之典型的紡績業者現在如何？借口今後公司的利益勢將減少，俄頃之間把職工的賃銀削減百分之二三十。唱着「公司是父母，工人諸君是子弟，親子攜手偕行的，便是溫情主義，這是絕對不讓其他公司追隨的本公司之美點」的紡績主，現在居然斷行減低賃銀，必有人以爲公司果然經濟困難吧？其實，真情如此：紡績業中所投資本，在昭和四年末的今日原不過二千八百餘萬元。然以此僅少的資本，自大正三年上半期至昭和四年下半期僅十六年間，所獲利益實達二億四千零三十七萬四千元之巨。其中分配于股東的爲一億四千三百三十七萬八千元，約

當前記資本之五倍。即資本家在老早以前就把原本收回了，只專門收利錢。加之董事們，在獲得上記的大股東的利益以外，還有種種額外的利益。在「賞與金」名義之下，他們公然塞入荷包的，在十六年間竟達七百四十五萬元。最近武藤氏辭退總經理的時候，連所得之退職金三百萬，實得一千零四十萬元。短期內獲得莫大利益的紡績業，在其創業前期能有百分之三十五之紅利的紡績業，而且素來打着溫情主義家族主義幌子的紡績業，似乎也够景氣了，然而非急于減低賃銀不可！資本家的「溫情」，原來是這般「溫」法的呵！我不禁想起了馬克斯的話。他說，「通過市場價格下落時期和恐慌停滯時期，勞動者幸而不完全失業，他們的賃銀也非降低不可。故如非甘心受騙，則當市場價格下落之際，勞動者對於怎樣的比率減低賃銀一層，非向資本家力爭不可。如果在能得最大利潤之景氣時代，勞動者不拚命要求提高賃銀，則就整個的產業上的循環期看去，他很難取得他的平均賃銀，或他的勞動力的價值。在周期循環中之不景氣的時代，他的賃銀

當然降低，在周期循環中好景氣時代如不要求補償，乃是愚不可及的。」（河上譯「勞賃，價格及利潤」大正十五年版，六九頁）。爲溫情主義之假面具所騙，平時不建築所謂組合或工會的城寨，怠于備戰的粉績勞動者諸君，現在一旦受着資方的無情打擊，畢竟陷入站也站不起來的苦境了。這便証明着資本家的溫情主義乃叫勞動者軟化，拆散其鬥爭組織的巧妙戰術。

C 誠然這樣。那末由此講入本題吧。

A 上面說過，資本家不獨無可奈何地對勞動者戰鬥，而且資本家同志間也不得已互相爭鬪。這是甚麼原由呢？因爲資本主義的社會原係立於自由競爭之基礎上的社會。他如不克服對方，自己便爲對方所克服，資本家同志是被置於這樣關係上的。

C 資本家是無暇苟安的人啦。

A 對啦。因此他們以爲操心勞力以獲得莫大報酬乃是理所當然的。總之資

本家要想克服對方就只有自己提供廉價商品之一法。但爲能提供廉價商品，而自己又要免於破產，便非成本低廉不可。所謂減少生產費，因此成爲資本家的主要題目。

C 資本家拚命延長時間，減低賃銀，原來還是爲的這個呵。

A 那自然不差，不過現在又有了一個有力的方法。這就是改良生產技術。分業和採用最新機器皆係其中要點，這樣勞動之生產力顯然增加。

C 何謂勞動之生產力？

A 勞動是造出物品的力量。這力量的大小，係用一定分量之勞動所能生產之物的分量去測定。如以勞動能率（即勞動之強度和密度，詳言之即一定時間內能支出的勞動分量，）爲一定，則勞動分量又能以勞動時間去測定。故，如勞動之生產力增加了，那末用一定分量之勞動（再則用一定之勞動時間）所能生產的東西也增加。這即等于，一定分量之生產物已能用較往日爲少的勞動生產出來。

C 這樣一來，物品的價值便減少啦。

A 誠然。但生產技術之改良不是一切資本家同時行着的。例如某紡績業者爲欲征服同業者起見，超拔同業者最先採用新式紡績機器，於是勞動生產力之增加，僅在他所使用着的勞動者中發生。於是生產一定分量之棉紗較以往所要的勞動分量爲少一層，唯有他的製造品方屬如此。社會一般的棉紗依然要和從前一樣多的勞動分量。然而一定之商品的市場價值，係由生產牠的社會的必要勞動之平均量決定，因此，在上述的場合，棉紗的市場價值不起變化。唯獨先他人而實行改良生產技術的資本家方能少花生產費，因以獲得額外的（*extra*）利潤。這是驅使他不斷努力改良生產技術的原因，不過縱令其先他人而實行改良技術，但他無法永遠獨占。轉瞬之間其他資本家盡皆模倣起來。這樣一來，生產商品所必要的社會的勞動之平均量減少，因此商品之市場價值亦減少。於是上述的某特定資本家的額外利潤也消滅了。以後再有甚麼人實行新的技術上的改良，再經過上述的

同樣情形。如此不斷前進，技術改良，勞動生產力增加，商品之價值減少。

C 這樣想去，各色商品之價值誠然漸次減少，但實際上，物價似乎又常常騰貴，這是甚麼道理？

A 價值即評價。物價是一般物品的價錢，亦即種種商品的價格。今日之物品之評價者，以金為標準。洋一元等于純金二分。以純金二分為尺度，謂種種商品各值洋若干元，這便是那些商品的價錢。故商品之評價縱令減少，然為該評價之表現的尺度的評價尤其減少，所以商品的價錢反行騰貴。

C 這層已明白了。但諸商品之價值減少以後，又將如何？

A 那是重大問題。——隨着諸商品價值之減少，名叫勞動力的商品的價值也減少。所謂勞動力這商品的價值又如何決定呢，這是在本「講話」之「十六，當作商品的勞動力」上說明了的。「所謂賃銀，原係當作商品的勞動力的代價。但這名叫勞動力的商品的價值，與一切商品相同，係以產生牠所必要的勞動分量

決定的。這事即等於一日分之勞動力的價值，恰相當于勞動者自身及其家族一日之生活資料的價值。」故此等生活資料之價值，如因生產技術之改良，勞動生產力之增加，而次第減少時，勞動力之價值亦次第減少。

C 勞動力之價值減少，那末咱們勞動者縱然強制資本家按照價值買取咱們的勞動力，而咱們對全生產物的分配仍然漸漸減少。

A 完全那樣。那便是我們當前的大問題。從前，我在關於賃銀下降一點上會說：「資本家務必要把賃銀弄在勞動之價值以下。例如勞動價值普通是一日三元，他却想用二元買取。因為這樣一來，一日之勞動時間中，必要勞動時間的部分便可減少，隨之剩餘勞動時間便可增加」。把賃銀弄在勞動之價值以下，原來含有這樣的意義。但現在，縱令勞動者強制資本家按照應有價值買取自己的勞動力，倘若勞動力的價值不斷減少，則一日勞動時間中必要勞動時間所占的部分漸漸減少。此點即指明，在一日之勞動時間不變化的限度內，剩餘勞動時間——隨之

，勞動者向資本家提供的剩餘勞動之分量——愈益增加。於是如君之言，社會之全生產物中，歸屬於資本家階級那部分的比率愈多，歸屬於勞動階級那部分的比率愈少。

C 前面你說過，延長勞動時間，減低賃銀，增進勞動能率三者，乃資本家有意識目的地儘量從勞動者絞取剩餘勞動的基本戰術。但就吾人剛才論究之點看去，則以上三種戰術之外，所謂基于生產技術之改良的勞動生產力之增進，豈非亦是為增加資本家搾取剩餘勞動的有力的戰術？

A 就全體結果言之，勞動生產力之增加，確然加多歸屬於資本家階級的剩餘勞動的分量。但每個資本家在自己工場裏努力于生產技術之改良，乃如前述，是為得在和其他資本家競爭中獲得勝利。此場合，每個資本家頭腦中所蓄着的有意識的目的，並不在從勞動者多多絞取剩餘勞動一事上。每個資本家完全不是以企圖減少諸商品之價值，作為其目的而注意着的。故隨勞動力價值之減少而俱來

的剩餘價值之增大，並不應算作具備資本家有意識的戰術之性質的東西。

C 那原來是離開人們之意圖而獨立了的結果啦。

A 誠然。但資本家之製造物品。非爲自己之消費，乃爲出賣賺錢。然而如果資本家階級和勞動者階級間，後者之所得從全體之比率言之，漸次減少時，則不待說勞動者對於資本家的商品的需要漸次與其供給失去平衡。這兒出現一個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資本家非拚命賺錢不可，因此非從勞動者多多榨取不可，但如此做去，則勞動者之購買力無法增加，於是資本家的商品難如願以償地賣出，而且那些商品如不能賣出則資本家不易賺錢。如此，資本主義自身中含有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中××所採用的×××裡，有這樣的一節：

『對於利潤的追求，叫布爾喬亞不得已應在愈益成長的規模上發展生產諸力，加強並擴張資本主義生產諸關係的支配。因此資本主義之發達，把資本主義體

系中一切內在的矛盾，就中尤其是把勞動之社會的性質和占有的私的性質之間的，生產諸力之成長和資本主義所有諸關係之間的，根本矛盾，不斷地在較高的階段上再生產。生產手段之私有的支配，此生產之無政府的自然成長的過程，導出與生產之無限擴張傾向和普羅大眾有限需要間之矛盾（一般的生產過剩）之發展相關聯的，各種生產部門之經濟均衡的破壞；牠更引致了週期循環的恐慌和普羅大眾的失業。」

此節中所謂「生產之無限擴張傾向和普羅大眾有限需要間之矛盾（一般的生產過剩）」和我上面所說的恰好相似。

- C 何故說現出「生產諸力之成長和資本主義所有諸關係間的根本矛盾」？
- A 資本家互相競爭時所實現的生產技術的改良——分業及機器應用的不斷發展——自然是指着生產諸力之發展的意思。所謂生產諸力，則是當作有益于生產財富，歸屬於人類社會的各種力量。因為增加此等力量，其結果，勞動生產力

亦增大。然而，這勞動生產力增大，則諸商品價值之減少——當作商品的勞動力之價值之減少——普羅大眾購買力之減少等等現象無不隨之而生，因此種種生產物，在以資本家之利潤爲目的而被生產的範圍內，生出無法解決的矛盾。而且所謂種種生產物以資本家之利潤爲目的而被生產，換言之，即資本主義的生產，須以資本家保有生產手段爲前提。他們因爲私有此等生產手段，故能收生產權于掌握中，亦能收一切生產物爲私有。這便是「資本主義之所有諸關係」。伴隨生產諸力之發展，與夫勞動生產力之增加而起的問題，便是因着對於生產手段或生產物的所有關係發生了上述情形而起的。故簡單言之，那就是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法律上叫作所有諸關係）之間的矛盾的出現。

C 何謂「各種生產部門間的經濟的破壞」？

A 例如就布匹來看。爲生產布匹起見，先有織布的生产部門。其次爲供給其原料紗起見，又有紡績部門。再其次爲得生產織布機和紡績機，又有機器的生

產部門。因此這樣生產部門之必須保持一定均衡，固不待說明了。爲製造一定分量之布匹，則紗的分量必須決定着。其次爲生產一定分量之紗和一定分量之布匹，則紡績機器和織布機的數目須有一定。這些東西之間有一定不移的分量上的比例。一面趕造紡績機或織布機，一面把紡績或織布的生產停頓在那裡等着是不行的。但如前所述，需要資本家之商品的普羅大眾的購買力，並非以和全生產物之增加的同樣速度而增加的。因爲多數機器的被繼續採用，技術的不斷改良，於是勞動生產力不斷增加，隨之，勞動力之價值不斷減少，勞動者對於全生產物的分配也更加減少。故自資本家方面言之，特意生產的東西却無買主了。資本家不對普羅大眾竭力絞取，便無法賺錢，但既經儘量絞取大眾之後，資本家的製造品又沒有充分的買主了。因着這些矛盾，便生出「各種生產部門間之經濟的均衡的破壞」，牠必然地惹起「週期循環的破綻的恐慌」。

C 以上的事在他方面何故引致了「普羅大眾的失業」呢？

A 技術的繼續改良，機器的儘量採用，將生出怎樣的結果呢？即資本家所支配的資本中，不變資本所占部分的比率愈益增大，可變資本所占部分的比率愈益變小。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意義前回已說過了。（參照十七，當作商品的勞動力）。簡言之，投于生產手段（原料機器等）上那部分資本謂之不變資本，充作購買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謂之可變資本。技術愈被改良，機器之應用愈盛，則全體資本中，從比率上言之，充作支付賃銀的部分變少，投于機器及其他生產手段的部分變多。故欲因人口之自然長成，盡行吸收新的要求工作者，那末資本總額之增加速度和人口之增加速度同一步調乃是不行的。前者的速度非較後者的速度特大不可。豈僅如此？技術之改良，機械之應用愈益施行，則資本總額之增加速度愈不得不加速其步調。例如，最初人口增加一成則資本總額增加二倍即已足夠，其次之時代人口增加五分資本總額即有增加十倍的必要，更次之時代人口增加二分資本總額即有增加二十倍的必要。但一國之資本總額到底不能以這樣毫無

限制的加速度的形勢繼續增加，故人口方面早晚必溢出于資本的需要，而且技術之改良機械之應用愈盛，換言之，即資本主義愈發展，這種情形亦愈甚。「普羅大眾的失業」以此種失業軍之加速度的增大，因此是至當不移的了。

C 近來日本在救濟失業者的名義下舉行市公債縣公債。以全體經費之幾成充作賃銀之支付為條件，政府之許可如此舉債，原來是人為的增多可變資本之比率之辦法吧？

A 你說得不差。那雖不過杯水車薪，但也略能救濟。然而資本主義社會的這個灣角那個灣角裏縱令看出這樣一點辦法，但於大局又有何補呢？

C 真是這樣啦。可是我們以上看見的資本主義體系中所包含着的內在的矛盾，和資本主義國間的戰爭又有甚麼關係沒有？

A 不待說那兒有必然的關係。一定的資本主義國常求其內在矛盾的解決于國外。可是國外並非無人之境。其他各國亦莫不欲求其內在矛盾之解決于自國領

土之外，於是衝突軋轢應運而起。

C 就把這點給我詳細說說吧。

A 如前所述，被資本家們撐取着的國內普羅大眾，正因這樣的撐取，於是購買力就有限了。隨之資本家役使普羅大眾作出來的商品，在某限度以上，決不能專靠在國內銷售了。而且資本家們如不能盡數售賣他的商品，則無由取得他所眼紅的利潤。於是他們有尋求海外市場，尤其是投資于外國的絕對的必要。然而，任何資本家莫不被迫于同一情勢之下，因此又有排斥他國資本家，攫取一定領土于自國勢力範圍之內，獨占該領域內之「權利」的必要。這樣一來，列強之間漸次行着世界領土的分割，二十世紀以還，不屬于某國勢力範圍的地域，世界上完全沒有了，世界的分割已充分完成了。這便是二十世紀的世界形勢，但情勢既經如此，世界戰爭——在維持今日資本主義組織的限度內——便成爲怎樣也沒法避免的了。是何原故？因爲世界列強中有衰老的（即發展的拍調 *Tempo* 遲鈍）資本主

義國，也有比較少壯的（發展的步調比較急速）資本主義國，因為其他情勢多有不同，於是一過若干時日，合于舊勢力關係的世界分割，非改弦更張使其適合于新勢力關係不可了。今日帝國主義列強間此種再分割，除訴之武力外別無他法。列寧說，「資本家們的分割世界，原非出于甚麼惡意，乃不過因為達到了資本集中的階段，為企圖獲得利潤起見不得已而出此的。故世界之分割，實係應資本，應實力而施行的。此外之分割方法，在所謂今日的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全不存在。但這種實力隨經濟的政治的發展而變動。」而且今日的情勢之下，每隔一定之期間，非用武力再度改變世界的分割不可。為得這情勢，世界列強間勢力的均衡一旦失去，則以世界任何一隅所起的小事件為導火線，爆發若干國間的戰爭，而且在世界遍處盡皆分割完了的今日，戰爭一旦爆發，則列強不拘是否願意，也非捲入戰爭之漩渦中不可，××××中的所謂「產業資本時代」裡說，「私有財產之支配，在個個資本主義國內部的競爭，以及不斷向前長成的世界市場上

的競爭中，看出了牠的性質。資本家間的後面那種的對敵形態，其結果惹起了當作與資本主義之發展必然相偕之現象的一系列的戰爭。」那戰爭，在現在帝國主義階段，必定成爲「在其範圍之廣大和破壞技術的高明上，爲世界史上所罕見的情態」而爆發起來。

C 資本家同志間的競爭必然發生生產技術之不斷改良，勞動生產力之增加，勞動力價值之減少與普羅大眾購買力的被限制，各種生產部門均衡的破壞，恐慌，普羅大眾的失業，戰爭等等一聯系的現象一層，以上大體懂得了，但他方面，同志間互相競爭的資本家夥伴們究將如何？

A 關於這層，××××裏，說過如次的話。「他方面，大生產之技術的經濟的優越，招致競爭中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放逐與破綻，引起了往前增長的資本之集積與集中。在工業領域裏，此集積與集中法則，就中尤以在小生產的直接滅亡和部分的變成大企業之補助器官的作用的低微中，看出了牠的表現。因爲

土地獨占和絕對地租存在之故，在發展之一般速度中必然落後的農業領域裏，那法則，不獨在農民之分化和廣汎的各層農民的普羅化中，就中也在，小農民經濟服從大資本之支配的，而且小經濟之專靠極度緊張的勞動，和全般的節約方能維持表面獨立的服從的，公然或隱然的形態中，看出其表現。」

C 其表現究屬如何頗難了解。

A 範圍太廣難于一一說明，茲略述其大體。如前所言，資本家不獨無可奈何地要和勞動者戰鬥，并且要和同志們互鬥，其結果將如何呢？這便是問題之所在，簡單言之，因為大生產之技術的和經濟的優越，引致了「往前增長的資本之集積與集中」。在資本家同志之競爭中，大資本戰勝小資本。最初資本的勢力雖互相伯仲，在時代的推移中，較大的資本漸次增大。於是隨着資本的增大競爭力益加強，因之愈到後來大資本壓迫小資本的力量愈大，速度愈增。於是社會之一端，出現大得可驚，但為數極少的大資本家，誰都不堪和他抵抗，同時社會之他

一端，形成龐大的普羅大眾。社會之向兩大陣營分裂愈加顯明。

C 這樣一來，所謂自由競爭一事豈不沒有了嗎？

A 是的。「強有力的獨占統一（加迭爾，新提卡，托萊斯）的形成，藉銀行而結合的巨大聯合諸企業的新形態」被產生出來，產業資本時代轉化為金融資本時代。於是最初的出發點，是帶有否定封建獨占之意義的自由競爭，現在行着否定之否定，樹立了金融資本的獨占。可是雖言獨占，仍不過資本主義的獨占，牠「不是排除自身所從出的自由競爭的，寧是存于其上或依循牠的」。巨大的資本家同志依然繼續競爭。今日之社會既立于大資本壓倒小資本的原則上，則資本家必須毫不猶豫，拼命增大其資本。十億之上有二十億。二十億之上有三十億。百億之上尚有二百億。數字既無止限，資本增殖的慾望也無止限。不論自己的資本多大，賺錢怎樣厲害，爲免于被敵所敗起見，務必拼命榨取勞動者，擴大自己的資本。故雖說獨占，却還是立于自由競爭基礎之上的獨占。這產出「一系列特

別重大深刻的各種矛盾，軋轢，及衝突」。

C 那末問題絲毫不能解決啦。

A 不待說啦。爲現今議論中心的失業問題，亦復如此。既如上述，由資本主義之發展的一般法則上看，已知失業軍之發生乃伴隨資本主義之發展所不可避免的現象，近年來所謂產業合理化更使牠特別激烈化。前回說，產業合理化的中心目標是在增進勞動能率，而所謂「勞動能率之增進」是指在一定之時間內加多被發揮的勞動分量。這與前面說及的「勞動生產力之增加」完全不同。在勞動生產力增加了的場合，因爲用一定分量之勞動能生產的生產物分量之增加，故一定分量之生產物能用較以前爲少的勞動時間生產出來；但在勞動能率之增進的場合，因爲一定時間內被支出的勞動分量之增加，故同一生產物能用較以前爲少的勞動時間生產出來。例如，以施行模範的合理化而著名的福特公司，只因合理化之故，製造一個車臺所需的勞動時間從十二小時零八分縮短爲一小時三十三分，這

主要地（雖不說全部）是從勞動能率之增進，把一定之勞動壓縮于僅少的時間內而產生的結果。不管勞動能率之增進抑或勞動生產力之增加，總之只因如此的勞動壓榨之急速施行，故使素有增大傾向的失業軍當然愈益急速增加。

C 雖然如此，但濱口首相日前在議會的答辯中曾說：「只要振興產業，失業問題自然能够解決，這是容易明瞭的。按我們的意見，產業合理化之結果，即成爲產業之振興，同時有助于失業者的救濟的地方甚多。」此言作何意義？

A 資本主義國裏決不能如此。從理論上從眼前的事實上都可證明。資本主義國中最景氣的美國，自一九一九至二七年這八年間工業勞動者的數目約減少六十四萬人。工業生產額一年平均增加百分之四，而從業勞動者之數竟如此絕對的減少着。那末失業者當然漸漸增加。尤其因爲最近走入恐慌期內，失業者愈增。例如自去年十月至今年一月被解雇者達七十五萬乃至百萬人，現在失業者的總數據稱已達七百萬。產業振興，產業合理化的最好模範是美國。而美國正是如此。

資本主義國裏所謂產業之振興，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產業；再則資本主義國裏所謂產業合理化是資本主義的，即資本家本位的，產業組織的變換。那能解決失業問題！事情恰恰相反，失業問題正因此而生。

G 真是困難啦。

A 誠然。資本主義正碰到了無可解決的矛盾。因為有此矛盾所以……。話說到這兒，便要心心相應存乎其神了。——無論怎樣，我們應回想到本「講話」最初闡述的所謂矛盾乃運動（即變化）之母的辯証法。

C 此點現在看得最清，甚為愉快。我已記起辯証法上所謂「自己運動」，或「內在的運動」。原來資本主義社會，并非因外部的力量以至崩潰的，却是因自身內包的矛盾以抵于崩潰的。

A 正對正對。這理論如不能透澈了解，則偶爾看見資本主義社會外貌的強大，便會失去對於普羅革命成功的信仰。資本主義社會中含有導自身于革命的破

統。正因此故革命終必成功。

C 但是人類歷史爲人類所創。

A 那不待說。隨着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那兒有「因着資本主義生產的身的機構而被訓練被統一的普羅的不斷成長」。由此種普羅成長而生的社會革命，正是歷史之矛盾的解決。

C 普羅成長，革命成就之後又將如何？

A 至此始能解決矛盾。——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間的根本矛盾。如馬克斯之言，人類唯以能解決的問題當作問題。現在似乎無法解決的失業問題在蘇俄也着着朝向解決的方面了。

G 請順便說說那方面的情形吧。

A 按濱口首相之言：「只要振興產業，失業問題自然能够解決，這是容易明瞭的。」現在世界上果有這種事實嗎？請睜眼看看五大洲，當得住首相之言的

地域已有地球六分之一。如上說，資本主義國中以美國為最繁榮，但那兒工業年產額的增加率不過百分之四。然而在我現在談論着的領域裏，其增加速度相當于美國之四倍乃至五倍。正是世界的首屈一指。尤其是關於大工業，請看看去年即一九二九年十月到今年一九三〇年一月的成績，其生產額比之前年的同期有百分之二七的增加。這是何等偉壯的發展！最值吾人注意的尤其是此等生產增加率只是年年有長無已。即自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二九年一月之成績，與其前年同期相比顯出百分之二一的增加，再則自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之成績與前年同期相比顯出百分之一八的增加。由百分之一八到百分之二一，由百分之二一到百分之二七，生產增加率這樣累進地高升着。這才配稱為理想的「產業振興」。而且這個國度裏，他方面還行着勞動時間的急速減少。這國的勞動時間，戰前在都會中心地為十小時，往鄉下還有十二小時的地方。然而，一九一七年全國平均勞動時間縮短到八小時五十四分，一九二七年縮短到七小時二十九分。現今正

在進行中的五年計劃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完成之後，全國平均勞動時間將縮短到六小時半。這等于在十六年的光陰中殆將縮短二小時，比之戰前殆已減半。說到實銀，計入物價變動的實質實銀，以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豫計一九三三年定爲二〇九·二。即二十年間增加二倍以上。

C 勞動時間接二連三地縮短，反之實銀則不斷增殖，……真是了不得啦！

A 無論怎樣所謂縮短勞動時間是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的，因此隨着「產業振興」，在他方面實銀勞動者顯著增加。在蘇俄，勞動者之數一九二三年爲六百八十萬人，一九二八年爲一千一百三十萬人，即五年之間增加四百五十萬人。豫計一九三三年更能增到一千五百七十二萬四千人，果如此，則此十年間增加八百一十二萬人，這與生產額一面增殖從業勞動者數一面減少的美國恰好相反。

C 事情果然這樣，失業者無論如何非減少不可？

A 不待說。試看全國二百八十一個勞動介紹所登錄着的失業者數目，去年

一九二九年一月雖有一百六十一萬六千二百人，今年一九三〇年一月減少到一百三十萬零八百人。即一年之間減少一成九分。在五年計劃完成的一九三三年將減少到五十萬人——即當去年三分之一以下的數目。縱云有一億幾千萬人口的大國，失業登錄者之數現在達到百數十萬人自然不能不說是大事。可是我們的問題，并不在于如此的現在的絕對數，而在于這是有增加的傾向？抑是減少的傾向？此種傾向才是根本問題。如果那是年年有減少的傾向，則失業問題庶幾有能根本解決的曙光。可是這層在資本主義國裏是絕對不行的。資本主義國裏產業之經營，係以增加資本家之利潤，拼命榨取勞動者為根本目標，故勞動時間的僅少的縮減也，不易實現。因此之故，在職的勞動者，因為長期的緊張的勞動以至磨折其生命，其餘的勞動者又因無事可作，沿着餓死線，被迫于怠惰閑散。這兒唯有永久的貧乏下去。

C 話是已經完全懂得了。總之那兒還有和我們的世界相懸殊的別一天地，

苦于失業，喘息不定的咱們，也滿懷希望，不勝神往。

A 真是啦。不待說「乘此白雲到帝鄉」的辦法是行不通的，然而帝鄉實已不遠了。「一旦到了勞動變成不單是爲生活的手段，勞動自身寧是成爲第一位之生活要求時，與個人全面的發展相偕，生產諸力也增大，因此共同社會之財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流出的時候」，——此等時期之到來可說已橫亘于社會主義社會之第一階段的彼岸了——「那時節，社會始能在其旗幟上大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那時節『貧乏』兩字永久和人類社會絕緣了。

欲說的話未盡百一，但已相約早告結束，這兒就把這「講話」作個總收束吧。

C 從此收束，不免惜別之至，但亦莫可奈何。那末再會吧！

A 再會。古詩云，「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志言不盡，前路日將斜」，我不禁想起這詩了。這兒與君作別，今後雖勞燕分飛，但對於歷史的必然的

進行，在情形許可的範圍內，互相作最善的意識的參加吧。臨別贈言，祝君健鬥，前途珍重。我亦以此自勉！

（一九三〇年六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新 社 會 科 學 講 話

版 權
所 有

定 價 大 洋 壹 元

著 者 河 上 肇

譯 者 雷 敢

發 行 者 樸 社

總 代 售 處 景 山 書 社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5
311223

311223